

第1章 毛病

“小子，过来！”

两个铁塔般的蛮横大汉恶狠狠地叫了起来。

谁都绕道避开他们走路。这两个看着都叫人害怕，更何况他们腰间都带着腰刀，身上都穿着号衣呢？

这两个大汉站立的位置，正好是城门口，来往行人极多。显然他们是办“公事”的军官，或是有意找碴儿的公门中人。这样的人不躲，你还躲谁？

“喂喂喂，叫你呢叫你呢叫你呢！”

一个小伙子抬起头，指着自己的鼻尖问：“叫我？”

两个大汉气势汹汹地道：“不叫你叫谁？耳朵聋啦？”

小伙子的眼睛瞪圆了，声音也很冲：“你们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？”

两个大汉显然还从未见过敢如此顶撞自己的人，竟一时目瞪口呆，说不出话来。

按理说，小伙子应该乘机赶紧跑的，没想到他反而指着大汉的鼻子破口大骂起来：

“是不是皮痒痒，欠揍？口安？是不是想让大爷我教训教训你们？”

两个大汉清醒过来了，恼羞成怒，呼地冲了上去：“好小子，你找死！”

和这两个大汉相比，小伙子简直就要成小毛虫了。

有时候力量的对比，是和体格极其相关的，身长个大的人，自然气势上要盛得多。

众人都知道这小子要玩完儿了，但没人上前劝阻。

没人敢。

小伙子一声暴叫：“放屁！”

两个大汉就在他这一声吼中，被他的两个耳光打得飞了出去。他们巨大的身躯重重地摔到地上。他们在挣扎，但爬不起来。

好重的手！众人发出了惊呼。

小伙子不依不饶地走到两人身边，右脚踏在了一个大汉的脸颊上，恶声恶气地道：“说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”

那大汉挣扎着道：“好小子，你敢打……哎哟！”却是小伙子脚板在他面上拧了一下。

小伙子嘿嘿笑道：“你再敢说一声‘小子’，老子就当你是英雄好汉。”

“你敢打……打监丞府的人，你……”那大汉虽仍在咬牙切齿，但再也不敢出口伤人了。

“哟啊，监丞府的人怎么了？老子打不得你呀？”小伙子火了，足尖移开，在大汉腰间踢了一脚，大汉忍不住杀猪般尖叫起来。

“说，你们刚才叫我干什么？”

“瞧……瞧你……不顺眼。”那汉子直喘粗气，满面青紫。

“啊，你们瞧别人不顺眼，就想逞威风啊？”小伙子更火了：“那好，老子偏偏不走了，就在这里慢慢地打你们，看你们那个狗屁监丞老爷来不来救你们！他要敢来，老子再阉他一次！”

一个老人分开众人走了过来，劝道：“壮士，切切不可。出了人命，那

可是死罪！壮士，你还是逃命去吧！”

小伙子怒道：“老子不怕！”

老人苦口婆心地道：“只怕会连累这些平头百姓啊！”

小伙子楞了一下，还是叫道：“你们都走！我是一人做事一人当！”

老人见劝不了他，也只好摇头叹气地走开了。

小伙子则干脆在地上坐了下来。两个大汉就在他身边躺着，哼哼唧唧地不敢往起爬。

但没过一会儿，小伙子就跳了起来。

大道上出现了一匹快马，马上一个青衣少女，手里提着长剑，直冲过来：

“嘎小子，我看你往哪儿跑！”

小伙子活象见了母夜叉似的，大叫一声，扭头冲进了城。

“臭嘎子，我不怕你跑上天去！”

少女穷追不舍，一面追，一面骂。

原来这个脾气不太好的小伙子，就是臭嘎子左右军。至于那个少女么，显然只可能是马老白的私生女儿。

一个大小伙子被个大姑娘追得满世界乱跑，你说是不是件稀罕事儿？

跑出了东门，臭嘎子才回头看看，见身后没了那少女的影子，这才放心地放慢了脚步，奔进一片树林里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呼哧呼哧直喘气：“马樱花，你个野丫头！算你狠，算你狠，……哎哟，累死我了……”

臭嘎子是打不过那名叫“马樱花”的少女，还是因为做过什么亏心事？要不，他怎么会如此卖力地逃命呢？

臭嘎子骂了一阵“野丫头”马樱花，又开始骂他的两个朋友——陈良和苏三：

“陈良，你这王八蛋！自己偎红依翠地享福去了，害得老子来顶缸！你不得好死，不得好死！”

……苏三，你他娘的也不是个好东西，也不来帮帮我！……”

因为马樱花原来是找陈良报仇的，现在却在追杀他臭嘎子，你说臭嘎子能不窝火么？

臭嘎子骂了好一阵子，累了，居然睡着了。

这片树林不小，他不怕有人会追来，所以睡得很沉很香。

但沉归沉，香归香，有剑架在脖子上的时候，臭嘎子还是会醒的。

现在臭嘎子就醒了，因为他脖子上冰凉，很不舒服。他睁开眼，就看见了野丫头马樱花的脸。

凶霸霸的脸。

野丫头正半跪在他身边，右手握剑，架在他脖子上。

野丫头冷笑道：“怎么样？”

臭嘎子瞪眼，道：“什么怎么样？”

“服不服？”野丫头道：“你服不服？”

“不服不服不服！”臭嘎子气疯了，但不敢动弹。

“你不服也不行！咱们可是说好了的，只要我捉住你，你就得心甘情愿地听我的话，任我摆布。”野丫头手中剑一紧，臭嘎子马上老实多了。

身子是老实了，嘴上可不肯老实。臭嘎子冷笑道：“这算什么？乘我睡着了，偷偷摸摸下手，一点也不光明正大。”

臭嘎子知道自己现在绝不能服软认输，要是他受这姑娘的摆布，可就太丢面子了。

野丫头笑得更冷：“你少耍嘴皮子功夫！我知道我嘴笨，讲不过你。可咱们原先也只说捉住就算完事，可没限制什么条件，对不对？”

臭嘎子叹了口气，哭丧着脸道：“你杀了我吧！”

野丫头恶声恶气地道：“想死？没那么容易！死对你来说，太便宜了！我若要杀你，早就杀了！”

臭嘎子火气又上来了：“你根本打不过我！”

野丫头毫不含糊地大声道：“不管怎么说，你现在已经被我捉住，就得守约，听我吩咐。”

“好、好好、好！”臭嘎子没咒念了，只得认输：“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。”

野丫头一收剑，臭嘎子跳了起来，伸手一个耳光打了过去。

野丫头却不闪不避，反面挺胸迎了上来：“你打你打你打！”

臭嘎子倏地收回手，无奈地道：“懒得打你。”

野丫头半是得意半是凶狠地笑道：“谅你也不敢。”

臭嘎子哈地笑出了声，喜得跳了起来：“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刚才说过一句话，让我打你耳光。按照约定，你说什么，我都得照办。现在我要打你耳光了，你乖乖地站好，把脸伸过来，不许躲，不许还手。”

野丫头怔了一下，怒道：“好，你打好了！”

臭嘎子扬起了手掌，野丫头面无惧色，一动不动。

臭嘎子慢慢将手掌挥了过去，野丫头还是没有要还手或闪避的意思。

“不打算了。”臭嘎子有点不忍心了。

野丫头却火了：“听我的话，打！”

臭嘎子只好又挥手，轻轻在野丫头脸上拂了下：“算打过了！”

野丫头吃惊地抬手摸摸被他拂过的地方，猛地一转身，哭了。

这下该臭嘎子闹不明白了——野丫头是个女疯子，她也会哭么？

野丫头哭了不一会儿，慢慢收泪转身，见臭嘎子正瞪眼望着自己，不由脸上一红：“看什么看！”

无论什么话，从野丫头嘴里说出来，总是恶声恶气的。这句话当然也不例外。

偏偏臭嘎子的脾气也象炮仗，一点就着：“看你怎么了？”

野丫头大叫起来：“不许看！”

臭嘎子马上凑上前去，一迭声地道：“就看就看！”

野丫头又气又羞：“现在你要听我的！我不许你看我！”

臭嘎子吼了起来：“就不听！”

野丫头叫得更响：“你发过的誓算不算数？”

“当然算数。”

“那就得听我的！”

“难道你叫我去吃屎，我也得去吃？”臭嘎子眼中闪出了凶光。

野丫头怔了一下，又哭了起来，“好呀，我知道你是想打我了！你打呀，打呀！你们害死了我爹，现在又要杀我了。……呜呜，你杀了我算了，你杀了我你就高兴了。呜呜呜……”

野丫头一提马老白，臭嘎子就蔫了。

“好了好了，哭什么哭？你别诬陷好人，谁想杀你了？”

“你就是想！你眼光凶霸霸的，当我是瞎子，看不见么？”

臭嘎子叹了口气：“没想到你还爱哭，真邪门儿。”

臭嘎子真是嘎极了，这句话说得极是突兀，野丫头一愣神，不哭了，哽咽道：“不哭就不哭。”

臭嘎子大大松了口气：“我最怕见到女人哭鼻子，只要你不哭，我心里还好过些。”

野丫头拭去泪珠，恶狠狠地道：“从现在起，我说什么，你得照办！”

臭嘎子忙道：“只有两件事我不能办。”

“不行！”

臭嘎子马上将脑袋往前一伸，叫道：“那你杀死我！”

野丫头急了：“你以为我真不敢杀你？”

“杀吧！杀了痛快，我也不用去吃屎了！来来来，杀头，杀头！”臭嘎子一直伸着脖子，也不嫌累得慌。

野丫头气得直跺脚：“好，我依你两件事！”

臭嘎子缩回脖子，笑了：“这才像话。第一件事情，你不能要我去找陈良和苏三的麻烦。

我们三人是好朋友。虽然他们两个混球很不够朋友，但我不能不讲道义。”

野丫头不假思索地点头道：“我依你。”

臭嘎子上上下下打量野丫头一番，坏笑道：“第二件事，就是你不能要我……要我娶你当老婆。你是个野丫头、母夜叉，我可伺候不起。”

打死野丫头，她也想不到臭嘎子竟会说出这种话来。

野丫头的脸儿刷地一下变得通红，又很快转成惨白。她颤声道：“臭嘎子，别人把你当成个什么了不起的宝贝东西，我马樱花却根本就不曾将你放在眼里过。别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，好象天下女人你都能迷住，都能弄到手，天下女人都会喜欢你，抢你去当丈夫。告诉你，你少轻狂，也不好好想想，你自己是个什么德性的丑八怪！”

臭嘎子本想将她一军，让她尝尝臭嘎子的厉害，没料到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

他可从来没人骂得这么惨过，尤其令他难堪的是，骂他的人还是个十七八岁的小丫头片子！

臭嘎子咧咧嘴，想故作潇洒地笑一下，可没笑出来，脸色已十分难看。

野丫头还在冷嘲热讽：“你以为姑奶奶我是看上你了么？做梦去吧！姑奶奶就是闭上眼睛撞天婚，也会撞上个比你强百倍的男人！”

臭嘎子有气无力地跳了一下，没跳起来：“妈妈的，认了，认了，我认了还不行么？随你臭丫头怎么说去，我只当你不是说我！”

野丫头还在说：“姑奶奶就是真嫁不出去了，一剪子绞了头发当姑子，也不会看上你这号人的！”

臭嘎子居然笑了，很殷勤地道：“你可千万别去当姑子，我会伤心的。”

野丫头正骂得起劲，骂得痛快，却不想臭嘎半道上来了这么一句话，一下骂不下去了。

臭嘎子侧着耳朵听了半晌，才笑咪咪地道：“骂完了？好，看来第二件事，你是很高兴地答应了。成了，有什么事要我帮忙的，姑奶奶您老人家尽

管吩咐好了。”

野丫头瞪着他，咬牙切齿地道：“那我让你做三件事。第一件，你狠狠地打你自己四个嘴巴子！”

臭嘎子一下笑不出来了：“你是在开玩笑，我知道你是开玩笑。”

“不是开玩笑。”

“当真？”臭嘎子还是将信将疑，半信半疑。

野丫头目光如冰寒冷，似剑锐利：“姑奶奶说的话，向来算数！”

“啪啪啪啪！”

臭嘎子竟真的打了自己四个耳光，而且半点也没藏私，每一下都是极重。他的腮帮子马上就肿了起来，嘴角也出血了。

野丫头冷冷道：“第二件，……”

臭嘎子努力笑道：“你一下用光三件事，岂不太可惜了么？”

“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么？”野丫头一脸的不屑，小嘴撇得好看极了。

臭嘎子气得直咬牙，可牙齿已松动，痛得直哆嗦。

野丫头道：“第二件事是——你骂三声自己是糊涂虫。”

“我不是！”臭嘎子终于还是憋不住了，打雷一般吼了起来。

“快喊！”

臭嘎子喘了半天气，见野丫头没有半点悔改的意思，只好直着嗓子吼道：“老子是糊涂虫——老子是糊涂虫——老子是糊涂虫——”野丫头已转过了头，咬住了嘴唇，眼里泪光闪烁。

臭嘎子怔半晌。才冷笑道：“我现在才发现，我还真是个糊涂虫。我实在应该早一点动手宰了你，只可惜我一直下不了手。”

野丫头啐了一口，道：“第三件事。”

臭嘎子笑道：“第三件是什么？是不是让我去吃狗屎？”

“那倒不是。我就是再无聊，也还没无聊到你那种地步！”野丫头恨声道：“第三件事情就是——你骂我三声糊涂虫！”

臭嘎子一怔：“骂谁？”

“我！”

臭嘎子傻眼了，期期艾艾地道：“你，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野丫头扭头跺脚：“你管不着！”

臭嘎子道：“我不骂。”

野丫头怒道：“快骂！”

“我不骂，”臭嘎子生气了：“我就不骂！”

野丫头尖叫起来：“你是想悔约不成？”

“毁约就毁约！”臭嘎子气呼呼地道：“大不了人家以后说我是个不守信的小人，可我本来就是小人，我怕什么？”

野丫头背对着他，哑声道：“你骂不骂？”

她已在流泪了。臭嘎子听出了哭音，重重叹了口气：“我不想骂你，该骂的是我，不是你。”

“你……你为什么……不骂我？”野丫头肩头不住耸动，哭得好伤心好伤心。

臭嘎子什么也说不出来了。他只是觉得很难受，可究竟为什么难受，他也不太清楚。

“你不骂，我自己来。我是糊涂虫——我是……”

她的声音又凄凉又哀怨，听得臭嘎子直发愣：“你疯了？”

野丫头倏地转过身，冷冷地转过身，盯着臭嘎子的眼睛，也不去掩饰面上的泪水了。

臭嘎子吓得退了好几步：“你疯了？”

“我没有疯，只是觉得自己好糊涂好糊涂！”野丫头平静地道，“咱们之间的事情已经了结了，我不想再看见你，告辞了。”

臭嘎子连忙拦住她，惭愧地道：“姑娘，你千万别介意，我臭嘎子嘴臭，性子左，脾气嘎，得罪之处，尚……”

“让开，我不想听你胡说八道。”野丫头又转身背朝着他，肩头一耸一耸的。

臭嘎子苦笑道：“我还欠你一件事，我会……”

野丫头哭着道：“第三件事情你现在就做，你给我滚，滚得远远的！”

臭嘎子僵立当场。

野丫头纤腰一扭，闪进了树林之中，一声呜咽却留了下来。

臭嘎子愣了半天神，还是没完全明白究竟出了什么事，只好自顾自往林外走，一边走一边还在嘟囔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……野丫头一定是有毛病，……”

最爱说别人有毛病的是什么人？

是有毛病的人。

第2章 莲子

臭嘎子在江湖上是名人，是大人物，因此若有哪位道上的朋友叫他一声“左兄”或是“臭嘎子”，臭嘎子当然不会吃惊。

即便那人臭嘎子根本不认识也没什么关系。

但这次臭嘎子却在听到别人叫了一声：“嘎子”之后，万分惊讶。

因为开口叫他的，竟然是一个春水般柔软，春风般醉人的漂亮女人。

看她的打扮，不象是风尘女子，也不象是江湖女杰。她看起来很文静。

文静，是不是更高层次的娇媚？

臭嘎子万万没料到，她会开口叫他，而且还叫他“嘎子”。

他不认识她，他不知道她为什么认识他。

他也不知道她叫他的目的。

女人斜倚在门边，朝他浅浅地笑着，好看的丹凤眼弯成了月牙儿。

文静里似乎又有一点俏皮的意味。

她身后的庭院应该是十分优雅的，就象她自己一样。

臭嘎子停住脚步，皱着眉，狐疑地打量了她好几眼，冷冷道：“干什么？”

女人微笑道：“你为什么不问问我，我是怎么知道你的相貌姓名的呢？”

月牙儿似的眼睛里波光滟滟。

臭嘎子冷笑道：“既然你已经叫了我一声，我还问这些干什么？”

女人咬着嘴角，恨恨地瞪了他一眼，转身飘进了门内。她转身的动作十分优美。

臭嘎子正在发楞，女人好听的声音已飘了出来：

“如果我想吃你的肉，你敢不敢进来？”

臭嘎子咽了口唾沫，大踏步走了进去。

庭院深深。梨花淡淡。晴丝袅袅。

臭嘎子知道自己是个粗人，不太通文墨，但还是想找几句诗来赞美一下这个庭院。只可惜找了半晌，也没找到一句。

反正这里的一切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柔和淡雅。

就象这个文静而又不失俏皮的女人。

“嘎子，请用茶。”

女人不知何时飘进了客厅，手里托着一个白玉盘，上面放着两只白玉盖碗，一只白玉茶壶。

她进退的姿式无不曼妙轻盈，让人想入非非。

臭嘎子却又瞪起了眼睛：“我不喝茶！”

女人微微一楞，旋又十分体贴地柔声道：“倒是我忘了，臭嘎子左右军酒量极豪，以茶代酒，无怪乎你要生气了。我这就拿酒去。”

臭嘎子一下跳了起来：“我不喝酒！”

臭嘎子这人头难剃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女人柔柔地叹了口气，道：“那你想不想吃些新鲜的荔枝？”

臭嘎子一怔：“荔枝？”

“是呀。”

“新鲜的？”

“新鲜的。”

时令正是早春，哪里会有荔枝呢？而且是“新鲜的”荔枝！这岂非是咄咄怪事？

女人轻笑道：“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。荔枝当然只有到夏天才会成熟。不过，若是在夏天摘下鲜荔枝，贮存于地底冰窖之中，那一年四季都可以吃上鲜荔枝了。”

富贵的人会享受，这话真是不假。

臭嘎子无限神往似地咂咂嘴，喃喃道：“真不错，春天吃鲜荔枝……有新鲜的葡萄没有？”

女人喜笑盈盈：“当然有啊。原来你爱吃葡萄呀。”

臭嘎子吸吸鼻子，又问：“那么，你这里一定也有新鲜的莲子了？”

女人更高兴了：“真巧。嘎子，我这里正好有上等的新鲜莲子！”

臭嘎子深有感触地啊了一声，马上又沉下了脸：“都不吃！”

女人无奈了：“那么，你究竟想吃点什么呢？”

臭嘎子冷冷道：“我不想吃任何东西，但你想吃一点东西。”

女人吃惊似地笑了起来：“我吃什么？”

臭嘎子道：“肉。”

女人的脸一下绯红，开始往后退：“我……我是……我是说着玩的，我……”

“现在已经晚了。”

“晚了？”

“不错。我已经进来了。”

女人已快退到门口了：“进来了又……又能怎么样？”

臭嘎子扑了上去：“当然只有一件事。”

女人咯地一笑，闪了开去：“不。”

臭嘎子如影随形，穷追不舍。

女人在躲闪，在奔跑，象一头受了惊的小母鹿。她的头发已经散开了，娇喘声也越来越响。

终于，臭嘎子伸手揪住了她的头发，女人很乖很乖地被他牵了过来。

她在剧烈地喘着气，胸脯不住地起伏，薄薄的春衫似乎随时都有可能滑下来。

臭嘎子二话不说，将她打横一抱，冲进了厅内。

“喂，你怎么一句话也不说呀？”

月牙儿般的眼睛离他很近，薄薄的嘴唇也离他很近。

她确是个很动人、很让人心醉的女人。臭嘎子现在就已醉了，醉得不想动，也不想说话。

女人用手指轻轻在他心口画着什么，不无幽怨地问道：“你真的什么也不想说吗？”

臭嘎子冷冷道：“不想。”

“可，为什么呢？”

臭嘎子道：“我懒得问你，你自己肯定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的。”

“要是我什么都不说呢？”

臭嘎子起身拿衣服。

“好没良心！”女人笑了，轻轻捶了他一下。

臭嘎子推开她的手：“你真的不说，我马上就走。”

女人叹道：“看来我也只好先开口说点什么了……你先躺下行不行？”

“有什么不行？”臭嘎子瞪瞪眼，又躺了回去。

臭嘎子虽然嘎，却不笨。他当然明白，天下绝对没有自动送到嘴里的肥肉，这个女人不惜以身相许，自然是有求于他。

臭嘎子这个人很有自知之明，他知道自己并没有英俊到令女人心跳，潇洒到令女人脸红的程度。

凭良心说，臭嘎子既不英俊，也不潇洒。

臭嘎子无论走到哪里，总是用一种很不耐烦的神情对待所有的人。他总是皱着眉，斜着眼，说话很呛人。这样的人，哪个女人会喜欢呢？

所以，臭嘎子认定，身边这个女人有什么事要请他去办。

女人枕着他肩头，柔声道：“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认识你？”

臭嘎子瞪瞪眼，不说话。他发现，世上的女人都一样，总喜欢把事情弄得神秘秘的。

臭嘎子可不喜欢这样。

女人朝他耳朵里吹了口气，娇笑道：“我告诉你吧。我这里有你的画像，有关于你的武功家数、生活习性的档案。总之，所有有用的情况我都知道。”

臭嘎子再想装作不吃惊，也已不可能了：“什么？”

他的神情，就跟见了活鬼时没什么两样。

女人笑得更欢畅了：“怎么，不相信？”

臭嘎子怔了半晌，才冷笑道：“你要知道这些情况干什么？”

女人道：“好认识武林高人、江湖豪杰啊，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？我这里江湖上所有名人的档案，比方说，半个月前陕南道上刚出现的一个少年高手的情况，我这里都有很详细的记载。喂，你想不想看看你自己的档案？”

“不想！”臭嘎子一口回绝。他可没心思去看由别人写成的有关自己的档案。

女人抿嘴一笑，道：“你这人倒是挺奇怪的。以前来过这里的许多人，都忍不住想看看自己的档案。你为什么不看？”

臭嘎子冷冷道：“原因很简单，除了小时候偷过邻居的枣儿、杏儿之外，我从未做过亏心事。”

女人楞了下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臭嘎子不屑地道：“这都不明白？他们想看档案，是想知道自己以前暗地里干过的事，有没有泄漏出去。”

女人苦笑道：“你这种说法未免也太……太残酷无情了些，难道他们真的都干过见不得人的事情？”

臭嘎子冷笑道：“这一点，我想你知道得更清楚些！”

女人伸手戳了他心口一下，嫣然一笑，飘然下床，飘然而去。

烛影摇红。她丰满的胴体动人之极。

臭嘎子瞪着她的背影，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地方，也许他不该来这里的。

不多时，女人又飘了回来，手里端着一只极大的翡翠盘，上面盛着许多又大又圆的紫葡萄和莲子，果实上面珠露莹然。

她还没走近，臭嘎子便已感到了沁人的凉意。

“这是刚从冰窖里取来的。”女人将托盘放在床边的野藤小几上，哆嗦着偎上床来：“好冷，……快让我暖和暖和……”

臭嘎子推开她，不高兴地道：“干什么？你暖和了，我可就冷了。”

女人无奈地捶了他一下：“真没良心！人家是为你拿吃的，才冻成这样的么！”

臭嘎子瞪眼道：“又不是我要你去的！你自己愿意冻成这样，我又有什么办法。”

“臭嘎子，难怪人家都说你头难剃！”女人嗔笑道：“那你吃不吃？”

“为什么不吃？”臭嘎子理直气壮地道：“既然你都端来了，我要不吃，你不就白冻了一回么？”

他伸手去拿葡萄，冷得一哆嗦：“就是里面放了毒药，我也一定要把它吃光。”

女人掩口轻笑：“这人！要是里面真有毒药，你不就没命了么？”

臭嘎子咬着葡萄，道：“那也没关系！人家一问起来臭嘎子是怎么死的，知道我是吃了春天的葡萄和莲子，一定认为我死得很值。”

葡萄真的很新鲜很甜，而且凉爽可口，臭嘎子吃得意兴陶然，吐得满床都是葡萄皮，连女人的身上也沾了不少。

女人不去拭身上的葡萄皮，只是笑微微地偎着他，嗔道：“拿你这人真没办法！”

臭嘎子吃完最后一颗葡萄，又伸手去拿莲子：“只好委屈你了，没法子，你先忍着吧。”

我知道你有大事求我。”

“那么，你会答应么？”

那双月牙儿般的眼睛里闪着荧荧的绿光。

臭嘎子瞪着她，沉着脸道：“我发现你简直不象是个漂亮的女人，你是一头狼，母狼！”

女人眼中的绿光消失了，换上了一种迷离朦胧的神色：“干吗吓我，什么狼不狼的，挺怕人的哟。”

臭嘎子剥开一颗莲子，扔进嘴里，道：“我知道一点——如果我不答应你，我就休想活着从这道门里走出去。”

女人妩媚地道：“不是。”

“不是？”臭嘎子倒愣住了：“我说错了？”

“没有全错，只不过错了几个字而已，如果你不答应，你就休想活着从这张床上下去。”

臭嘎子傻眼了：“干什么？你真想……真想把我榨成药渣？”

女人一怔：“药渣？”

臭嘎子苦笑：“我是说，你就那么寂寞，非要把我……把我……？”

女人格格笑了起来，四肢一下缠紧了他：“真有意思，哈哈，药渣！”

臭嘎子道：“有意思？狗屁意思！”

女人亲吻着他，媚声道：“不是药渣，是尸体，僵尸！”

“你要杀我？”臭嘎子推着她，怒道：“你有把握杀了我？”

女人缠得更紧了：“当然有！不过，你最好别冒险，因为一试之下，你就没命了。”

臭嘎子急运内息，却发现气海中空空如也。他的穴道未被制住，惟一的解释是——他中毒了。

臭嘎子叹了口气，苦笑道：“好吧，就算我不相信，我也不试了。你实是我平生碰到的最古怪、最有能耐的女人，佩服、佩服。”

臭嘎子规规矩矩地躺好，不再妄想脱困了。他是自作自受，又能怪谁呢？

女人满意地伏在他身上，轻轻扭动着，娇娇地道：“你怎么又不试了呢？试一下也好啊？”

臭嘎子搂住她，笑道：“有你这么好的女人压着我，就算死在床上也很值了。”

女人道：“干吗不试着逃走呢？要知道，即便我不杀死你，也会把你榨成药渣的！难道你对自己的武功一点信心都没有么？”

臭嘎子道：“你刚才说过，到你这里来的有许多江湖名人，他们肯定都被你制伏了，其中武功比我高的，只怕不会少于六成，所以呢，我只好放弃努力了。”

女人挺起身，高傲地俯视着臭嘎子，冷冷道：“你知道不知道，死在这张床上的人，有几个是绝顶高手？”

臭嘎子叹气：“不知道。我也不想知道，懒得去猜。但我知道，他们的死法和我的不一样，他们一定是不答应你提出的条件，而被你宰了的。近年来江湖上‘隐退’的名人好手越来越多了，许多人年纪轻轻地就洗手收山了，看来，他们中的一部分是‘退隐’到你这张床上来了。”

“臭嘎子，我这才发现，原来你并不是真的很笨啊！”女人又温柔地笑了

起来，又开始扭动。

“夸奖、夸奖。”臭嘎子苦笑道：“其实我这个人实在是蠢。不过，蠢人也有蠢人的能耐，比方说，我能一下猜中你的姓名。”

女人的身子一下僵住了，眼中又已是碧光荧荧：“猜我的姓名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猜吧！”

臭嘎子慢悠悠地道：“你姓任，单名一个‘莲’字，我猜得对不对？”

女人浑身剧烈地抽搐了一下，哑声道：“对。”

臭嘎子苦笑道：“这就是蠢人的蠢办法。凡是听过的事情，拚命去记，总能记住一些的。我知道你是另州人，令尊是当年的一代剑侠任青云，令堂是号称‘江南才女’的蓝百合，你的武功不是中土一派。据传闻教你武功的人隐居在天山一个雪洞中，你曾在西域呆过二十年。你现年三十九岁，但因为你精擅吸补驻颜之术，所以看起来很年轻。”

女人一动不动，宛如一座冰山。

只是她眼中的绿光越来越盛，杀气越来越浓。

臭嘎子叹道：“其实我真不想知道这些，可既然已经知道了，我也没法装不知道。”

若是我刚才说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尚乞任姑娘一一指正。”

他闭上了眼睛，一付等死的神情。

任莲终于开口了，她的声音又沙又哑，仿佛她真的已有三十九岁了：“如果我不是亲耳所闻，一定会以为这是鬼魂在说话。”

臭嘎子安祥地躺着，一声不吭。

任莲缓缓道：“我简直无法相信，世上还有一个人对我了如指掌……”

臭嘎子懒洋洋地道：“不止一个。”

当然不止一个。那个告诉臭嘎子情况的人显然知道得更多。

任莲问道：“那个人姓石？”

臭嘎子一怔：“姓石？不会吧？他说他不姓石。”旋又笑出了声：“这么说，又多了一个了？”

“那告诉你这一切的人是谁？”

“我没有出卖朋友的习惯！”臭嘎子冷冷道：“即使那人不是我的朋友，我也不会出卖他。”

任莲哼了一声，阴森森地道：“你是想死？”

“我根本就没打算活！”

“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我是任莲的？”

“我问你有没有新鲜的莲子时，就已猜到了。”

任莲哼了一声，道：“那你未免也太聪明了吧。那个时候，你还可以离开的，你既已认出我是谁，为什么不逃走？”

臭嘎子很有感慨地道：“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？走江湖的人，大多都好奇，也很喜欢出风头。我知道你的底细，如果还要逃走，不是错过了一次出风头的机会了么？”

“你没考虑到后果？”

“没有。如果死了，就拉倒；如果侥幸没死，那就多了不少吹牛的本钱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还不知道我会让你干什么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臭嘎子打起了呼噜。死到临头了，他还这么优哉悠哉。
任莲瞪了他好一会儿，月牙儿般的眼睛里突然涌出了泪水：
“谢谢你，谢谢你……”

第3章 轻罗小扇

臭嘎子的呼噜声停了，他似已感到她哭了。

但他的话却更不友好了。“谢谢我？谢谢我自投罗网？谢谢我让你又有了一次杀人的机会？”

任莲软倒，狠命地掐他：“不是！你知道不是，你知道……”

臭嘎子不耐烦地道：“行了行了，哭什么？真是的！你以为我一定会帮你的忙？”

任莲呜咽道：“你肯定会的，你会的！你知道我的身世，怎么会不肯帮忙？”

臭嘎子冷笑：“我可不是什么侠骨柔肠的人，你千万别表错了情！”

任莲狠狠捶了他一下，抬头热切地盯着他，喃喃道：“该死的，你这又臭又嘎的坏小子。”

臭嘎子推开她，吼道：“你不要这么酸溜溜地跟我说话，我听了难受！”

任莲又扭了上来：“就要让你难受，就要让你难受……”

春月的辉光并不清朗，相反却有些温漉漉粘乎乎，朦朦胧胧的。

湿漉漉的是梨花的清香。粘乎乎的是女人的柔唇。朦朦胧胧的却是一种躁动的情绪和心境。

野丫头怔怔地躺在床上，看着床前窗外的月光，闻着梨花的清香。

她的眉头紧紧皱着，她的嘴也噘得老高，象是在跟谁生闷气。

在这样一个春夜里，女孩儿的心事，还能会是什么呢？

泪水流出眼睛。泪水泛着春月的辉光。

她在抽泣，在低声骂着什么人：

“糊涂虫！你这糊涂虫！……”

“糊涂虫”是谁？

春月知道。花香也知道。

春月的辉光也照着一身轻罗的任莲，照着一脸不耐烦神情的臭嘎子。

梨花下，一张石桌，两张石凳，两人相对而坐，手里都拿着酒杯。

“嘎子？”任莲轻声唤他。

“干什么？”臭嘎子很不高兴地应了一声。

“月色是不是很美？梨花是不是很香？”

“香？香个屁！美？美个球！”臭嘎子气冲冲地道：“我没时间跟你品酒赏月！你最好赶紧解了我体内的毒，让我走！”

任莲微笑着摇摇头：“你这人真是的，毒解没解你都不知道？”

臭嘎子一呆，突然跳了起来，大声道：“那我要走了。”

任莲幽幽叹了口气，喃喃道：“你如果真要走，我也没法拦你，而且，而且……我要你做的事实在太危险了，简直就是去送死……”

臭嘎子走了几步，又站住了，回头冷笑道：“我要走了。”

任莲不再理他，径自起身，扶着花树，给他一个背影。

臭嘎子又走了几步，又站住，回头大声道：“我真的走了！”

任莲还是没出声，但肩头已在耸动。

臭嘎子气得“[FJF”！ NCD7B # [FJJ””了一声，冲过来大声吼道：“哭什么哭？”

任莲泣道：“你走你的，我哭我的，跟你又有什么相干？”

臭嘎子怒道：“你一哭，我还走个屁！”

任莲飞快地转身，飞快地抱住了他的脖颈，笑盈盈地道：“你答应我了？”

臭嘎子没好气地道：“不答应又能怎么样？你当我不知道你又给我下了毒吗？”

任莲笑道：“是么？我怎么不知道呀？”

臭嘎子恶狠狠地道：“你不知道？那这种名叫‘轻罗小扇’的毒是谁的？”

任莲不笑了，声音也变冷了：“你连‘轻罗小扇’也知道？”

臭嘎子一把推开她，指着她鼻尖大骂道：“你能下毒，我为什么不能知道？你当老子是二傻子？原先我还以为你挺可怜的，想帮帮你的忙，谁想到你这么不够意思！”

任莲凄凉地笑了一下，叹道：“你说得对，我是不够意思……”

她轻声道：“可我为什么这么不够意思？……难道我真那么残忍，那么无情吗？……你以为我愿意这么做吗？……”

泪珠不断地涌出那双好看的月芽儿，滑过她宁馨的面庞：

“我到现在一直还活着，东躲西藏地活着，为什么？不就是为了报仇吗？我从九岁起，就一直想着要报仇，为了能报仇，什么我都愿意干……”

臭嘎子面上不耐烦的神情渐渐消失了。他听得很认真。

“……我从西域回到中原后，一直就想去杀了仇人，可仇人的武功太强了，单凭我一个女人，又怎么会成功呢？……我开始找高手帮我，傻呼呼地引诱他们，把自己献给他们，然后哭着求他们帮忙……”

臭嘎子一下坐回石凳上，开始喝酒。

“……可他们根本就不把这些放在眼里，有的人口头上答应得很好，待玩厌了我，又将我求他们的事忘得一干二净；有的人当场就讽刺我异想天开，一脚踹开我，穿上衣服就走；还有的人甚至想把我制住，当他们的玩物……”

臭嘎子喝得更急更快，一杯一杯往嘴里倒。

“……后来，我也伤透心了，只好下毒，谁要是不答应，或是答应了又不办，我就让他们去死！”

臭嘎子喝完了酒，直楞楞地瞪着桌面，不说话。

他无话可说，只是心里堵得慌。

任莲走到他身后，抱着他，伏在他身上，抽抽噎噎地道：“你别怪我，我是习惯了，呜呜……习惯了人家骗我。我……我给你解毒，你走吧，走吧……”

臭嘎子冷冷道：“我不要你解毒，我也不走。”

任莲痛哭失声：“我不要你帮忙了，你滚，滚得远远的！”

臭嘎子冷笑：“老子平生最不喜欢听话的人。你这个忙，我是帮定了。”

任莲拚命摇头：“不、不、不！他们很厉害，你去了也是送死！”

臭嘎子大声道：“你下套子把我引到这里来，不就是要让我去送死么？”

任莲嚎啕大哭起来，“我不要你帮忙了，不要你了！”

臭嘎子道：“你可决定了？要知道，天下像我这么傻的人可没几个，你套上一个算是你的运气。过了这个村，可就没这个店了。”

任莲哭道：“滚，滚开！”

臭嘎子真的站起来，任莲松开手，退了好几步，靠在花树上，有气无力地道：“你滚。”

臭嘎子冲过去，一把将她扛在了肩上。

任莲现在乖得象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姑娘，娇娇痴痴地不动，任由臭嘎子胡闹。

臭嘎子气呼呼地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
任莲喃喃道：“你还是……还是别去了，石不语……是个老魔头，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的，我不想让你死，真的不想……”

臭嘎子是真不高兴了：“你怎么对我一点信心也没有？早知道我不是石不语的对手，你还引诱我干什么？”

任莲呻吟道：“杀……杀你！”

臭嘎子一下滚到一边，怒道：“我看你是杀人杀上瘾了！”

任莲轻声道：“我一直没找到一个肯真心帮我的人，现在找到了你，我实在……实在不忍心……”

臭嘎子大声道：“是我自己想去送死，你忍心不忍心又有什么关系？”

任莲凝视着他，似已痴了。

象臭嘎子这么怪的人，她是不是从来没有见过？

她饱尝过仇恨、辛酸、羞辱、失望和杀人之后的疯狂，她已麻木。但在臭嘎子面前，她好象找回了已失去的某些珍贵的东西。

她会让他去送死么？

石不语是什么人？

你要拿这个问题问武林中人，十有八九会得到别人的冷眼。并不是他们不知道，而是他们认为这是傻瓜才会问的问题，他们不屑于问答。

的确，江湖上虽很少有人谈论石不语，但却没有人不知道他。

“石不语”并不是真名。他的真名叫“石诚”，听起来就给人一种安全可靠的感觉。

石诚之所以后来被称为“石不语”，是因为他发现了一个穴道，点中之后，可使人除不能说话外一切照常。取意“观棋不语真君子”之句，此穴名为“观棋穴”，又称“不语穴”或“君子穴”，石诚也就成了石不语。

有这样成就的人，当然不同凡响。

如果有人说自己要去杀石不语，所有的人都会认为他是个疯子，是在说醉话。

石不语不仅是个绝顶的武功高手，而且还精通奇门遁甲、医卜星相。更邪乎的是，有人说他能呼风唤雨、剪纸成人、缩地成寸、撒豆成兵，很有点龙虎山张天师的道行。

想想也是，一个能发现新穴道的人，能不被神化么？

可任莲的仇人，偏偏就是石不语。

可臭嘎子偏偏硬着头皮、自告奋勇地要去杀石不语。

还是野丫头骂得对，臭嘎子不是糊涂虫，谁是？

任莲动情地道：“嘎子，我要用三天时间，把你造就成一个绝顶高手。你生还的机会就会大得多。我需要你活着回来。”

臭嘎子目瞪口呆：“三天？绝顶高手？你疯了？发烧了？”

任莲温柔但又坚定地看着他，认真地道：“我不是在说胡说，我有办法做到这一点。”

臭嘎子呆了半晌，突然发狠地吼道：“这么说你还是骗我去为你送死！你要是有办法，为什么不自己用？三天！你要是自己想报仇，三千天时间也过去了，你不是可以把自己培养成一个陆地神仙了么？”

任莲静静地偎着他，含笑看着他，一声不吭，待到他火发完了，才笑咪咪地道：“我这个办法只适合于男人。”

臭嘎子瞪瞪她，不吭声了。

任莲柔声道：“我给你下了‘轻罗小扇’之毒，也是这个目的。这种毒只对男人起作用，它可以激发你体内的潜能，使你的武功超常发挥，但这还不足以使你平安地闯出‘观棋山庄’，所以我……”

她突然附在他耳边悄悄地道：“我会一种奇异的功夫……”

半天，悄悄话才说完了，任莲呢声道：“怎么样，我是不是真心待你的？”

臭嘎子大声道：“我不干！”

任莲吃了一惊：“不干？你怎么这么傻？”

臭嘎子道：“傻归傻，不干归不干。有轻罗小扇的帮助就够了，我不要那些人的内力。”

任莲叹道：“你不想成为一代高手？”

臭嘎子一口回绝：“不想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任莲是真的惊讶了，“习武之人毕生追求的目标，不就是成为一代高手吗？”

臭嘎子回答得更绝：“凭我现在的武功，闯江湖尽够了。我要那么高武功干什么？要知道干坏事的人都是太有本事了。如果我武功高了，没人能打过我了，说不定我就会变成恶棍。”

任莲哭笑不得：“你这是什么理由？”

臭嘎子正色道：“我是说真的，而且，当一代高手有什么好？弄得天天有人找你较量，弄得自己整天怕败给别人，还不如我现在快活呢！”

任莲摇头叹道：“那你还学武功干什么？”

臭嘎子冷笑：“你不是有档案么？你怎么会不知道？”

任莲想了想，慢悠悠地道：“档案上说，你原先是个小叫化，后来——也就是你七岁的时候，拜在你师父门下。至于你为什么学武功，档案上没有。”

臭嘎子沉声道：“我学武功是想杀一群狗！”

任莲奇道：“一群狗？”

“是的，有一家财主，养了一大群凶恶的狗，一次狗咬死了我的一个同伴。于是我们几个小伙伴就发誓，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，杀了那群狗。”

他笑了笑，又道：“所以，我学武功的目的，只是为了打狗。”

任莲沉默了，好半天才叹了口气。

“谢谢你告诉我。”她喃喃道。

臭嘎子看见，她的眼中有一种很奇特的神色。

“我很小的时候，也希望会有一个伙伴，能帮我对付那些恶狗。”

是不是曾经有个小男孩，曾经为她打过狗，曾经保护过她？

臭嘎子不知道。

任莲突然抱住他，柔媚地笑了起来，“就算你真的不肯让我把内力导给你，我也要关你三天，好好吃你的肉。”

臭嘎子吃了一惊：“那我还怎么有力气去对付石不语？”

任莲的小手开始摸索起来：“你放心，我不会用你当药的……”

臭嘎子上路时，确实是满怀豪情、满面春风的。三天的销魂滋味并没有使他疲惫憔悴，任莲并没有象对付其他男人那样待他。她完全象个温驯柔媚的妻子服侍丈夫那样服侍他。

目的当然是让他心甘情愿地去送死。

臭嘎子跑了没一会儿，就拉住了马缰绳，渐渐觉得有些窝火了。

他服了“轻罗小扇”这种毒药，就不能临阵脱逃了，只有去送死，一点余地后路都没有。

臭嘎子开始骂骂咧咧的了：“妈妈的！臭嘎子，别人说你傻，你还不相信，这回该知道了吧？你狗日的不是糊涂虫是什么？”

他最担心的不是死，而是石不语杀不着、任莲又不给他解药，轻罗小扇只能使他在一个月内精神焕发、体力充沛，过了一个月，臭嘎子可就只有等死了。

如果任莲不给解药，而是让他永远陪着她的话，臭嘎子可就更惨了，臭嘎子一想起任莲惊人的胃口和绝顶的疯狂，就忍不住心惊胆颤。

“妈妈的，糊涂虫，别吃草了，快跑。”

于是这匹贪吃路边野草的骏马，也就叫做“糊涂虫”了。

如果臭嘎子不去惹任莲，不进任莲的小院，不贪吃“野草”，又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呢？”

臭嘎子这个人是很后悔的，可这次他是真的后悔了。

还是野丫头骂得对，他是糊涂虫。

臭嘎子心里一跳：“娘的，没事想她干什么？”

但越是这么发狠，就越是会想起野丫头。真怪。

最后，臭嘎子终于叹了口气，骂道：“妈妈的！这野丫头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，这会子说不定正骂我呢。”

想到自己现在也许正被野丫头骂，臭嘎子心里居然还有点酸酸甜甜的。

“莫非老子真的喜欢上她了？”

臭嘎子有些吃惊，也有些好笑。

不过，臭嘎子虽然还不能肯定自己是不是已经爱上野丫头了，但却能肯定，野丫头一定十分十分地喜欢他，要不，那天在树林里，她不会是那种情状。

如此一想，臭嘎子的脸居然十分十分难得地红了。

“妈妈的，糊涂虫！”

他是在骂马，还是在骂自己？

臭嘎子自己也不知道。他只好拚命打马飞奔，让春风吹过发热的脸、滚烫的胸口。

野丫头牵着马，从路边的一户人家后面转了出来，面上尽是迷茫、古

怪的微笑。

她一直在附近找臭嘎子，只可惜臭嘎子不知道而已。

你只要看一看野丫头的神色，就会马上猜到，她听见臭嘎子骂她的那句话了。

“他在骂我，”她快乐地想着：“他还在念叨我，还没有忘记我。”

那么，他会喜欢她么？

这个让她失眠过许多夜晚的问题，今天终于有了答案——他肯定喜欢她。至少，她是这么认为的。

她觉得天特别特别的晴朗，树特别特别的可爱，田野特别特别的宽阔，路边的花也特别特别的香。

连那户人家门口晒着的小孩的尿片都那么美丽！

野丫头翻身上马，追臭嘎子去了。

野丫头就是野丫头，她想干什么就马上去干什么，从不怕别人笑话自己。

她要追上臭嘎子，告诉他，她没有骂他。

然后呢？然后又怎样呢？

野丫头可不愿想得太多，想太多了就不成其为野丫头了。

春风拂面，软洋洋的，让人只想放声大喊大叫，大声唱歌。

野丫头感到胸脯里涨鼓鼓的，似乎那里有许多的快乐和欢愉忍不住要涌出来。

当她看见他强壮的身影时，这种感觉就更明显了。

如果这时候他对她干点什么傻事，她一定不会怪他。

第4章 糊涂虫

“臭嘎子！”

一听这声音里的凶恶，臭嘎子心里就开始打起了小鼓。

“我不姓臭！”臭嘎子没好气地答道，头都没回一下。

野丫头一催马，和臭嘎子跑了个并排：“你当我姓野呀！”

臭嘎子浑身不自在，只觉身边的野丫头象个大刺猬似的扎人，他别过脸不看她，口里不耐烦地道：“你找我干什么？你不是让我滚得远远的，越远越好么？你不是不愿再看到我么？”

“你么，你是个糊涂虫。”野丫头的火气似乎也不小，但是声音很软很软，象拂过眼睛的春风。

臭嘎子的脸腾地红了，连脖根都红了，无法掩饰，他只好大喊大叫：

“你跑来干什么？你让我骂自己，我骂了，你让我打自己耳光，我也打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”

野丫头没有说话，但她的脸也已艳红如霞。她方才想好了许许多多要跟他说的话，可现在却一句也说不出。

但她没有低头，也没有转开眼睛，她只是死死盯着他红透了的脸庞，似乎想笑，又似乎想哭。

臭嘎子吼道：“你究竟想干什么？”

野丫头恼羞成怒了，也大叫起来：“你凶霸霸的干什么？大路朝天，你走得，我就走不得？这条路是你开的吗？”

“那你干吗要和我并排走？干吗还要跟我说话？”

臭嘎子的确又臭又嘎，野丫头都快气疯了，毫不含糊地顶了回去：“是要你跟人家并排走的！是要你跟人家说话的！”

臭嘎子两腿一夹马肚子，顿时蹿出好远：“懒得理你！”

好半天，身后都没人说话。

可臭嘎子知道，野丫头一直紧紧跟在他后面。

臭嘎子一回头，大吼道：“你干吗老跟着我？”

刚吼出口，臭嘎子就后悔了，恨不得给自己一个大嘴巴。

野丫头正在无声地抽泣着，泪流满面。

臭嘎子拉住马缰，咬牙切齿地低声道：“你哭什么？”

野丫头一下哭出了声。

“要你管，要你管！”野丫头哭着骂着，脸上却红扑扑的。

臭嘎子现在又恨不得给她一个大嘴巴：“我当然要管！我身边总跟着个哭哭啼啼的野丫头，人家还以为我干什么坏事、欺负你了呢！”

野丫头一怔，旋又哭骂道：“你就是干坏事了！你就是欺负我了！”

“我没有！”臭嘎子吼得象打雷：“你再瞎说八道：“我、我……”

“你怎么没有欺负我？”野丫头哭得更伤心了，“你害死了我爹爹，害得我一个人孤苦伶仃，你还骂我，打我，呜呜呜……”

一提到马老白，臭嘎子马上就犯蔫乎了。

“喂，你别哭了好不好？”

“就哭就哭就哭！呜呜呜……”

“你就是要哭，声音也要小些才好啊？”

“你管不着！呜呜……”

“眼睛哭肿了不好看，嗓子哭哑了说话不好听。”

“凭什么要让你好看？呜呜……凭什么要让你听好听的？……”

臭嘎子颇有感触似地浩叹一声：“唉，老天待我臭嘎子何其不公啊！连走路都不得安生。”

野丫头哭得越发响亮了：“你就只想你自己安生，呜呜……只想你自己舒服，你就不想想……呜呜呜……”

臭嘎子只有哀求了：“小姑奶奶，小祖宗，行行好吧！只当是可怜可怜我，别哭了，行不行？”

“不行！”

但野丫头还是马上就止住了哭。

臭嘎子松了口气：“这才乖。”

野丫头恨恨地瞪着他，一脸恨铁不成钢的神情。

臭嘎子笑道：“野丫头，我要去办一件大事，很危险，能不能活下来，还得两说着。你跟着我，可不太安全啊。”

“你走你的路，我走我的路，谁跟着你了，谁跟着你了？”

臭嘎子瞪瞪眼，见野丫头又要扁嘴儿，连忙告饶：“好，好好好！算我多嘴，算我放屁，行了吧？”

“本来就是么。”野丫头撇着嘴儿，伸手拭泪。

臭嘎子碰到野丫头，就象老虎碰到武松，李逵碰到戴宗，只有认倒霉的份儿。

对野丫头来说，臭嘎子的头还是难剃得很。但了解臭嘎子的人都知道，他的头已经好剃多了。“喂，臭嘎子，你要去哪儿？”

野丫头闷了一会儿，还是忍不住先开了口。

臭嘎子转头瞪瞪她，冷笑道：“凭什么我就得告诉你？”

“不说拉倒。”野丫头洋洋得意地道：“反正你不论到哪里，我总跟着，寸步不离，看你怎么把我甩开。”

臭嘎子一本正经地道：“真的？”

野丫头冷笑：“当然是真的！姑奶奶说话，板上钉钉！”

臭嘎子一脸的不相信：“我走到哪里，你就跟到哪里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寸步不离？”

野丫头脸红了，但还是狠狠点了点头：“寸步不离！”

“不反悔？”

野丫头脸更红了。若是臭嘎子睡觉，她是不是也“寸步不离”呢？

但她还是大声道：“不反悔！”

臭嘎子还是很怀疑地道：“要是反悔了呢？”

野丫头终于低下了头，咬着嘴唇，半晌才轻声道：“那……你让我干什么，我都答应你。”

“说定了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一座小小的茅厕边，臭嘎子下了马，走到茅厕门口，回头正色道：“你来不来？”

野丫头憋得满脸通红，尖叫道：“胡说八道！”

跟臭嘎子这种无赖打赌斗口，几乎没人能占到便宜。因为他脸皮极厚，什么样的怪事他都能一本正经地去干。

臭嘎子很气愤似地道：“你反悔了？”

“你、你，你不是人！”野丫头气得一催马，跑了开去。

臭嘎子笑咪咪地钻进了茅厕。

这个赌，他是胜定了。

不一会儿，他又哈哈连天地钻了出来，伸了个大大的懒腰，叫了一声“好舒服啊”，跃上马背，向前赶路。

野丫头勒马在路上等着他，根本就没有要走的样子。

臭嘎子拍马赶过去，很奇怪似地问道：“你怎么还没走？”

野丫头脸又红了，气恨恨地道：“我为什么走？我不走！”

“你不是已经认输了么？”

野丫头大叫：“认输就认输，我认了！反正我不会一输就跑，我输得起！”

臭嘎子很认真地道：“刚才咱们说好了，若是你反悔了，我让你干什么，你就得干什么，对不对？”

“对！”

臭嘎子叹道：“天道真是报应不爽。上次在树林里是你整治我，这回该我整治你了。”

野丫头冷笑：“让我干什么，说吧。姑奶奶听着呢！”

野丫头神情虽很镇定，可臭嘎子知道，那是装出来的，野丫头现在心里一定很紧张，她肯定会认为臭嘎子要提出些什么“见不得人”的条件了。

臭嘎子悠然道：“好，你听着，现在我要你掉转马头，走得远远的，不许再跟着我。”

野丫头的脸一下惨白。

臭嘎子伤她的心了！

臭嘎子见她半天没说话，急了：“喂，你听见没有？”

野丫头无奈地应道：“听见了。”

“听见了你还不赶紧走？”

野丫头咬着嘴唇不说话，低着头，一脸的委屈。

臭嘎子吼了起来：“你不答应是不是？”

野丫头红着脸儿，嚅嚅道：“嘎子，你能不能……换件别的事儿？”

应该说，一个少女若肯如此相求，任何一个男人也会同意换件事儿的。

可偏偏臭嘎子的嘎脾气又犯了。

“不行！”

“臭嘎子，你是个混蛋！你是特大号的糊涂虫！”野丫头破口大骂起来。

臭嘎子笑咪咪地听着，似乎很受用：“特大号的糊涂虫！听听，骂得多解气呀！可惜，你再怎么骂，我也不会改主意的。”

野丫头伤心地道：“你一点也不懂，一点也不懂人……人家……”

“对对对，我这人从小就很笨，”臭嘎子笑道：“可惜，笨人都有一个好处，就是脾气倔。”

野丫头拔转马头，跑了几步，突然又勒马回头。

臭嘎子正微笑着看着她。

野丫头低声道：“人家来，本来是想告诉你，我……我……我没有……骂你……”

她突然狠狠一拍马，狂奔而去，洒下一路哭声。

臭嘎子苦笑：“她会恨老子的！”

不过，臭嘎子认为，恨归恨，总比丢了性命好得多。

他拍拍自己的马，叱道：“他妈的，糊涂虫，快跑！”

第5章 大老板

昱城是个山明水秀的好地方。

臭嘎子虽然去过很多地方，也还是被昱城迷住了。只可惜臭嘎子这人浑身没一根雅骨，否则一定会摇头晃脑地来上几句诗文。

可当他一想起石诚石不语就住在昱城，兴趣马上就低落了许多，看什么都不起劲儿。

要知道，臭嘎子来昱城不是游山玩水，而是来送死的。

一个将死之人，怎么还有情致去欣赏美景呢？

昱城第一家酒店，当然是临江楼。

临江楼就建在新安江畔的大石桥边，几乎是凭空而起的。凭栏远眺，

把酒临风，可以一览新安江上舟来楫往的胜景。

几根粗长的木柱，将临江楼支撑了起来。

看起来临江楼随时都有可能倒进江里去，而实际上临江楼从未倒过。

自北宋仁宗年间起，临江楼就立在这里了，而且还将不知屹立多少年。

现在临江楼酒店的大老板，就是武林异人石诚石不语。

石不语今年六十一岁，相貌清奇，衣饰古雅，象个修身证道的真人。

如果石不语走在路上，人家告诉你说他就是临江楼的大老板，你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，这么一个“真人”怎么会和最世俗的东西——酒食和钱财连在一起。

如果你要想知道神仙是个什么模样，看看石不语就行了。

石不语正在卜卦，神情很虔诚。

他面前是一张美丽的大理石案，案上有一个碧玉卦筒，筒里则有六十四根碧玉卦筹。

他置身的这个房间很大很亮敞，也很雅致清洁。

若说石不语象个修真的人，他的房间就象是丹房。

石不语卜得了一卦，眉头微微皱了起来，似乎卜到了什么不吉利的卦象。蓦地，他又哈哈大笑起来。

石不语的大笑声，很有感染力，如果房中还有其他人的话，一定也会跟着大笑起来。

可房中只有石不语一个人。

石不语笑了一会儿，面色一寒，轻轻按了一下案边的一个镇纸玉狮子的尾巴。

一个精干的中年人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房中，你根本就看不清他是从哪里“出冒”来的。

中年人躬身道：“师父，什么事？”

石不语微微一笑，慢悠悠地道：“叔牙，你猜猜我刚才得了哪一卦？”

中年人一怔。

石不语从来不跟门人这么推心置腹地说话的，今天是不是有点反常？

但中年人深信，石不语的卦是十分灵验的。

石不语微笑道：“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我方才占了‘小过’卦初六爻，‘飞鸟以凶’，再则上六，‘弗遇，过之。飞鸟离之，凶，是谓灾眚。’

中年人眼皮跳了一下，沉声道：“叔牙不明白。”

石不语解释道：“飞鸟飞过，带来了不祥的征兆，这是‘飞鸟以凶’四字的本意，上六爻则是说，没有错误而去责备他，是不对的，正如飞鸟本身并没有错误，不能张开罗网来对付它，如果这样做的话，就会有灾难发生。”

中年人冷冷道：“世上居然还有人敢到昱城来撒野么？”

石不语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如果有人找我，不要难为他，领他来见我好了。”

中年人一低头，恭声道：“弟子遵命！”

石不语又道：“只不知飞鸟此刻落在何处，待我且再占一卦！”

中年人不懂易理，只有静静地垂手而立。看师父施展“法术”。

石不语捧起卦筒，摇了几下，双目微微闭上，口里低声念叨着什么，活象个捉鬼的符水道人。

一只碧玉筹跳了出来，石不语伸手接住，看了看，道：“唔，是需卦，我且再占爻位。”

不一会儿，又一只碧玉筹跳了出来，石不语微笑道：“原来是‘需’卦九五、上六。

‘需于酒食，贞吉’。嗯，来人必是在临江楼上出现。”

中年人似乎深信不疑：“叔牙马上去临江楼，领他来见师父。”

石不语却沉吟了：“慢着。”‘入于穴，有不速之客三人来。敬之，终吉。’这么说，不止是一只飞鸟，还有三个人？……怪了，怪了！……叔牙，吩咐庄中人等，这几日万事小心。”

中年人转眼间就消失了，好象他根本就没来过似的。

石不语站起身，沉吟着慢慢踱了起来。

“飞鸟以凶……飞鸟离之……有不速之客三人来……敬之……终吉……”

他一面沉思，一面踱来踱去，绕着大理石案转圈圈。

“不速之客？会是什么样的人呢？飞鸟又是谁呢。”

石不语皱起了眉头，伸手又去拿卦筒。

你若是问石不语，世上究竟有没有鬼神，他一定会说没有，而且会告诉你，世上绝不可能有鬼神，当然不会有鬼神。

他还会告诉你鬼神之说的虚妄怪异、荒诞不经之处，以及世上为什么会有鬼神之说。

但石不语却相信占卜算卦，他这一付卦筹实际上就是他一切行动的准则，就是他的精神支柱。

对石不语来说，这六十四根碧玉筹可以解决世上的任何问题。

可你如果就此认为，石不语其实是个相信鬼神的人，那可就大错特错了。

石不语真的不相信鬼神，但相信天道，相信运数。

卦筹所代表的，就是天道运数。

而石不语认为，自己是个洞晓天机的人。他相信卦筹，其实就是相信他自己。

所以石不语遇事都要占一卦，奇怪的是，据称石不语的卦没有不灵的。

很多人都不知道石不语的这个习惯，知道的人也极少晓得石不语的卦灵验无比。

卖卜的术士们都知道久占必有失，而石不语的从未失误说明了什么呢？

是不是有诈？

当然不是。有诈是骗别人的，石不语怎会自己骗自己呢？

石不语又占一次，巧了，仍旧是“有不速之客三人来”！

石不语眉头皱得更紧了，看来这三个人，绝对该是他意想不到的了。

于是石不语呼了口气，不再去费心思了。天意既然如此，他又何苦强求呢？

石不语起身，微笑着摇摇头，伸了伸懒腰，走到墙边，在墙上挂着的一幅米芾山水画的挂轴上摸了摸，雪白的墙壁顿时向两边移开，露出了一道暗门。

石不语轻轻敲了敲门，门就悄然打开，里面有一声柔媚蚀骨的低笑飘了出来，石不语闪身进门，墙壁在他身后无声地合上了。

石不语的山庄里，随处都是机关。石不语是个小心谨慎的人，而且他也很懂得享受，他刚走入的那道门里，一定有一个娇美的人儿在等着他。

天知道石不语这座看似幽雅恬淡的庄园里，会有多少机关埋伏。若是有人想行刺石不语，那只能是在做梦罢了。

连接近都很难的人，又怎么会被暗杀呢？

半个时辰后，石不语精神焕发地又走了出来，那个女人却没有这个机会了，也许她会在那道门里呆上好几年呢！

臭嘎子坐在江这边的草地上，隔江打量着临江楼。

任莲只是要他一月之内杀了石不语，可没有提供什么计策，一切都得由臭嘎子自己打主意。

这可难为死臭嘎子了，因为臭嘎子很少动脑筋去算计别人。

如果马老白还活着，而且处在臭嘎子现在这种境况，他一定知道该怎么对付石不语。马老白被称为“天下第一暗杀高手”，当然对暗杀之道有着深刻的理解，而臭嘎子呢？臭嘎子对暗杀一窍不通。

暗杀是一门高深的学问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学会的。

臭嘎子叹了口气，往地上一躺，仰望着蓝天白云，喃喃骂道：“妈妈的，老子真是倒透了霉！”

说来说去，都是野丫头不好，若不是野丫头四处追杀他，他就不会跑到镇江，当然也就不会碰到任莲。而碰不到任莲，又该有多快活呢？说不定他这会子正在痛痛快快地喝酒呢。

一想到酒，臭嘎子才发现自己都快流哈刺子了，江那边临江楼里的酒香似乎隔江都能闻到。

臭嘎子再也坐不住了，一下跳了起来：“妈妈的，管他三七二十一！老子先去喝点酒，顺便打探打探消息也好。”

一念及此，臭嘎子便恨不能马上飞上临江楼，可没办法，还得老老实实地过桥，慢慢走过去。

说实在话，任莲请臭嘎子暗杀石不语，实是太难为臭嘎子了。

可不管怎么说，他是自找的，怨不得别人。

临江楼上，果然是客满酒香。臭嘎子捞过一条板凳，楞挤在一张桌边，挤得那几个酒客眉头直皱。

臭嘎子却顾不上这些，刚坐下，便将桌子拍得山响：

“酒！老子要喝酒！快点拿酒来！”

桌上其他人的酒碗菜碟都被拍得一阵乱翻，一塌糊涂，几个酒客惊呼着跳了起来，其中一个吼道：“小杂种，你干什么？”

臭嘎子一巴掌就掬了过去：“干什么？揍你个老杂种！”

那酒客被打得昏天黑地，另几个也急了：“有你这么不讲理的人吗？”

看来，他们都还想以理服人。

可臭嘎子窝了这许多天的火儿全都烧起来了：“老子就是不讲理，就是不讲理！你们敢把老子怎么样？”

小二赶了过来，怒叫道：“好小子，你瞎了狗眼了，敢跑到临江楼来撒野！照打！”

臭嘎子头也没回，一拳后捣，正砸在小二杵过来的一张板凳上，板凳立时回击，撞上了小二的嘴巴，小二当场就被打飞了。

“哟嗬！”一声怪笑，管帐的师爷拎着算盘，从柜台后来转了出来：“真看不出啊，小子，你还行，有两下子。”

臭嘎子冷笑：“你是不是也想吃上一拳？”

师爷笑嘻嘻地摇摇头道：“我不喜欢吃别人的拳头，而且，你也不可能打到我，你的武功虽然也还算不错，但要在临江楼撒野的话，还差了许多哩。你最好还是先打听清楚，这里是谁的地盘，再来送死吧！”

“你想抬出石不语来吓唬我？”臭嘎子顿时红了眼：“那你吃老子一拳再说！”

话未落，拳已到，风声猎猎。

师爷急忙闪避，但还是稍稍晚了一点点，这一拳从师爷的左耳边擦了过去。

师爷的左耳从此便缺了一大块。

“好小子，你还真打啊！”师爷还没有感到疼痛，还在大叫：“小的们，一起上！给我往死里打，打死了，扔到江里喂王八去！”

当十几个打手涌出来时，师爷已痛得蹲在了地上，捂着左耳，脸都白了。“住手！”

楼中响起了一声威严低沉的断喝。打手们立时定住，恭恭敬敬地低头哈腰。

臭嘎子回头，斜眼瞅瞅身后，看见了一个面色阴沉的中年人。

中年人也在看他，目光既阴又毒，臭嘎子看着他，就象看见了一条毒蛇——一条连花纹都很难看的毒蛇。

中年人冷声道：“这位壮士，我们老板有请。”

臭嘎子一下呆住了。

老板有请？

第6章 观棋不语

臭嘎子喝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他的神情很不耐烦，口气也很不友好。

中年人不紧不慢地道：“我姓乔，乔叔牙，石老板的大弟子。”

臭嘎子突然感到背心有点发凉，他当然听说过乔叔牙这个名字，而且知道乔叔牙是个什么样的人。

知道石不语的人，当然也会知道乔叔牙。

乔叔牙就象是石不语的影子、石不语的手、石不语的舌头。

手用来杀人。舌头用来传令。

臭嘎子吃惊归吃惊，但并不害怕。“你就是乔叔牙？我看着怎么不象啊？你们老板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”

乔叔牙还是没有一点发怒的神色，好象他根本就不在乎臭嘎子的态度，“家师卜术之精，天下无出其右。”

臭嘎子这回是真的傻眼了：“你说什么？他居然能算出来我会找他、而且我会来临江楼喝酒么？”

乔叔牙笑了，笑意很淡，一闪而逝：“一点不错。”

“邪门，邪门！”臭嘎子目瞪口呆，只是反复念叨着“邪门”。

他虽然也听说过石不语每卦必验，也还是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乔叔牙道：“家师精擅卜术，通晓易理，天下皆知，何以壮士独所未闻？”

臭嘎子嘴角一翘，冷笑道：“那么，石老板算出来我的名字没有？”

乔叔牙想了想，道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臭嘎子哈哈一笑，大声道：“看来石老板也不是活神仙啊。盛名之下，其实不符。”

乔叔牙冷冷道：“但石老板算没算出阁下的姓名，我只是不知道而已。家师只是命我赶来临江楼，请一个在酒楼生事的人入庄一叙。”

臭嘎子为难了：“那么，我是去，还是不去呢？”

乔叔牙微微一笑，慢悠悠地道：“阁下还是去的好！”

臭嘎子也笑道：“不错，乔叔牙既已出面，我就是不想去也不行了。乔老哥，前头带路，待我会会名震天下的石不语。”

乔叔牙转身就走。

应该说，还没开始交手，臭嘎子便已经输了，而且输得一塌糊涂。

臭嘎子根本就不相信什么星相卜卦的。那些玩意儿对臭嘎子来说，无异是天书，而臭嘎子这种人，根本就没起过半点想读天书的念头。

臭嘎子自认是个江湖混混儿，而混混儿们从来不说虚的也不相信虚的，他们比较讲究实际。

臭嘎子不相信石不语真的有这种先知先觉的本领，可石不语又是如何知道有人会到临江楼闹事，而且派乔叔牙来“请”呢？

乔叔牙在前面大步走着，根本没有想和他说话的意思。

臭嘎子知道，乔叔牙这人极其不好惹，绝对惹不得，乔叔牙就象是一条毒蛇，随时都可能咬人一口。

乔叔牙是石不语的开山大弟子，武功之高，据说已不逊于石不语。

乔叔牙很少在江湖上走动，他的一切活动都是以石不语为中心安排的，哪里有乔叔牙，哪里就有石不语，乔叔牙是石不语的影子。

可现在乔叔牙居然亲自驾临，来“请”臭嘎子！

是不是石不语确实知道了臭嘎子要来杀自己，而特意派乔叔牙来镇一镇他呢？

臭嘎子叹了口气，看着走在前面的乔叔牙的背影。

乔叔牙并不高，但很结实精悍，他身上的每一寸肌肉都很有用处，不多也不少，臭嘎子仅仅从后面看，就已感到了乔叔牙身体里蕴藏着的浓浓的杀机。

臭嘎子倏地一振双臂，乔叔牙背上透出的气机一下锐利起来，但乔叔牙根本就没回头，脚步也未稍滞。

“乔老哥，佩服、佩服。”臭嘎子不得不服气，因为乔叔牙的反应实在太敏锐了。

乔叔牙回头，微笑道：“左少侠，前面不远就是……”

臭嘎子噉地跳了起来，好象被人一下剥光了衣裳似的：“你、你怎知道我姓左？”

乔叔牙道：“这个并不难。乔某虽然极少走动，但也已听说了，江湖上这几年很出了几个令人头痛的青年高手，根据传闻来看，只有左右军才有你如此暴躁的脾气，又臭又嘎。而且，你腰带里隆起的那一圈分明是你的成名兵刃金花鞭。而且……”

臭嘎子仍在大喊大叫：“而且？而且什么？”

“而且，阁下左颊上有一道很重的刀伤，眉毛极浓且短，咬肌发达，左手似乎微有不便，脸上总有一种极不耐烦的神情，所以，你不是臭嘎子左右军，谁是？”

臭嘎子心里直发毛：“咱们以前朝过相没有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那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？”

乔叔牙不说话了，加快了脚步。

臭嘎子一面走一面伤感：“妈妈的，他们什么都知道，他们什么都知道……”

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百胜，这道理三岁小孩都明白，臭嘎子知道，这回自己是彻底失败了。

乔叔牙闷声不响，臭嘎子又沉不住气了：“乔老哥，你刚才想说什么没说完？”

乔叔牙道：“前面不远，就是观棋山庄，庄里机关重重，你若是还象刚才那样作势偷袭我的话，我虽不出手，但有人会一下要了你的命。以你的功夫，在本庄之中，充其量也不过是二流角色。”

臭嘎子虽然知道乔叔牙说的是实话，也还是生气了：“什么？二流？你开玩笑吧？”

乔叔牙道：“绝对不是开玩笑，说二流还是高看你了。”

臭嘎子鼻子都气歪了：“佩服、佩服。贵庄中除了石老板和你乔老哥，还有多少是一流人选？”

“不下二十之数。”乔叔牙道：“所以，我先正告你，你要有什么花花心思，趁早收起，免得送命。”

臭嘎子心里有点发虚，怒道：“你怎么知道老子有没有花花心思？”

乔叔牙倏地站住，冷冷道：“你并不是我老子，我老子在我七岁那年就已被人分了尸，你要敢再自称一声‘老子’，我也不反对，但你也会被分尸，真的变成我老子。”

臭嘎子大怒：“老子就要自称老子！你分老子的尸啊！来、来，分啊！”

乔叔牙冷哼一声，道：“待你见过家师，我再分你的尸也不迟！”

臭嘎子也哼了一声，笑道：“那老子现在总还有一半个时辰可以自称‘老子’了。”

乔叔牙又哼了一声，迈开大步走了起来。

不多会儿，一座极大的庄园赫然出现在他们面前，臭嘎子甚至都已看清了庄园大门上挂着的匾上写的四个字——“观棋山庄”！

臭嘎子精神一震：“妈妈的，石不语是个什么德性，马上就会知道了！”

乔叔牙冷笑道：“你要想平安地看见家师，最好从现在起闭上你的臭嘴。”

臭嘎子忍不住笑了：“对不起，乔老哥，我这人嘴是很臭。”

乔叔牙头也没回：“我知道。”

山庄里很静，静得古怪，让人受不了。碰不到一个人影，听不到一点人声，臭嘎子听见的，只是乔叔牙和自己的脚步声。

山庄里花红柳绿，精美幽深，根本看不出会有什么机关埋伏一类的东西，可臭嘎子知道，若不是乔叔牙领路，自己很快就会迷路，而迷路的结果

自然是死。

臭嘎子虽不懂行，却也能猜出来，这个庄园里的一切东西，都是按什么阵图设置的。

弯弯曲曲也不知走了多久，臭嘎子发现，走过的地方，景致都差不多，也许乔叔牙正领着他原地打转转，亦未可知。

一个道装小童从假山后面转了出来，神情木然地道：“庄主在观棋亭，请两位过去。”说完一转身，悄无声息地隐入了乱石丛林之中。

臭嘎子不由暗叹：“这么个十来岁的小孩子，轻功也很可观，看来这观棋山庄，真是高手如云啊！”

“跟我来。”乔叔牙沉声道，向左折了过去，景象立刻就大变样儿了。

臭嘎子本来还在暗暗记路，但记了半晌，越记越乱，知道自己没这个本事，便有这个本事，也没这份儿耐心，也就只好听天由命了。

臭嘎子对自己实在是一点儿信心也没有了。

远远望去，松柏林中有一座小巧玲珑的琉璃亭，有两个人正相对而坐，专心奕棋，不时还能听到棋子落盘的脆响。

乔叔牙朝臭嘎子使了个眼色，蹑手蹑脚地走了过去，臭嘎子也只好不出声，石不语既然叫“石不语”，当然不喜欢有人在看下棋时大声喧哗。

如果石不语不让他接近，他就半点希望都没有了，所以，臭嘎子反复告诫自己，先不要惹恼石不语。

走到亭外石阶下，乔叔牙停住了，臭嘎子也只得驻足，当他看清下棋人的面目时，一下呆住了。

两个都是清瘦的老人，两个老人生得简直就是一模一样，而且连衣饰都一样，像是从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两块砖。臭嘎子定睛细看，发现这二人面上的皱纹都生得一样。

唯一不同的是，左首老者神情怡然，右首老者正冥思苦想，举棋不定，看来棋局形势不太妙。

啪啪的落子声中，半个时辰过去了。

乔叔牙依然木立，活象个无血无肉的傀儡，可臭嘎子实在是忍不住了。

臭嘎子打从娘胎里生下来，从来就没受过这样的窝囊气：他居然一声不吭、纹丝不动地站了半个时辰！

“喂！你们下完了没有？大老远把老子叫来，又不招待，你们还是人不是？”

乔叔牙在他怒吼的同时，已不声不响地反手一挥，击向臭嘎子面门，臭嘎子也不闪避，飞起一脚，踢向乔叔牙小腹，又准又狠。

乔叔牙本来就没想真的将他怎样，但见他动真格的了，只得微微一闪，让开了臭嘎子的腿，但没有再出手，只是冷笑。

臭嘎子怒道：“你们是不是想气死我？”

左首老者脸色一寒，缓缓道：“叔牙，不可无礼！”

乔叔牙低头：“是！”

右首老者抬起头，有些奇怪地看了看臭嘎子，道：“娃娃，你乱叫什么？你难道连观棋不语真君子这句话都不知道么？”

“我只是站在这里，并没有上去看棋！而且，我也不是君子，从来就不是！”臭嘎子毫不含糊地叫道：“石老板既然特地将我请了来，就该好好招待我，干吗让我在这里干站着？”

右首老者怔了一下，失笑道：“说得也是。能让臭嘎子左右军静立不动半个时辰，简直比杀了他还让他难受。”

“你们怎么都知道老子的名字？”臭嘎子简直伤心欲绝。

他是当刺客来的，可现在人家对他知道得一清二楚，他还怎么能成功？

左首老者一直没将眼睛从棋局上移开，手里拈着一粒白子，微笑着敲着棋枰，右首老者却有点不高兴了：“年轻人还是懂点最基本的礼貌为好，你怎可在我们两个老人家面前自称老子？”

臭嘎子吼道：“你是不是绰号‘白日飞升’的阮郎阮天台？”

右首老者楞住了：“啊，真没想到，现在的年轻人，居然也知道老夫的名头！异数、异数。”

阮郎的确有理由奇怪，他已有三十来年没在江湖走动了，而且，三十多年前，他的名头也并不很响亮。在现在还活着的许多武林人物心目中，阮郎不过是个会几手轻功剑术，整日炼丹烧药的怪人，有点疯疯癫癫的，他的外号“白日飞升”，也是由于他酷好炼丹得来的。

臭嘎子不无得意地道：“世传‘石诚阮郎，一模一样’，我当然一猜就中。”

阮郎大笑道：“不错不错，是有这么一句话，亏你还记得，老石，这个小伙子倒是挺聪明的嘛！”

左首老者当然就是石不语。

石不语终于转头，看了看臭嘎子，微笑道：“笨呢，是不笨的。要说聪明嘛，我看也未必，他要是真聪明，就不该到这里来。……左右军，你此来何为？”

臭嘎子自以为很狡猾地反问道：“我怎么知道？这话本来该我来问才对，不是你让乔叔牙请我来的么？”

石不语微笑：“你这次到昱城来，分明是想杀我，对不对？”

他显得十分平静。显然，他完全没将臭嘎子放在眼里。

可阮郎却似乎很吃了一惊：“喂，小伙子，你竟然想杀石诚？”

臭嘎子灰心地发现，自己简直就是个小玩闹，根本就没法和他们相提并论。

但他也被自己的灰心激怒了，大吼道：“一点不错！”

他是在生自己的气。

阮郎居然点头，颇为赞许地道：“嗯，你小子不错，不错。很好，很好。”

石不语笑骂道：“人家要杀我，你倒拍手叫好。我真不知道，咱们这一辈子的朋友是怎么做的！”

阮郎笑咪咪地道：“怎么不好？年轻人不管功夫如何，只要有这份胆量，便是好的。臭嘎子明知杀不了你，仍是要找上门来，就很难得嘛。老阮我平生最喜欢的，就是象这样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！”

臭嘎子简直气疯了，跳脚大叫起来。

“石不语，我向你挑战，你应不应战？”

第7章 米粒之珠的光华

除了臭嘎子自己，另外三个人都呆住了。

乔叔牙最先开口：“米拉之珠，也放光华？”

臭嘎子大声道：“米粒之珠怎么了？米粒之珠也是珠子，总不是死鱼眼睛。既然是珠子，就要放光！”

阮郎鼓掌大笑：“妙哉此言！石诚，你应不应战？你要不应战，我笑话你一辈子；你若应战，我就来当裁判。”

石不语有些为难地笑道：“左少侠，你……”

臭嘎子吼道：“请不要称我‘少侠’！我不是侠客，根本就不是！”

石不语苦笑道：“那好吧！……臭嘎子，你先别忙着动手，你要杀我，总得有什么拿得出手、站得住脚的理由吧？”

臭嘎子一怔：“没有。”

“没有？”阮郎奇道：“我还以为石诚这老家伙与你有三代深仇大恨呢！”

石不语耐心地道：“没有理由，你又为什么非要杀我呢？”

臭嘎子想了想，道：“我是想碰碰运气，若能杀了你，我岂不是可以大大出名？”

石不语摇摇头道：“言不由衷！你现在名气之大，只怕连老夫也要退避三舍，海宁打擂之后，谁提起臭嘎子，都双挑大指，赞不绝口。你杀了我，对你大约没什么好处吧？”

臭嘎子语塞。确实，石不语说的是大实话，臭嘎子发现，石不语这个人还是很诚恳的，他不禁有点喜欢石不语了。

臭嘎子虽然很讨厌谄媚之人，但对马屁术的鉴别力却似乎不太高。焉知他对石不语产生好感，不是因为石不语夸了他呢？

不过，只要夸得正确，就不算谄媚——许多人都这么想，臭嘎子也不例外。更何况，石不语夸他时，技法十分巧妙呢？

阮郎突然沉声道：“小伙子，你走上前几步！”

“干什么？”臭嘎子面上一百二十一个不高兴，但他还是上了几级台阶，停下来，极其不友好地瞪瞪阮郎，又瞪瞪石不语。

阮郎眯起了眼睛，面色越来越沉重。石不语盯着臭嘎子，神情也是阴森森的。

臭嘎子被看得十分恼火，吼道：“看什么看？有什么好看的？”

阮郎冷笑道：“老石，是不是？”

石不语点点头，有点落寞地道：“错不了，一定是她！”

臭嘎子跳了起来：“什么他不他的！老子是什么人，老子自己清楚，绝不会扮别人。要杀要剐，随你们的便！”

石不语双眉一轩：“好，臭嘎子，老夫应战！”

臭嘎子倒怔住了：“你真的肯出手？”

他绝对杀不了石不语。石不语甚至根本不用自己出手，随便拎个人出来，就能要他的命。

石不语肯出手，无异于给了他莫大的面子，让他死得不冤枉。

臭嘎子突然有点感激石不语了。

乔叔牙拱手道：“师父，弟子愿服其劳。”

石不语微微摇头，缓缓道：“叔牙，你一向自视过高，打斗之时，难免托大，其实臭嘎子未必便弱于你。”

阮郎面色一霁，笑道：“老石，先让叔牙出手试试也好。”

石不语想了想，点点头，转向臭嘎子道：“怎样？”

臭嘎子一梗脖子：“打就打，谁上我就玩命打谁！”

乔叔牙又朝臭嘎子拱拱手，沉声道：“阁下，请了！”

臭嘎子吸吸鼻子，不耐烦地道：“少来这套虚礼！要打就打，老子最烦你这种人！”

乔叔牙并未动怒，只是冷冷道：“我一定让你三招。”

臭嘎子不禁心中一凛，因为乔叔牙神闲气定，大有一代宗师的风范。

宗师就象是山，庄严肃穆，巍然屹立，任何风雨都无法将它吹倒。

臭嘎子就是最狂的风，最暴烈的雨。

可山岿然不动。

石不语和阮郎都笑嘻嘻地坐了下来，阮郎笑道：“老石，这局棋已只剩小官子了，咱们下完如何？”

石不语道：“也好。最后一子落枰，就是他们决斗的终止之时，行不行？”

臭嘎子吼道：“行！”

金花鞭已在手。金花在阳光下灿然生辉。

乔叔牙不屑似地道：“这就是阁下的成名兵器金花鞭吗？”

其实他并没有讽刺的意思，可眼下这种气氛里，他无论说什么，臭嘎子也会往坏里想。

臭嘎子咬咬牙，冷笑道：“你用不用兵器？”

乔叔牙甚至还微微笑了一下：“好象还用不着吧？”

臭嘎子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身子倏地一低，金花鞭已经蛇一般卷了过去，击向乔叔牙膝盖。

乔叔牙倏地倒退数步，口里念道：“一招。”

看来乔叔牙是下定决心，一定要让臭嘎子三招了。

而臭嘎子还从未被人如此轻视过。

金花鞭在阳光下幻成了一簇簇怒放的金色花朵，这簇簇金花就开在观棋亭四周，时而在东，时而在西，时而上到亭顶，时而又隐于松枝柏叶。

乔叔牙一直在闪避，一直没有出手，臭嘎子的每一鞭都走了空。

观棋亭内，石不语和阮郎仍在凝神下棋，对发生在周围的搏斗似是不屑一顾。

乔叔牙蓦地喝道：“七十六招！小心了！”右手突然挥出，抓向金花鞭的鞭梢。

臭嘎子一声怒吼，便欲收鞭，但乔叔牙右掌运用之巧，已是妙到毫巅。金花鞭绕了一个圆圈，还是被乔叔牙的右手抓住了。

乔叔牙抓住鞭梢时，阮郎正拈起一枚黑子往枰上放。

乔叔牙突然觉得有点不对头。他满以为金花鞭上已布满臭嘎子的真力，不料想鞭梢软塌塌的，竟似一点真力都没有。

乔叔牙刚觉不对，便飞快地松手，一个闪身，向后便退。

三朵细小晶亮的金花从鞭梢上脱落，追向乔叔牙。乔叔牙左手连连探出，三朵金花都已被打落。

恰在这时，阮郎那枚黑子落枰，脆响了一声，阮郎笑着叱道：“停。”

臭嘎子握着金花鞭直发怔。他没想到乔叔牙武功竟是如此之高，居然能放心大胆地让自己连攻七十六招，而且还闪过了金花脱落追敌的绝技。

乔叔牙脸上也有点不自在。若非他见机得快，只怕已被金花击中了。

一招失手，乔叔牙不能再上场，而且，时间也已到了。

石不语和阮郎相视一笑，阮郎高声道：“今天这盘棋，是老石赢了，至于这场比武呢，我看就算平局吧！”

臭嘎子觉得很惭愧，胜的当然应是乔叔牙，但臭嘎子并不想认输，否则马上就会被撵走，无法完成任务了。乔叔牙虽然心里不服，却也一点办法都没有。

石不语微笑道：“叔牙，你下去，告诉厨房里，办一桌上好的酒席。”

当然还会有许多其他的事，但石不语没说，也用不着说，乔叔牙自然明白自己该去干点什么。

阮郎微笑道：“臭嘎子，请你到亭里来怎么样？”

臭嘎子只有听天由命了，懒洋洋地将金花鞭缠在腰间，慢吞吞地走了进去。

石不语冷冷道：“臭嘎子，你认不认识一个名叫赵倚楼的人？”

臭嘎子一怔，眼睛一下瞪圆了：“咦，你怎么会知道？”

臭嘎子不知道耗子被猫玩弄时是个什么心情，但他想，耗子的感觉一定跟自己此刻的感觉差不多。

石不语还没回答，阮郎已火爆爆地问道：“那么，你也一定认识一个姓蓝的老妇了？”

臭嘎子更吃惊了：“你们什么都知道？”

石不语冷笑道：“是蓝百合吗？”

臭嘎子只有叹气的份儿了，“不错。”

阮郎喝道：“是蓝百合派你来杀老石的吗？”

臭嘎子想了想，摇头道：“不是。”

“不是？”石不语有点惊讶了：“那么是谁派你来的呢？”

臭嘎子很不客气地顶了一句：“你不是能掐会算么？算一算吧，费不了什么事。”

阮郎森然道：“年轻人，别再装模作样了！你若不是蓝百合派来的，怎会中了她蓝家的独门奇药‘轻罗小扇’呢？”

臭嘎子苦笑道：“看来真的什么都骗不了你们了！不错，我是中了轻罗小扇之毒，但下毒的人，并不是蓝百合。”

阮郎和石不语对视一眼，齐声问道：“是谁？”

臭嘎子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你们既然知道赵倚楼认识我，想必应该知道赵倚楼一定告诉过我有关任青云和蓝百合的故事，你们怎么就忘了一件十分十分简单但又十分十分自然的事呢？”

阮郎沉吟道：“你是说……对了，任青云和蓝百合有一个女儿？”

臭嘎子点点头，灰心丧气地道：“现在你们已经什么都知道了，该怎么处置我随便好了，老子压根儿就没打算活着出去！”

阮郎又笑了：“为什么？”

臭嘎子忍不住吼了起来：“老子打不过你们！”

石不语冷冷道：“这不是主要原因，更重要的是，你已中了轻罗小扇的奇毒，一月后若不服解药，便会毒发身亡！”

臭嘎子一蹦老高：“是又怎样？关你什么事？”

阮郎嘻嘻一笑，道：“有一句话，叫做‘恼羞成怒’，你知道是在说谁？”

臭嘎子简直要气疯了：“阮郎，老子向你挑战！”

阮郎笑道：“疯狗就喜欢乱咬人。因为你已失去了活下去的希望，所以只求速死，我猜你一定不会还手，好让我一掌送你去西天见如来，对不对？”

臭嘎子吼道：“放屁！老子就是死了，也要残了你！”

阮郎惊喜地大笑起来：“好小子，有骨气！你刚才不是说只要是珠子，不管米粒大还是拳头大的珠子，总要放光么？这句话非常正确。你要记住，明珠原来不过是一粒砂子，偶尔随波钻进了蚌壳，被蚌肉慢慢磨成了珍珠。你要知道，明珠越磨越大，越磨越亮。”

臭嘎子不得不承认，阮郎的话很对。

明珠原来不过是砂子。

从砂子变成明珠，是砂子们梦寐以求的事情。

但更重要的是，砂子必须进入蚌肉，经过许多年的磨炼，才会变成明珠。

在还是一粒砂子时，就要找机会钻进蚌里。

进入蚌壳之后，重要的就是忍受无数次的磨难了。

明珠是如此，人生的幸福和事业的成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

第8章 三个愿望

突然，东面传来了隐隐的杀声，观棋亭檐角上挂着的一只金铃也摇晃起来，声音悦耳。

石不语微微一笑，看了看臭嘎子，道：“你是不是一个人来的？”

臭嘎子很不高兴地道：“你问这干什么？”

“有人闯庄了。”石不语有些无可奈何地摇摇头：“功夫好象还很不错。”

“你怎么会知道？”臭嘎子讶然，难道石不语真的有那种通天入地、鬼神莫测的本领么？

“哦，说穿了呢，也没什么稀奇。一旦有人闯庄，埋伏就会发动。而在地下，有一条线从埋伏处的机关里接过来，接在这个金铃上，金铃一响，就是有人来了。金铃现在还在响，说明现在来人还没有被拿住。”

金铃戛然而停，石不语笑道：“抓住了。”

阮郎问臭嘎子：“那人是不是你朋友？”

臭嘎子直眉瞪瞪地道：“我正告你们，我是一个人来的！”

乔叔牙闪身到了亭外：“启禀师父，东门一女子闯庄，已被拿住，另外，酒席已备好，不知设在何处，请师父示下。”

石不语冷笑道：“先不忙设席，那个女子是什么人？”

乔叔牙道：“约摸十七八岁，口口声声，说是来要人的。”说着瞟了瞟臭嘎子。

阮郎笑嘻嘻地道：“啊——原来是臭嘎子的小朋友！”

臭嘎子的脸红了。他知道，那女子一定是野丫头，野丫头一直在暗中跟着自己。

“石庄主，在下请你放了那个姑娘，她……她……她确实不是故意冒犯

贵庄的，在下可以担保！”

石不语沉吟片刻，看着阮郎，阮郎点了点头。

“那好，老夫便不问她闯庄之罪了，只是，你想不想看看她？”

臭嘎子大声道：“不想！”

“那也好，叔牙，你去告诉那个女娃娃，就说老夫已饶了她，叫她切切不可再来乱闯。

至于臭嘎子呢，你就对她说，臭嘎子不愿见她。”

乔叔牙领命，飞快而去。

臭嘎子心里很不好受，他知道这回野丫头一定伤透了心。

石不语含笑道：“臭嘎子，咱们一起喝几盅去。”

臭嘎子怒道：“喝酒就喝酒！”

小玩闹们在自惭形秽的时候，大多是以发怒来掩饰的，臭嘎子当然也不例外。

一座美仑美奂的水榭。

臭嘎子一脚踏入，便恍如走进了天宫一般，只能瞠目结舌。

一张紫玉小圆桌上，陈列着水晶制成的碗碟和象牙筷子，臭嘎子老实不客气地一屁股坐在锦墩上，极力装作对这一切无动于衷。

石不语温文有礼地延手道：“臭嘎子，请请，不用客气！”

臭嘎子拍桌，大叫：“酒呢？酒呢？我要喝酒！”

阮郎笑道：“客人要喝酒，老石还不赶快让人送上来？”又笑对臭嘎子道：“臭嘎子，我们佩服你是条好汉子，在你临终之前，自然会让你痛饮一番。”

臭嘎子豪情满怀地吼道：“拿酒来！”

一阵幽雅的香风飘起，四名衣袂飘飘的少女行云流水一般飘了进来。

酒是极品的西域葡萄美酒，杯是宝光流转的夜光杯，斟酒的是恍若仙子的妙人儿。

对于一个将死之人，还有什么比这些更美好、更亲切呢？

臭嘎子举杯，一饮而尽，赞道：“好酒！”旋又皱眉：“就是甜不叽叽的，不够冲！”

阮郎失笑：“这可是西域的葡萄美酒，中原难得一见啊！”

臭嘎子迫不及待地干了第三杯，冷笑道：“难得一见的，不见得就是好酒！不过……不过这玩意儿倒是真的很不错！”

阮郎颇多感慨地道：“一个人，能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用上如此精美的酒器，饮上如此奇妙的美酒，也算不虚此生了。”

石不语笑道：“老夫素来以怪名闻江湖，其实老夫并不怪，比方说，观棋山庄的待客之道就与众不同，但显然要厚道得多。闯庄图谋不轨的人，本庄一律抓住或‘请’来，待为上宾，他在死前可以提出三个愿望，本庄负责完成他的遗愿，而且，他可以享受如此美味。由此可见，老夫的人情味还是很浓的。”

臭嘎子在他说话时，又已趁机灌了两杯酒，这时便笑道：“不过，目的却还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”

石不语点头：“不错，目的当然是一样的。你很聪明，也很豁达。聪明的人不一定豁达，豁达的人却一定聪明。”

臭嘎子吃了一惊：“我从小到现在，从来没人夸过我聪明！至于豁达，

我不懂是什么意思。”

石不语大笑起来：“那你以前碰到的人，个个都是笨蛋！只有笨蛋才会不夸别人聪明。”

臭嘎子恍然道：“啊——，原来你是在给我戴高帽子。”

石不语笑道：“不是戴高帽子，而是你的确聪明过人。”

阮郎道：“如果你是够聪明的话，现在可以提出你的三个愿望了。”

臭嘎子叹了口气，放下了酒杯，苦笑道：“可惜得很，我实实在在的不想死。”

石不语笑道：“莫非你还想反抗？”

“反抗个屁！反抗顶个屁用！”臭嘎子道，“我不想死的原因是我死得糊里糊涂，所以，两位应该让我做个明白鬼，我的第一个愿望就是，请两位告诉我，任青云、任莲、蓝百合和石庄主之间究竟有什么过节。”

石不语点头，认真地道：“这第一个愿望提得很好，老夫会回答你的。现在，你提第二个愿望吧！”

臭嘎子摇头：“不行，我这人有个怪毛病，拿到手的东西才算是自己的，你先解答了第一个问题，咱们再来讨论第二个。”

阮郎哈哈大笑：“成日价听说你和陈良、苏三的头难剃，今日一见，才知名下无虚啊！”

臭嘎子又摇头：“你还没碰到我的头最难剃的时候。”

石不语看看阮郎，笑道：“老阮，你说还是我说？”

阮郎叹了口气：“你连这句话都问出来了，我还能不费点精神么？”

石不语轻叱道：“都退下去！”

刹那间，水榭中已只剩下了席上端坐的三个人。

石不语轻声道：“老阮，现在可以说了。”

阮郎清清嗓子，道：“这件事情，说起来也并不新鲜……”

石不语突然一摆手，阮郎便住了口。臭嘎子正待发怒，便听到外面乔叔牙高声道：“回师父，那闯庄的女子好生泼辣，解开她穴道，她就马上又出手伤人，还说若不救出臭嘎子，她就不走，死也要死在这里。弟子等没办法，只好又将她擒住，庄中已有九人伤在她剑下，弟子已将她押来，听候师父发落。”

臭嘎子跳了起来：“姓乔的，野……马姑娘受伤没有？”

乔叔牙在外道：“一点点轻伤。”

石不语微笑道：“老夫知道，臭嘎子的第二个愿望是什么了。”

臭嘎子大声道：“不错！我想请石庄主放了马姑娘，告诉她我臭嘎子已经死了，是自己心甘情愿地死的。告诉她，叫她滚得远远的！”

野丫头若真的被押在水榭外，一定已听到臭嘎子的咆哮了。

石不语笑道：“叔牙，你去找两个武功好些的妇人，将马姑娘载于马车之中，送到她家里去。……嘎小子，这丫头的家在哪儿？”

臭嘎子怒道：“我怎么知道？”

石不语只好摇头，又道：“叔牙，将马姑娘送到芜湖去，再将臭嘎子的话转告给马姑娘，只是要说得圆转一些，比如‘滚得远远的’这一类的话，根本就不用提。”

乔叔牙笑道：“弟子明白。”

臭嘎子嗷嗷大叫：“乔叔牙，你务必原话转告，否则老子就是变成鬼也

要缠着你不放！”

阮郎大笑道：“好、好好！乔叔牙，你就原话转告吧。臭嘎子的脾气，你是知道的！”

乔叔牙笑道：“多谢师叔指点，叔牙这就去了！”

臭嘎子叹了口气。不管怎么说，自己也是死定了。野丫头或许会伤一阵子心，但总归会忘记他的。

臭嘎子想到这里，居然有点不高兴了，他隐隐觉得，如果野丫头真的忘了自己，那自己在阴间一定十分十分地不快活。

石不语怡然道：“好了，老阮，你现在开始说吧！”

看着石不语的神情，臭嘎子突然间觉得，人跟人的确是不一样。

石不语和阮郎，似乎天生就该永远怡然地活着的。世上所有的事情，他们似乎都已洞晓。他们的神情举止，总让人想起仙者之流，像臭嘎子这样的人和他们呆在一起时，只有自觉渺小的份儿。

石不语连杀人都杀得很有艺术性，很有情趣，很有仙家独特的风味。他先要让你相信，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杀掉你，但绝不愿象江湖仇杀那样弄得那么血腥残酷，他会让你不知不觉地醉死在这瑶林仙境之中，见不到血腥，也没有赤膊格斗，没有激动人心的场面。而且，他要你相信，他也是迫不得已才杀死你的。他是无所不能的，只要你提出三个愿望，他都能办到。

臭嘎子不知道别人处在自己这种境地会怎么想，但臭嘎子觉得，自己实在是死得不甘心。

不过，这并不妨碍他开始喜欢上石不语和阮郎了。

阮郎举起保养得很好的修长的手指，捋了一下修饰得十分美观的胡须，照例干咳了两声，依旧用那种平静得令人恼火又令人着迷的声音开始说故事，面上也还是那种恬淡的神情：

“这件事情，说来并不是很新鲜……”

他照例用这句话开头，仿佛世上任何东西在他眼里都“不是很新鲜”似的。

石不语向臭嘎子举杯示意，道：“若是为了一个老掉牙的故事，而耽搁了人生最后一次饮酒的机会，实在大大不值，请边饮边听，请！”

他右手中指上戴着的红宝石戒指闪着幽冷凄艳的光泽，宛如杯中的葡萄美酒的颜色。

臭嘎子不由有些奇怪，为什么自己会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呢？杯中似乎不是酒，而是血呢？

臭嘎子叹口气，将杯中酒一饮而尽，瞪着阮郎道：“你少磨蹭！”

阮郎却似乎没听见他的话，缓缓道，“说起来，那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……”

很显然，这件事使阮郎陷于了沉思之中，这说明这件事肯定不是一件很新鲜的事情。

石不语慢慢啜着杯中的酒，满面微笑，仿佛阮郎要说的是另外一个人的故事。

第9章 阮郎说的故事

那时候，老石三十一岁，在江湖上的名头已经很响亮了，我二十九岁，名气不大，但由于酷肖老石，有“石诚阮郎，一模一样”之说，沾了老石的光，知道我的人也很不少。

老石那时还没有当临江楼的大老板，也没有建观棋山庄，我也没跑到天山去炼丹求仙，老石当时也还没有发现他那个什么“观棋不语真君子”的穴位，所以还不叫石不语，而是另有一个绰号，可能你臭嘎子还没听说过，叫“臭石头”。因为老石年轻时脾气极坏，宛如茅坑里的石头，又臭又硬。……说来也巧，你叫“臭嘎子”，当年的老石和你差不多一个德性！

那年冬天，雪很大，我听说老石从天山回来了，便兴冲冲地去找他。因为天山当时住着一个前辈异人，据说极精炼丹之术，我当时已渐渐迷上此道了，所以听说老石回来，便急着想知道那个异人的情况。

当时老石的家还在延绥，我住在宣府，彼此相隔倒是不远，所以，我中午时分便已到了他家门外。

我刚叫了一声“臭石头”，还没下马，从院里就冲出来两个人，拦在了门口，这两个人我是认识的，一个是任青云，另一个则是赵倚楼。

任青云当时声望之隆，如日中天，被视为北武林第一人，一手自创的“青云剑”，打遍北地无敌手，从未有能在他剑下走过百招的人。

而赵倚楼这个人，你也知道，他武功并不出色，但轻功之佳，世所罕见，这大约也是他身具异禀之故。当时江湖上称他为“鸿飞冥冥”，其人轻功之绝妙，可想而知。

任青云和赵倚楼一冲出来，倒把我吓了一跳。因为我已经看出，这两人面上神情极其不友好，况且，这是臭石头的家，出门迎接我的却是他二人，这等于是说，臭石头已经出大事了。

任青云看见我，愣了一下，可能是见我跟老石长得一模一样，难以辨认之故吧，但他马上反应过来了，恶狠狠地骂道：“姓阮的，你既已来，可就走不了啦！下马吧，省了老子动手！”

赵倚楼也很不友好地说：“阮郎，石诚已被任大侠制住，因为他已犯了弥天大罪！你要识相的话，嘿嘿，你就该知道怎么洗脱你自己的嫌疑！”

他们的意思我一听就明白。他们是叫我投降。如果臭石头真的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，我可能也有嫌疑，因为很有可能是我冒充石诚干的。而且，他们也希望我出面咬石诚一口。

因为我是石诚惟一的朋友，如果连他的好朋友都站出来啐他的脸，那当然可以向天下武林朋友证实石诚是个天字第一号的大坏蛋。

我自忖远非任青云的对手，当时若是立时反目冲突的话，不仅救不了老石，只怕连我也会搭进去。想跑吧，也没戏，赵倚楼的轻功施展起来，快逾奔马。因此我想是不是先稳住这两个人，再作理论，况且，我连石诚犯了什么样的“弥天大罪”都还不知道呢！

我说：“任青云，石诚现在怎么样？”

任青云冷冰地说：“老子已经点了他周身三十六处大穴，现正押在屋里，内子正在审问他，谅他有天大的本事，也难逃脱！阮郎，何去何从，你看着办吧！”

他说话的时候，右手一直握着剑柄，大约是随时想出手杀掉我。

我只好下马，走上前去，说：“其它的事情，咱们以后再说，我想先去看看石诚，再听听你们的审问，行不行？”

任青云看了赵倚楼一眼，点点头，任青云就领着我往屋里走，赵倚楼跟在我后面。

刚走进门的时候，任青云突然回手，一指点中了我的“天突穴”。这一指事先全无征兆，我也没料到堂堂的任青云会猝然偷袭，因此一点便倒。任青云又补点了我数处大穴，赵倚楼将我拎起来，进了里屋。我被扔到地上，正好是在石诚旁边。这臭石头也和我一个德性，我们彼此相望，苦笑连连。

屋里除了任青云和赵倚楼外，还有一个年约三旬的少妇，正是任青云的妻子，人称“江南才女”的蓝百合，她面色铁青，似乎刚才还哭闹过。

任青云拍开老石的哑穴，喝道：“石诚，你要死要活？”

我记得老石吼得惊天动地的，活象杀猪：“任青云，你我无冤无仇，你怎可这么混帐？你最好还是马上一剑杀了老子，要不老子跟你没完！”

任青云冷笑着说：“无冤无仇？嘿嘿，你倒是说得很好听！我问你，你前些日子去了哪里？”

老石说：“老子去了哪里，跟你又有什么关系？”

任青云说：“你去了天山，对不对？”

老石说：“不错，那又怎样？”

任青云恶狠狠地说：“那又怎样！你赶去天山，见到了一个前辈异人，那人就是隐居在天山双剑峰的毒天师，对不对？”

老石说：“你好象什么都已知道了？不错，我是去找了毒天师，你又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赵倚楼说：“老子整整跟踪了你三个月时间，什么事情老子不知道？”

说实在话，以赵倚楼的绝世轻功，跟踪任何人也是毫不费力的，我相信他说的话是真的。

任青云说：“怎么样，姓石的？你还有什么话可说的？”

老石啐了他一口，说：“姓任的，老子去找毒天师，又有什么不对的？莫不成老子干什么事，还要请示你这个大侠客？”

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。你想啊，老石只不过是去找了一下毒天师，难道这就得罪了任青云么？

任青云大吼道：“姓石的，你为什么要杀毒天师，抢走他的秘笈？”

老石也气急败坏地叫了起来：“任青云，你少血口喷人！老子去找毒天师的时候，他一直都好好的！你以为凭老子的武功，就能杀得了毒天师么？你他妈的少胡说八道！你要不信，咱们一起再去双剑峰去找毒天师去！”

我当时也傻眼了，只觉任青云肯定是在胡说八道。若说老石能杀得了毒天师，我就绝对不相信。毒天师的名头，想必你也听说过，毒天师是天下最精通使毒的人，只有他杀别人的份儿，谁要想杀他，简直比登天还难上三分。

蓝百合突然哭骂起来，冲上前去给了老石几个耳光，一面打一面骂：“你杀了我爹，你杀了我爹！”

臭嘎子啊了一声：“原来毒天师就是蓝百合的老爹！怪不得，怪不得！”

阮郎奇道：“什么怪不得？”

臭嘎子笑道：“因为毒天师若是蓝百合的父亲，那么任莲就是毒天师的外孙女儿，任莲的使毒术精妙万分，我原来就有些不解，现在听你一说，才

知道她是毒天师的外孙女儿，所以我说怪不得。”

老石被女人打耳光，可说是从未有过之事。我发现老石脸色比铁还青，难看之极。老石发火了，说：“住手！大丈夫可杀不可辱！你们说老子杀了毒天师，可有什么证据？”

赵倚楼拍着胸脯，大声说：“我赵倚楼就是证人！”

老石吼道：“赵倚楼，说话要凭良心！老子压根儿就不曾见到毒天师，对不对？”

赵倚楼戟指大喝：“石诚！我明明见你到了毒天师洞府外，敲了三下门，是一个黄衣小道童开的门，他问明了你是谁之后，就领着你进去了，对不对？”

老石看样子简直快气疯了，声音嘶哑怕人，他说：“那小道童对我说，毒天师正在坐关，也许要半年工夫才能破关，老子又怎会进去？赵倚楼，我看毒天师必定是你害的，你为了掩人耳目，才赖到老子头上！”

看赵倚楼的模样，分明也气得够呛，他说：“石诚，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我姓赵的决不会杀了人不敢承认的。你无论怎么狡辩，总也枉然！”

任青云也急了，怒叫起来：“石诚，实际上我本可以什么都不用问，一刀杀了你算了！但我还是要再问一句，毒天师是不是你杀的？！你若是承认了，老子可以痛快一点，给你一剑。要是你敢再狡辩，老子一剑一剑磨死你，拿你当磨剑石用！”

老石叫道：“不是就是不是！”

任青云惨笑起来，说：“好，石诚！大丈夫言出如山，老子现在就用你来磨剑！”

臭嘎子叹气：“结果是任青云并没有拿石庄主磨剑，是吧？不过，拿人当磨剑石，也真亏任青云能想得出来！佩服、佩服！”

石不语微笑道：“我知道你小子心里一定在发狠，恨不能将我再当一次磨剑石呢！”

臭嘎子摇头：“我绝对没那个意思。说实在话，石庄主，我现在不仅不恨你，反倒有点喜欢你了！”

石不语掂须道：“你是想讨好老夫，留你一条小命么？”

“放你妈的臭狗屁！”臭嘎子一拍桌子，站了起来。

阮郎道：“你们吵什么？听我讲下去。……”

眼见任青云抽出宝剑，正要往老石身上比划，我吓得紧闭眼，不敢看下去，只愿任青云不要将我也当磨剑石才好。”

忽听得门外有人喝道：“任青云，你枉称大侠，怎可如此不分青红皂白，胡乱杀人？”

听声气，说话的是个少年，任青云怔了一下，狐疑地看了看赵倚楼，沉声道：“不错。

这件事好象是有点古怪！”

门外那少年又喊道：“任青云，你知错能改，就是大丈夫！”

任青云喝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赵倚楼也吼了起来：“小杂种，滚进来！”

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冲了进来，指着赵倚楼骂道：“赵倚楼，这一切都是你捣的鬼！”

老石突然大笑起来，说：“好了，任青云，这位少年，就是尊岳身边的

小道童，给我开门的就是他，一切情况，你问他就行了！”

我当时听得心中大喜，心想这下老石可有救了，赵倚楼的脸色却已变得十分难看，任青云和蓝百合却相对发怔。

谁知那少年瞪着老石也怒叫起来：“石诚，你也脱不了干系！”

随即，他又看见了我，不由惊奇万分地喊了起来：“咦，这两人怎么一模一样？”

他这一叫，任青云和蓝百合的目光都射向了我，但我当时哑穴被点，无法辩解，只有等死。

赵倚楼说：“小杂种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”

少年怒声道：“赵倚楼，我师父正在坐关，你为什么要去害他？他老人家已经走火入魔，已经仙去了！赵倚楼，纳命来吧！”

任青云和蓝百合震怒万分地一齐盯着赵倚楼，看样子他们是想生吃了赵倚楼。

赵倚楼一声大叫，身子倏地闪出门外，声音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飘了过来：“任青云，你上当啦！”

任青云和蓝百合都悲吼一声，追了出去。

那少年回头瞪着老石骂道：“石诚，若不是你去找我师父，赵倚楼怎会摸到那里？我师父死了，你也得死！你如果不想死的话，就去给我杀了赵倚楼，夺回秘笈！你答应不答应？你若是不答应，老子现在就宰了你！”

我心里大喜，只求老石赶紧答应了。因为只要穴道得解，那少年又怎会是我们的对手？果然，老石一口答应了。那少年便喂了我们一人一颗药丸，说是一年之内，若不得解药，便会毒发身亡，这样一来，我们虽然穴道得解，却也不敢对他怎样了，只好答应一年之内拿赵倚楼的脑袋换解药。

我们只好分头行动，四处打探消息，想找到赵倚楼。但赵倚楼这人鬼精鬼精的，诡计多端，加上轻功又绝高，总也抓他不住。好几次跟他碰上，都被他逃脱了。

结果是一年的期限快到了，我们也没能完成任务，知道这回是死定了。

但说来你不信，我们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，就是任青云和蓝百合双双被人暗杀了，但据说只见到了任青云的尸体。

那少年从此之后，也再没有露过面，解药自然也就成了没影儿的事。

我和老石都没办法，只好四处求医，当时离毒发期仅还有半个月时间，我们千辛万苦，赶到南疆，找到七圣教的教主，求她给我们解毒。

那七圣教的教主说解毒可以，但须在她教中担任十二年的杀手。我和老石都没脾气，只好满口答应。结果是我们保住了性命，却当了十二年杀手，直到她去世之后，我们才回到中原。

我就上天山炼丹烧药求长生，老石呢，则在此处建起了观棋山庄，买下了临江楼。

我的故事讲完了。臭嘎子，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么？

你也许会觉得我跟老石现在活得很自在，但你若是经历过我们经历过的事情，你也许会活得更自在的。既然世上所有的苦难我们都已经历过，那么，还会有什么事情有令我们吃惊呢？

当然没有！

第 10 章 臭嘎子的故事

臭嘎子笑嘻嘻地道：“你的故事讲得真好，真实不真实我不敢说，但十分精采、紧凑，而且十分精确，委有些情趣。我也听说过一个故事，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听一听。”

阮郎丝毫不以为忤，微笑道：“赵倚楼告诉你的？”

“不错，正是赵倚楼说的。我讲故事自然很难讲精采，因为我这人没念过什么书，口才不好，但我的故事很清楚明了。我在听完你的故事之后，还是没弄明任莲为什么要杀石不语石庄主。”

臭嘎子现在居然也很有一点怡然自得的样子了。

“这又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呢？我们方才在观棋亭，就发现了你身中奇毒，知道派你来的人若非蓝百合，就一定跟蓝百合有关。但没想到任青云和蓝百合还有个女儿，当然是由于蓝百合和任莲听信了赵倚楼的话，认为是我和老石杀了毒天师和任青云，才会想到要杀我们报仇的。”

臭嘎子摇头：“不对。”

阮郎微笑：“不对？为什么不对？”

臭嘎子道：“赵倚楼根本就不认识任莲。”

三年前，我和苏三突然想去华容看看，因为我们一直听说曹阿瞒华容逢关羽的故事，一时动了念头，便匆匆上了路。

谁知到华容道上一看，也不见有什么触目惊心的地方，我二人好生没劲，回到山下，找个小客栈住下了。

睡到半夜时分，我和苏三被惊醒了，窗外有打斗声。我和苏三都跳起来，兴冲冲地出去观战，你们也知道，我们这种人向来喜欢管闲事，看热闹，惟恐天下不乱。

客栈门前的空地上，两条黑影正在泼命地搏斗，两个人的轻功都高得怕人，招式也十分狠辣，我们认出来，其中一个瘦长的跛脚老人就是客栈的老板。

看来是这跛脚老人在此隐名埋姓，但还是被仇人追来了。

我和苏三正不知该帮谁好，另外那人却尖声叫道：“赵倚楼，你还我丈夫命来！”

跛脚老人就是当年轻功天下无双的赵倚楼了，看来若不是脚跛了，他一定可以逃跑。赵倚楼气喘嘘嘘的，显然不是来人的对手，但轻身功夫却似比来人的高些。他一面游走闪避，一面哀声求饶，说：“蓝百合，任青云真的不是我杀的呀！你想想，我连你都打不过，怎么可能会是任青云的对手？”

蓝百合根本不听，只是狂叫着：“不是你还能是谁？”，刷刷刷三剑，赵倚楼双腿都已中剑，倒了下去，蓝百合一跃而上，正要一剑结果赵倚楼的性命，苏三却冲了上去，拦住了蓝百合，我便将赵倚楼抱起来，退到了门边。

蓝百合虽然手中有剑，但却奈何不了苏三，一来苏三轻功比她还高许多，二来她已打斗良久，体力明显有些不及了。

蓝百合怒道：“你们是谁，为什么护着赵老贼？”

苏三说：“蓝前辈，任大侠何等武功，你是知道的，可说天下以你最了解任大侠。凭赵倚楼的功夫，就是暗算，也绝对杀不了任大侠的。前辈能不

能先住手，双方把话说清楚，岂不是好？”

他们在打架，我问赵倚楼：“任大侠是不是你杀的？”

赵倚楼苦笑连天地说：“我？怎么可能？”

我确实认为赵倚楼不可能杀任青云，虽然我也知道，有时候越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反而发生了，我也还是相信赵倚楼不是凶手。

阮郎笑道：“你怎能凭一面之辞，就相信了他呢？”

臭嘎子道：“那我又怎能凭一面之辞相信蓝百合，或者是相信你们呢？”

我对苏三说：“苏三，你先拿住蓝前辈再说！别伤了她，咱们一定要把事情都闹个明白！”

苏三应了一声，蓝百合却突然一跺脚，身子闪进了树林中，大声叫道：“赵倚楼，老娘总有一天会杀了你的！”

我和苏三将赵倚楼抬进客栈，给他包扎伤口，赵倚楼吃了些自己的丸药，便昏昏沉沉睡了过去。

我和苏三怕蓝百合去而复返，对赵倚楼下手，只好轮流在赵倚楼房中守护。

第二天早上，赵倚楼伤势已好了许多，我们就问起了这件事的原因。

赵倚楼说：“说来话长，两位若是有兴趣听，赵某一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……”

他说：“昨晚来的那个蒙面女人，就是当年北武林第一高手任青云的妻子蓝百合，蓝百合一直都以为是我杀了她的父亲，在天山双剑峰修行的毒天师，也认为我是杀害她丈夫任青云的凶手。二十多年来，她一直在四处找我。我只有躲，躲来躲去，总也躲不开，好容易跑到华容，刚安宁了两年，她又找了来，唉……”

我问他：“那任青云是谁杀的呢？”

赵倚楼苦笑道说：“这个我也不知道。但我能肯定一点，那就是，能杀任青云的人，武功一定比我赵某人高明百倍。”

苏三问他：“可蓝百合怎么会怀疑是你呢？总不会是捕风捉影呢？”

赵倚楼叹着气，说，“这件事牵扯起来，有许多年了，这还得从毒天师的死说起。”

他说：“其实主要还是怪我赵倚楼多事，二十作年前，北武林中名头响亮的人，除了任青云夫妇外，就数石诚和阮郎两个人，这两个人生得简直就是一模一样，有人怀疑他们原来是亲生兄弟。有一天，我发现这二人居然结伴同行，向西而去，但又都躲躲藏藏的，我也分不清哪个是石诚，哪个是阮郎，但其中一个改过妆的，扮成了一个老头，我一时兴起，也想试试看他们到底能不能发现我，于是就一路跟踪了下去，倒也一直被他们发现。就这样，我跟踪他们到了塞外，可有一天早晨，我发现只有未改妆的一人还在继续西行，而改妆的那个已经不见了。我也没办法，只好跟着这个西行的人，就假定他是石诚吧。”

苏三问：“为什么不假定是阮郎呢？”

赵倚楼道：“石诚的武功比阮郎高得多。我假定他是石诚，自己就会更加小心了，……我跟踪石诚，居然一直到了天山。我本来还想，自己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，若让石诚发现了，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，就想往回走。但我这人好奇心极重，还是神差鬼使地跟了下去，一直跟到了双剑峰下。”

他接着又说：“石诚走到一个山洞前面，回头向下看了看，我当时藏身在一个大冰柱后面，他没有发觉。我再抬头看时，见他正在那洞口的石门上敲着，一共敲了三下。过了不一会儿，石门开了，出来一个小道童，问石诚是干什么的，石诚说：“我叫石诚，绥远人，久闻令师‘毒天师’的大名，不远万里，特来拜访！”

“小道童说毒天师正在坐关，估计一年半载也不会破关出门，请石诚过些时候再去。石诚又说了半晌，小道童就是不答应。石诚也没强要进去，转身走开，我看见那小道童关上了石门。

苏三又问：“石诚没进去？”

赵倚楼说：“是的，他没进去。我见当时天色已近黄昏，便准备下山去了，突然听见不远处有轻微的脚步声，又连忙隐蔽好。过了好半天，那人才闪到了一根冰柱后面，正巧在我前面，他的一举一动，我都看得清清楚楚，我认出他就是石诚。石诚去而复返，显然是不怀好意。

“我耐心屏住呼吸，抑住心跳，生怕被他发觉了。等了约摸半柱香工夫，才见石诚一跃而起，到了石洞门前，也和刚才一样敲了三下门。又是那小道童开了门，只问了一个字。

‘你……’，便没了声息，石诚扶着他的身子，轻轻放倒在雪地上，闪身进了石洞。

“我当时吓得直哆嗦，拚命咬紧了牙关，才没有发出响声，片刻之后，洞中发出了惊天动地的惨叫打斗之声，我知道一定是石诚跟毒天师交上手了，但我根本不敢上前去。

“洞中很快恢复了平静，石诚却过了好一会儿才出来，低声冷笑了几声，一脚将那个小道童踢飞了起来，然后又向下望了望，飞快地下山去了。我本来还想走进洞里，看个究竟，但实在是太害怕了，跳起身，不要命地跑了。

“我几乎是马不停蹄地赶到了辽东，找到了任青云，任青云夫妇马上就带了我去找石诚算帐。”

赵倚楼所讲的后来发生的事情，和阮郎讲的基本上差不多。只是有一点，赵倚楼说，后来的那个少年根本就不是什么小道童，小道童已被石诚打死了。但因为石诚一直不肯承认自己是凶手，那少年又指着赵倚楼骂凶手，当然任青云和蓝百合要信以为真了，赵倚楼因一时说不清楚，而又害怕任青云夫妇杀他，便只好逃跑。

阮郎笑道：“你的故事讲完了？”

臭嘎子道：“还没有，但我不想讲了，下面的故事，也许该石庄主讲讲了！”

石不语很平静地微笑着，怡然道：“我没有什么好讲的，该讲的，你们都已讲过了。只是有一点我需重郑重声明，那就是——杀死毒天师的人不是我。”

臭嘎子点点头：“这个我也相信。毒天师是死是活，还很难说，因为赵倚楼胆子太小，没敢入洞看看。”

石不语赞许地道：“孺子可教！那么，依你看，毒天师是何人所杀呢？”

臭嘎子慢吞吞地道：“只有一个人是凶手，就是阮郎阮天台。”

石不语看看阮郎，阮郎看看石不语，两人哈哈大笑起来。

臭嘎子冷笑道：“这并不可笑，一点都不可笑！既然都知道‘石诚阮郎，一模一样’，那么，赵倚楼说的那个凶手，不是石诚的话，自然只可能是阮

郎。”

阮郎笑道：“可惜，我那段时间的确一直在家呆着，哪儿也没去。很多人都可以作证呀！”

“没有人可以作证，”臭嘎子严肃地道：“再说，找人作证是很简单的，还有一种可能……”

石不语道：“什么可能？”

臭嘎子道：“你们两人是合伙儿干的。”

石不语和阮郎又都哈哈大笑起来。石不语笑道：“臭嘎子，你小子真可说是天字第一号的自作聪明之人！”

臭嘎子也大笑起来，道：“我这可不是自作聪明！我有足够多的证据，证明你们两个人是合伙儿的！”

阮郎笑道：“你有什么证据，说出来让我们乐一乐，也好多吃几杯酒。”

臭嘎子道：“第一个证据是，赵倚楼后来曾重上双剑峰一次，他有一个惊人的发现，那就是——毒天师并没有死！”

石不语和阮郎的笑声停了下来。他们都满有兴趣地看着臭嘎子在那儿一本正经地指手划脚，就好象关公看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兵舞大刀似的。

臭嘎子不管这些，还在慷慨陈词：“而且，毒天师还能用左手写字，当赵倚楼问他凶手是谁时，毒天师写了一行字，描述凶手的容貌，他描述的人，就是你们！”

“荒唐！”石不语笑了。

“无稽！”阮郎也评了一句。

臭嘎子不理他们，继续道：“赵倚楼还发现，蓝百合和任青云生有一个女儿，名叫任莲，当时恰好任莲下山买东西，两人没照面，我可以肯定，任莲是受了毒天师和蓝百合的指使要杀石庄主的。至于赵倚楼么，由于他和毒天师已朝过相，自然可以洗脱罪名。你们两人，还有什么可说的么？”

石不语拈须微笑，道：“你方才所言，全是捕风捉影，当不得真。若是赵倚楼已洗脱罪名，蓝百合干吗还要去杀他？”

臭嘎子冷笑道：“赵倚楼虽不是杀毒天师的凶手，但有可能蓝百合认为他杀了任青云，这是两码事，你不要硬往一起扯！”

石不语道：“你知不知道杀任青云的是什么人？”

臭嘎子道：“绝对不会是你们！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因为任青云虽然要杀赵倚楼，也同样怀疑你们，你们绝对近不了他的身，即便你们用下毒的手段，也无济于事，因为蓝百合是用毒的大行家，比你们强得多，所以，我想杀任青云的人，一定是他比较相信的人，而最有可能的人，当然是你们的同谋之一——也就是那个后来出现的假扮的小道童！”

石不语点头：“不错，你看来并不笨啊！不过，你知不知道，那个少年现在在什么地方？”

臭嘎子一怔：“不知道。”

石不语欢声大笑起来：“叔牙！”

乔叔牙微笑着应声而出，臭嘎子恍然大悟：“你就是那个少年？”

乔叔牙傲然点点头：“一点不错！”

臭嘎子忍不住打了个寒噤。

谁能料到，叱咤风云的第一高手任青云，居然会死于一个才十四、五

岁的少年之手呢？

第 11 章 乔叔牙的荣勋

“如果我不是亲耳所闻，打死我我也不敢相信，”臭嘎子喃喃自语，不住摇头叹气。

石不语含笑道：“叔牙，你也过来，一起饮上几盅，顺便给臭嘎子讲一讲你是怎么成功的。”

乔叔牙恭声道：“多谢师父！”走到桌边，斜签着在一个锦墩上坐下了。

臭嘎子奇问道：“乔叔牙，任青云的武功比你现在如何？”

乔叔牙想了想，摇头道：“我现在的真实功夫也还是不及他当年的盖世神功。”

臭嘎子无限神往地道：“我真想象不出任青云的武功高到什么程度。那么威风凛凛，不可一世的大人物，却死在你手下，真是邪门之极！想必你是用了什么卑鄙无耻的手段，对不对？”

乔叔牙冷静地道：“江湖上的事情，只有靠拚命来解决，打斗起来，你死我活，结果不都一样么？又何分什么光明正大、什么卑鄙无耻呢？”

臭嘎子似乎很天真地问道：“那么，你又是怎样骗得任青云失去了戒备呢？”

阮郎笑道：“叔牙，你不妨讲一讲当时的情影，让臭嘎子在死前能长点见识。古人说得好，‘朝闻道，夕死可矣’，你又何苦让臭嘎子遗憾呢？”

乔叔牙平静地道：“说来也并不稀罕，我用的方法也很一般。左兄你也知道，任青云和蓝百合有一个女儿叫任莲，小时候名字叫莲心。我杀任青云的时候，任莲心只有八岁多一点。……”臭嘎子恍然大悟似地拍拍脑袋：“啊——我明白了！你是不是先捉住了那个小丫头，然后迫任青云弃剑，然后你就杀死了任青云对不对？好心计，果然好心计！”

乔叔牙冷笑道：“你少自作聪明！你说的办法，实际上狗屁用都没有！即使任青云弃剑，我也杀不了他。我用任莲心的性命想胁，他或许会弃剑，但绝对不会自杀，也不可能让我得手，你这种方法只有白痴蠢猪才会想得出来，当时我连往这方面想都没有！”

臭嘎子很惭愧似地道：“不错，在害人方面，我的确是头蠢猪！那么，乔大使用的方法一定十分十分巧妙了，是吧？”

乔叔牙冷冷道：“是的，我用的方法不能算笨。我在探知了任青云后来的住址后，便请了几个小男孩，在和任莲心一起玩耍时，狠狠揍她一顿。然后，我装着义愤填膺的样子冲过去，将那群小孩打跑，救了任莲心。”

臭嘎子叹了口气，脱口而出：“打狗！”

乔叔牙一怔：“打狗？”

臭嘎子“啊啊”两声，忙道：“没什么没什么，你接着往下说！我已经听出点眉目来了，果然是技高一筹，不同凡响，佩服啊佩服！”

乔叔牙道：“我领着任莲心去了任青云家里。任青云和蓝百合虽然对我不屑一顾，但看在我救了他们女儿的份上，还是收留了我。”

臭嘎子又念了三个字：“小乞丐！”

乔叔牙横了他一眼，道：“不错，我是扮成了一个小乞丐。我原先虽也同任青云夫妇朝过相，但贵人多忘事，他们早已将我忘了。任莲心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小丫头，只知道我救了她，是天大的英雄，便成日不离开我，上哪儿也都得由我领着才肯去。就这样，我渐渐取得了蓝百合的信任，任青云对我也不十分冷淡了。”

臭嘎子又叹气：“老子这辈子看来是休想有你那么歹毒的心肠了！”

乔叔牙被他几次三番的讽刺挖苦激怒了，但也只是冷冷一哼，又道：“我一直等了六个月时间，才等到了一个绝好的机会。”

臭嘎子截口道：“你是从前面出手，还是从后面出手的？”

乔叔牙微微一怔，答道：“当然是前面。从任青云背后下手，无异于自取灭亡。”

臭嘎子就象碰到多年老友那样亲热、那样兴奋地点头道：“对对对！高手的警惕性一般都很高，对有人在自己背后捣鬼，总是十分警觉的，正当面玩花招，有时反倒容易些。乔大侠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“哼！……那天正巧蓝百合出门去了，任莲心玩累了，在我怀里睡着了，我便抽出藏在附近隐秘处的一把短剑，置于任莲心身下，自己抱着她，回任莲心的家。果然，任青云一见，便笑道：‘这个懒丫头！小乔，你也累了，给我吧！’说完便伸手来接任莲心，我就笑咪咪地将任莲心送了过去，短剑也同时刺出。”

臭嘎子一本正经地道：“我简直对你的聪明才智佩服得五体投地！”

乔叔牙咬咬牙，没理他，“任青云双手接实任莲心的身子时，我的短剑也扎入他的腹中大穴。其时正是七月天，衣裳很少，扎人很容易。我见自己已经得手，马上向后跳开，任青云大叫了一声，……”

臭嘎子道：“他出手了？”

“没有。如果他出手的话，我乔叔牙早已死了。”

“他怎么不出手呢？”

“他当时无法出手，因为任莲心正在他手中，他若出手，势必伤及他的爱女，……”

臭嘎子猛一拍桌子，大声叫道：“乔叔牙，你真聪明！”

乔叔牙笑道：“聪明的不是乔叔牙，是我师父和阮师叔。我不过是按计行事而已。”

“然后呢？任青云就死了，你就跑了，对不对？”臭嘎子刨根问底的劲头又上来了。

乔叔牙道：“不跑还留在那里干什么？如果蓝百合在场，我一定活不了的。……我的故事也讲完了。”

阮郎鼓掌大笑起来：“讲得好，讲得好！老夫听了哈哈笑。臭嘎子，你现在该明白了吧？好了，你的第一个和第二个愿望，我们都已替你办好了。你快说说，你的第三个愿望是什么？”

臭嘎子叹气叹得有滋有味的：“说句心里话，我原来心里虽同情任莲，但也有点恨她，因为她给我体内下了毒，让我到这里来送死。现在我才发现，我对自己来到这里一点都不后悔了，真的！”

石不语很谦虚的道：“其实你也不必太夸奖我们。我们几个老家伙不过是让你稍稍多明白了一点做人的道理而已。除此之外，我们也没为你干过什

么。”

臭嘎子道：“我是多懂了些做人的道理，但很可惜，不是做好人的道理！”

阮郎大笑起来：“好人坏人，本来就没什么明确的界限。你小子听了这许多故事，怎么还是不明白？”

臭嘎子跳了起来：“老子听了这半天故事，终于想好第三个愿望该是什么了。在下斗胆请求和石庄主比试一场！”

石不语笑咪咪地道：“你必输无疑，又何必比试呢？”

臭嘎子板着脸道：“瓦罐不离井边破，将军难免阵上亡！我臭嘎子若死在搏斗之，可说是死得其所，也不枉做了一生江湖人！”

石不语沉吟半晌，才苦笑道：“好吧！话已出口，我也不好反悔，我决定满足你的第三个愿望，我接受你的挑战！”

第 12 章 毒天师之毒

石不语微笑兀立，洒脱祥和；臭嘎子杀气腾腾，虎视眈眈。仅从气质上说，臭嘎子就差得太远了。

战场还是在观棋亭外，阮郎怡然自得地坐在亭中，乔叔牙木然垂手而立。

“臭嘎子，你可真糊涂！你也不想想，你这是给谁卖命？”阮郎不住摇头微笑。

“我谁也不为！”臭嘎子又犯起了嘎脾气，硬梆梆地顶了回去。

阮郎道：“任莲于你有仇，老石却对你有恩，轻罗小扇的毒性已经解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

臭嘎子怔住了：“为什么要给我解毒？”

石不语道：“老夫很欣赏你，不愿你年纪轻轻就死了，所以，老夫给你解毒，想和你交个朋友，怎么样？”

臭嘎子更吃惊了：“交朋友？”

阮郎笑道：“一点不错！从此之后，咱们就是朋友了，你现在若要走，我和老石决不阻拦，送你出门。你若要留下来，咱们天天陪你喝酒。”

臭嘎子仍是大惑不解：“可到底是为什么呢？我不明白，不明白……”

石不语微笑道：“如果你还想玩几手的话，也不妨玩玩，老夫绝不会为难你的。”

臭嘎子不住嘟囔：“怪事，怪事，……”

蓦地，一个冷脆如冰的声音响了起来：

“这件事情并不奇怪！如果你想知道真相的话，我可以告诉你！”

臭嘎子惊得一抬头：“任莲？”

果然是任莲，风姿绰约的任莲。

任莲身边，还立着一个目光阴冷怨毒的老妇，黑衣蒙面，宛如厉鬼。

另有四名精壮的大汉，抬着一个担架，上面坐着一个神情木然的灰衣老道。

石不语和阮郎的脸色刹那间变白了。

“毒天师！”阮郎轻呼出声。

石不语忍不住朝亭角的那只金铃望了一眼。

任莲冷冰冰地道：“金铃没有响，你是不是很奇怪？”

石不语的脸色很快又恢复了正常，他泰然自若地道：“老夫并不感到奇怪，如果精擅用毒的毒天师还做不到这一点的话，老夫反倒要奇怪了。”

担架上的老道动了一下，蒙面老妇连忙伏下身去，听了半晌，抬头厉声道：“我爹说，你们都已中了他老人家的奇毒，还是乖乖投降的好，否则，杀无赦！”

石不语笑咪咪地看看阮郎，阮郎也笑嘻嘻地道：“毒天师，你的无形无影无色无味的‘四无之毒’的确十分厉害，我和石诚都已中毒了，你们上来动手吧！”

他二人的神情，绝对不象是已中毒的人该有的。

石不语拈须笑道：“蓝百合，你好啊？好多年没见了，是不是？”

蒙面老妇自然就是蓝百合：“石不语，现在且由你狂妄，反正以后你们不会再有机会说话了！”

“好说，好说！”石不语点点头，走到观棋亭中，在阮郎对面好整以暇地坐了下来，道：“老阮，看来咱俩还有时间手谈一局？”

“有一句话说得很对：‘虎死雄风在’，咱俩虽已中了毒，但她们也还是不敢过来动手！”

阮郎笑嘻嘻地拿过白子，道：“今儿我想下白棋。”

石不语苦笑道：“那我也只好下黑棋了。……其实她们也很不聪明，此时杀了我们，机会最佳，再过片刻，我二人毒性一解，就只有咱们杀他们的份儿了！”

臭嘎子左看看，左看看，觉得自己像个大傻瓜似地站在这里，实在有点不够谐调。

这里的双方，彼此都有深仇大恨，只有臭嘎子是局外人，到现在为止，他自以为明白了的东西，又都糊涂了。

石不语看看臭嘎子，目光慈和：“臭嘎子，如果你没有什么急着要干的事情，就可以离开此地了，上次的‘轻罗小扇’之毒，老夫已给你解了，解药就放在你喝的第三杯葡萄美酒里，至于这次的‘四无’之毒，老夫尚无灵药可解。你可以向她们索要解药。”

臭嘎子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不错，我是该走了！”转向任莲，冷冷道：“任姑娘，你给不给我解药？”

任莲冷傲地斜睨着他，道：“你以为我会给你么？”

臭嘎子火又冲上来了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凡是在这里的人，都得去死！你自然也不该例外！”任莲的眼角泛起了冷酷的皱纹。

“如果我现在就要走呢？”臭嘎子叫了起来。“你走不了的！”任莲又阴又冷地道：“现在，谁也救不了你了！”

蓝百合厉声道：“臭嘎子，上次若不是你跟苏三坏事，老身早已将赵倚楼斩于剑下了！”

你为虎作伥，死到临头了！”

臭嘎子摇头叹道：“我发现，你们一个一个都有毛病，你们总是高看自

己而小看别人，比如说，我臭嘎子现在不管中没中毒，仍然是一个生力军，尚可一战，可你们居然就已经把老子当成死人了！本来老子是决定两不相助的，现在你们既然已经将我迫到死地，老子也就只好置之死地而后生了！”

阮郎赞道：“臭嘎子，好汉子！”

任莲鄙夷地道：“他算什么好汉子！臭嘎子，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一边呆着，到我们解决了仇人性命，或许我善心大发，留你一条小命，也未可知！”

臭嘎子仰天打了一个哈哈：“你们大概还不知道，我叫臭嘎子，当然是有些臭习惯、嘎脾气的，老子向来是明知打不过，也要斗三合！任莲，你出手好了，老子在倒地之前，也要先让你跌个狗吃屎！老子就是死了，也要残了你！”

他后退一步，右手猛地一振，已将金花鞭抽出：“任莲，你再不动手，老子要先揍你了！”

任莲俏立风中，宛如仙子一般高傲：“臭嘎子，你还是先运运内息吧，若是你自认内力充沛，只管下手好了。”

臭嘎子一运内力，突觉腹中心口一阵绞痛，忍不住吐出一口鲜血，脸色顿时惨白。

任莲没有骗他，他确已中毒，现在连一个丝毫不会武功的人也打不过了。

石不语叹了口气：“任莲，你给他解药，放他走吧！咱们双方的事情，何苦将他卷进来呢？你放心，我和阮郎确已没半分内息，早已坐在这里等死了。”

任莲摇头：“不行！也许原来我还想饶了他，你这一求情，我便不答应了！臭嘎子，你要知道，是石不语这句话害死你的！”

一直没有说话的乔叔牙开口了：“任姑娘，请你放了左少侠。”

任莲怨毒的目光顿时转向了乔叔牙：“姓乔的，你也会有今天啊！当年你是怎样骗了我和我爹？你自己死到临头，反倒替别人求起情来！哈哈，真是好笑！”

乔叔牙冷冷喝道：“任莲，放了他！”

任莲尖叫起来：“乔叔牙，我要千刀万剐你！”

石不语笑道：“叔牙，别说了。咱师徒三人能死在一起，也算是莫大的幸事！你何不走近些，看看我和你阮师叔下的这局棋呢？”

阮郎也对臭嘎子笑道：“你要是不嫌我们罪大恶极，何不也来看棋？”

臭嘎子简直不明白，石不语和阮郎为什么还能镇定自若，谈笑风生。

难道他们不知道，这已是一局任莲赢定了的棋么？

臭嘎子想起“观棋不语”这四个字，忍不住苦笑了下。自己现在真成了一个观棋之人，而且很快就要永远“不语”了！

毒天师面上突然现出急迫的神情，左手也动了好几下，蓝百合急忙弯下腰去，毒天师打了几个手势，任莲的脸色马上变了，纤腰一拧，闪电一般掠向观棋亭。

一阵轰隆隆的大响，灰尘飞场，只听得尘土中石不语在郎声大笑：“毒天师，你们又失算了！”

尘土散尽，臭嘎子惊讶地发现，观棋亭已经不见了，地上有一个极大的深坑，坑里还有深蓝色的琉璃瓦在闪光。

很显然，石不语和阮郎、乔叔牙因为已经中毒，便引发了亭中的机关，

便整个亭子陷入了地下，他们可以从地道里脱身，摆脱来自毒天师和任莲的报复。

任莲优美的身形伫立在大坑边，已变得十分僵硬。

臭嘎子有些为任莲伤心起来了。她为了报父仇，一直忍了三十年，这时本已得手，却让凶手跑了。

臭嘎子对石不语三人的脱险，说不出是感到喜悦、轻松，还是怨恨、惆怅。

三个正凶一逃，任莲等人的怒火自然都会冲着臭嘎子一人来了，而现在的臭嘎子，又只有等死的份儿。

臭嘎子觉得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了，眼前一黑，仰天摔倒。他想再爬起来，挣了几挣，却引发了毒性，浑身都抽搐起来。

毒天师的毒，果然名不虚传。

任莲倏地回身，叱道：“阿大阿二，到外面去通知手下兄弟，仔细将方圆二十里内的每一寸地皮都给我搜到，一定要找到这三个王八蛋！记住，告诉兄弟们，三个王八蛋已经没有内力了，碰到之后，立即杀掉，提头来见我！不必先禀报！”

两个抬担架的大汉将担架杠交给另两个人，飞也似地跑开了，轻功居然很高明。

臭嘎子明白了，被任莲迷住的那些高手们并没有被她杀死，而是当了她的奴才。

任莲从一开始就在骗他，而且越骗越成功。

臭嘎子正是任莲要物色的人选。用臭嘎子这种人去杀石诚，自然会让石诚喜欢的。而石诚和阮郎一旦开始向臭嘎子解释事情的本末，任莲便可以通过自己在山庄里的内应杀进庄中，用毒药对付那些敢于反抗的人，不声不响地控制大局。

因为任莲已经算定了，臭嘎子的三个愿望中，必定有一个是要求解释真相。臭嘎子这种人喜欢刨根问底，而且很不甘心做个糊涂鬼。

应该说，这次任莲已经大获成功，她攻破了观棋山庄，即便让石不语三人逃走，他们也活不了多久的，因为他们没有解药。

倒霉的人只有一个，就是臭嘎子。

臭嘎子此刻惟一一点可以自慰的是，他把野丫头打发走了，这就等于是救了野丫头一条性命。臭嘎子临死还办了件好事，善莫大焉！

臭嘎子想起野丫头，心里就有些酸酸的。

“不知道野丫头听到我的死讯，会不会伤心，……她一定会的！……老子这次若能活着出去，一定去找她！”

臭嘎子虽然灰心，但并没有完全绝望，他还要找机会活命。

混混们绝对不愿意死得糊里糊涂。

如果现在臭嘎子死了，也绝对不会变成个明白鬼，他发现自己心中还有许多疑团没有解开——任莲的内应是谁？

三年前蓝百合为什么还认为赵倚楼是凶手？

石不语能算出自己要来，为什么算不出任莲要偷袭？

等等，等等。

第 13 章 谁是内应

任莲转向臭嘎子，冷傲地道：“现在我可以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。”

臭嘎子摇头：“从我长大成人后，就已决定，绝不再接受别人的施舍。”

“难道你不想活着吗？”

“象他们那样活着的话，我并不想。”臭嘎子笑着，指指那两个抬担架的大汉。

两个大汉的脸色顿时变了。

任莲冷笑道：“那也好，看在你为我出过力的份儿上，我马上就送你上西天，免得再受毒发之苦！”

毒天师又动了一下，蓝百合叫道：“莲心，回来！”

任莲冷冷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你外公叫你不要杀他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毒天师又打了几个手势，蓝百合道：“你外公说，石不语和阮郎、乔叔牙他们未必就没有办法解毒，他们都修习过《太清秘笈》上的玄功，其中就有解毒心诀，四无之毒未必能难倒他们。你外公估计，他们在十二个时辰之内，或许会恢复功力。所以我们要在十二个时辰里，将观棋山庄搜遍，找出秘笈，如果找不到的话，咱们得马上退出，再等时机！”

任莲不悦地道：“外公，娘，你们想想，石不语会那么傻，把秘笈放在咱们能找到的地方吗？他们现已遁入地下，说明下面有密室地道，石不语一定将秘笈藏在那里了。依我说，咱们将观棋山庄烧成白地，将庄中所有人杀净，石不语就是活着，也成了孤魂野鬼！”

毒天师不动了，似乎已承认任莲说得很对。

一个娇美可人，甜净俏丽的少妇袅娜婷婷地走了过来，面上泛着颇为得意的微笑。

臭嘎子虽已死到临头了，也还是忍不住赞了一声：“好漂亮的女人！”

“婢子温九娘，见过太老爷、夫人、小姐！”少妇走到任莲面前，款款拜倒。

任莲冷冷道：“温九娘，你听见没有，刚才有人夸你生得漂亮。你回头看一看，那人现在正倒在地上不能动，但他却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，姓左名右军，匪号臭嘎子，嘴臭，脾气嘎！”

谁也不知道她说的这些话的真实含义是什么，但温九娘却忍不住花容失色。

任莲道：“他说你很漂亮，大约是看上你了。今天我就作主，将你许配给他！”

温九娘面色惨白，颤声道：“小姐，请小姐千万从轻发落，……”一面哀求，一面磕头。

任莲冷笑。

臭嘎子火了：“温九娘，难道你嫁给老子，还要屈了你不成？”

温九娘抖得更伤害了，泣道：“左英雄，左大侠，请你……求求你别再说这种话了！小姐，小姐会……会……”

任莲道：“不错。我看你们俩一对英雄美人，挺般配的，就到阴曹地府去做对快乐夫妻吧！”

臭嘎子想爬想来，可办不到，只好躺在地上干瞪眼：“任莲，你这老贱人，快把老子杀了！”

温九娘不住地哀声道：“小姐，求求小姐，饶了婢子吧？……婢子没有功劳，总有苦劳，没有苦劳，总有……”

任莲叱道：“说得好！我把你安置到石不语身边，不是让你成天在他床上‘苦劳’加‘疲劳’的！我让你把观棋山庄的所有机关的图纸都弄到手，结果呢？结果你连观棋亭藏有机关都不知道！”

温九娘语不成声：“小姐请……请息怒，石……石老贼太小心，根本没……没说过……说过亭子……”

臭嘎子恍然大悟：“哈，原来你是任莲派来的奸细！现在老贱人要杀你了，哈哈！”

任莲狂笑起来：“臭嘎子，你再出言不逊，我也不必杀你，只将你阉了，让你不男不女的，看你还敢不敢胡说八道！”

臭嘎子连忙闭嘴，任莲这一招十分有效，对于臭嘎子来说，被阉了真还不如死了好。

任莲笑声不停：“温九娘，你不是口口声声地说，石不语对你十分信任么？他不是什么机密大事都和你商量么？”

温九娘只有磕头的份儿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

“难道凭你的美色，你的颠倒众生的本领还不足以使石不语把观棋亭的秘密告诉你么？”

温九娘的额际已经磕破了，渗出了鲜血。

任莲的笑声突然间停止，她森然瞪着温九娘，慢吞吞地道：“或者说，你并没有尽心尽力地为我服务了？”

臭嘎子不禁哆嗦起来，想不哆嗦都不行，他发现任莲的神智已很有点不正常，差不多快疯了。

毒天师又急促地打起手势来，蓝百合厉声道：“莲心过来，你外公有话跟你说！”

任莲哼了一声，极不情愿地走了过去，毒天师不住地打手势，蓝百合连连点点，任莲却沉着脸，一声不吭。

最后，毒天师似乎发怒了，任莲才勉强点点头，回过头对已然回来的阿大阿二叫道：“先去把臭嘎子和温九娘的哑穴点了，再给他们服下解药！”

一只粉红色的小瓶扔到了阿大的怀里。

阿大拿着药瓶，朝臭嘎子走了几步，倏地一个转身，迅捷无比地向树林中冲去。

看来这些大汉们都是迫于任莲的淫威和毒药才俯首贴耳的，平日里也受够了毒药之苦。

今日解药在手，自然要不顾一切地逃走了。

任莲冷冷道：“阿大，这是‘四无’之毒的解药，解不了你中的‘轻罗小扇’之毒！”

已跑出很远的阿大突然僵住。任莲又轻笑道：“好了，你回来吧！我不杀你！”

阿大迟疑了半晌，才缓缓转身走了回来，向臭嘎子和温九娘走了过去。

臭嘎子颇为同情地看着阿大，对任莲道：“任莲，看来你并没有完全征服了你的奴仆们，一旦有机会，他们会群起反抗的！”

任莲冷笑道：“那他们将发现，只有一条死路可走！”

蓦地，阿大一声怒吼：“上！”

两个抬担架的大汉将毒道人往地上一扔，双双扑向蓝百合，阿大和阿二则四掌齐出，闪电般攻向任莲。

这完全出乎任莲的意料，她没想到，这些人终究也会有连命都不要的一天。

阿大、阿二的手掌还没攻到，便已停住，悬空的身子重重摔落下来，另外两个大汉和蓝百合仍打得十分激烈，任莲赶上，叱道：“找死！”双手连场，那两个大汉也都僵住，倒在地上。

任莲一回头，见臭嘎子怒气冲冲地瞪着自己，便笑道：“怎么样？背叛我的人，自然只有死路一条！”

臭嘎子吼道：“这不过是刚开头！任莲，以后的反抗会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厉害！”

任莲道：“这些奴才造反也反不出什么来！凭他们的武功，就是没中毒，也不会是我的对手！”

蓝百合惊叫起来：“快来，你外公，他……他好象……好象不行了！”

任莲目光一颤，默默走了过去。

毒天师已经奄奄一息了。

他本就是个油尽灯枯的老人，只是因为一心想赶在闭目前看到石不语三人死去，才让人将他抬了来，但石不语三人偏偏又逃脱了，毒天师急怒攻心，又兼两大汉将他重重地摔到了地下，自然已经不行了。

蓝百合不住低泣，任莲却一滴眼泪也没流她只是默默地看着毒天师慢慢死去，面上连一点表情也没有。

蓝百合伤心欲绝地道：“莲心，他毕竟……毕竟是你外公，你竟然……一点都不……不伤心么？”

任莲冷冷道：“娘，我当然伤心！但我们女人，眼泪越多，越会被人欺侮！哀悼外公的最好办法就是杀了石不语、杀了阮郎、杀了乔叔牙！哭？有什么用？”

臭嘎子不得不承认，任莲虽然凶残淫毒，但也还有其可敬的地方。

他不由想起庭院里那个文静甜美的女人任莲，想起她的过去，想起她的现在，他实在无法理解，人怎么能活这么长时间。

臭嘎子转过头，却发现温九娘正怯生生地偷看他，不由冲她咧嘴一笑，温九娘红了脸，转过了眼睛。

臭嘎子惊讶地发现，自己现在居然还能笑！而温九娘居然还能偷看男人！还能红脸！

臭嘎子还发现，自己在今天一天中领略的东西，和以前十几年知道的差不多一样多。

任莲不再理会仍在哭泣的母亲，转身拾起阿大身边的药瓶，冷冷道：“臭嘎子，温九娘，这是解药，每人服下三粒，就没事了。”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不过，这并不是我的施舍，我只不过是完成我外公的最后一个心愿。”

臭嘎子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我知道！我会深深地感激毒天师，但不感激你！”

任莲深深望着臭嘎子，半晌才轻轻呼了口气，移开眼睛，有些疲惫地

道：“你知道这一点，我很高兴。……服了解药后，你们就可以离开了，但我有一点要求，想来你们不会不答应的！”

温九娘泣道：“婢子万万不敢！”

臭嘎子认真地道：“任莲，我这人喜欢把丑话说在前头。如果你的要求不太过份的话，我可以接受，要不你还是杀了我好！”

任莲没有生气，口气也很温和：“我知道你的臭脾气！这个要求根本就不是过份，只希望你们不要将这里发生的一切泄漏出去。若是谁敢泄漏了一个字……”

臭嘎子忙点头：“我答应！”

任莲将药瓶扔给了温九娘，叹道：“温九娘，你跟左右军走吧！你找到他这样的男人，实在是你的福气。他是个好人，绝不会亏待你的！”

温九娘又磕了三个头，才拾起药瓶，取出药丸，递了三粒给臭嘎子，自己也服了三粒。

解药很灵。臭嘎子马上觉得内息通畅了，温九娘的面色也润红起来了，只是她额角上还沾着灰土血迹，污杂不堪。

任莲突然沉下脸，冷冷道：“现在你们可以走了！否则，我主意一改，也许你们想走也走不了了！”

臭嘎子站起来，深深一揖：“任姑娘，左某人告辞了！”

任莲早已转过身去，根本没理会他。

臭嘎子又道：“如果任姑娘还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，我一定尽力帮忙！”

任莲不耐烦了：“快走！你这人怎么也变得婆婆妈妈的了！”

温九娘怯生生地拉住了臭嘎子的手，示意他赶紧走开。臭嘎子又拱了拱手，才叹了口气，和温九娘转身缓缓走开了。

臭嘎子实在说不出来自己现在是怎样一种心情。

他原本是心甘情愿地拍着胸脯要帮任莲杀石不语的，后来却又觉得被毒药迫着去杀人实在有点窝火，而且任莲胡乱杀人，迫人为奴，实在做得有点过了。

待他见到石不语和阮郎后，虽然弄明白了他们就是凶手，但他们却对自己有恩。他们不仅同意放了野丫头，还给自己解了毒。

他已不愿帮任莲去杀石不语，但也不愿帮石不语的忙。

任莲不过是利用他去陷害石不语，任莲并没有把他和别的许多人的性命放在心上。

石不语和阮郎并不是好人，他们只不过是彬彬有礼、仙风道骨的坏人。

臭嘎子还是希望任莲能获胜，但也不是很想看见石不语他们死。

他曾经在任莲的怀抱里度过了三天销魂时光，他当然更不希望看见任莲死。

不管你对一个女人的所作所为有什么看法，只要你和她发生过肉体上的关系，你就不会去杀死她，也不希望她被人杀死。

你和她之间，就有了一个系得很死的情结，永远解不开的情结。

除非你是一个丧心病狂的人！

臭嘎子自认绝对不是一个丧心病狂的人。可别的人呢？

臭嘎子不知道。

第 14 章 来自地狱的声音

臭嘎子和温九娘走出不到四十丈，忽然听到了一种沉闷的声音：

“任莲，老夫石不语！”

“老夫阮郎！”

声音很怪，怪得让臭嘎子浑身直起鸡皮疙瘩，温九娘则吓得不住哆嗦，紧紧抱住了臭嘎子的手。

没有知道这声音是从哪里响起来的，仿佛是天上，也好象就在耳边。

任莲的尖叫声也传了过来：“石不语——阮郎——乔叔牙——，你们快出来！”

凄厉而尖锐的叫声混杂在那怪声沉闷的回音中，显得十分可怕，要不是现在是白天，臭嘎子真要以为自己碰上鬼了。

怪声又响了起来：

“任莲，老夫三人的毒性均已解了，你的计谋失败了！哈哈哈哈——”“你们出来，出来！”

任莲的声音如铁皮刮地一般难听。

臭嘎子心中大震：“坏了，她真的要气疯了！”

温九娘：“唔”了一声，颤抖着偎近他，脑袋扎进了他怀里：“我好怕，好怕……”

的确，臭嘎子也很害怕，而处在恐惧之中的男女，总会互相寻求依靠，臭嘎子不由一伸手，拥紧了温九娘，低声道：“九娘不怕，九娘不怕！咱们过去瞧瞧才好！”

温九娘一把抱紧他，颤声道：“不……不……求求你，别过去，千万别过去，我怕……”

我怕，快……快离开……”

臭嘎子柔声道：“那你呆在这里，我去看看出什么事了……”

温九娘只是死死缠住他，浑身乱抖，臭嘎子一时还真没办法。

任莲疯狂地大叫道：“石诚，你出来，我要杀了你——！”

石不语的声音笑道：“任莲，你没想到，老夫还有这一招罢？老夫现就你脚下的地下宫殿里，再过两个时辰，老夫神功一回复，你就死定了！”

阮郎的声音也飘了出来：“你现在还是赶紧逃跑吧！”

石不语接着又道：“任莲，你还呆在那里现什么眼？你放心，我抓住你之后，一定先把你玩个够，再一刀一刀把你切碎！”

温九娘惊呼一声，似已晕倒，臭嘎子拼命想掰开她的手指，费了好大劲儿才脱开身，将温九娘轻轻放在地上，拔脚就往任莲那儿跑，一面跑一面叫道：“任莲，小心有诈！”

然而任莲却已经狂笑着举起一把剑，跳进了坑里：“我要把你们挖——”一声巨响。

似乎整个天地都被震动了。

臭嘎子只觉一服巨大的力道撞了过来，便不知所往了。

那一声巨响，是火药爆炸的声音。

观棋亭陷下时的大坑，眼下更大更深了。大坑四周，尽是折倒的树木

和残碎的肢体。

所有在坑边的人都被炸碎了，无论活人还是死人，无一幸免。

臭嘎子迷迷糊糊醒了过来，摇摇晃晃走到坑边，只看了一眼，便忍不住呕吐起来。

简直太惨了！

臭嘎子掩面远远逃开了，又不知吐了多久，连苦胆都快吐出来了。好不容易才渐渐不犯恶心了。

而且也渐渐有点明白了。

石诚和阮郎知道任莲、蓝百合迟早会来算帐的，便留下了这最后一手。他们先陷亭进入地下，然后用言语激怒任莲，任莲在狂怒之中，必生掘地之心，那么埋在抗里的火药就会起作用。

十分精妙的计策，同样也是十分毒辣的计策！

臭嘎子想明白了，也就下定了决心，一定要杀石不语、杀阮郎、杀乔叔牙！

他明明知道自己远不是这三个人的对手，也不是下了这个决心，因为任莲死得实在太惨了。

他看见了温九娘还昏倒在地上，不由心中一动，奔了过去，将温九娘救醒了，吼道：“温九娘！”

温九娘一下睁大了眼睛，惊恐万分地道：“你……你要干……干什么？”

“我问你几个问题！”臭嘎子板着脸道：“你一定要如实回答！”

温九娘似已被吓傻了，结结巴巴地道：“什么……什么问题？”

“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任莲会被炸死，你才不敢过去？你是不是早已成了石不语对付任莲的武器？你出卖一些情报给任莲，让她相信，只要动手，就一定能成功，让任莲轻举妄动，对不对？其实你该是石不语的人对不对？”

温九娘一翻白眼，又晕了过去。

臭嘎子正气得没办法，背后有人笑道：“这个问题，老夫可以回答你。”

臭嘎子浑身一哆嗦，但没回头：“石不语？”

阮郎的声音也响了起来：“还有我！”

“你们的计谋，实在是太精妙了！”臭嘎子冷冷道：“如果任莲今天能不死，那她简直就成活神仙了！”

乔叔牙的声音冷笑道：“任莲就是真成了神仙，今日也难逃一死！”

“佩服、佩服！”臭嘎子大笑起来，转身面对着三人。

石不语微笑着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臭嘎子，我知道你心里一定在骂我们太残忍，太过狠毒了，是不是？”

臭嘎子一下止住笑，板着脸道：“你知道就好！”

阮郎微笑道：“可实际情况却是，我们若不杀她，她也会杀死我们，对吧？”

臭嘎子怔了一下，怒道：“可你们的手段也太——”石不语截口道：“我知道你还是不服气！你说我们狠毒，而实际上她们更毒，我们这不过是以毒攻毒！她们的手段毒不毒，你自己亲身经历过，‘轻罗小扇’的滋味如何，‘四无’之毒的滋味又怎样，别人不知道，你还不知道？中了毒之后，不给解药，又是怎样一种滋味？她想杀你的时候，你不是也骂过她歹毒？中毒而死和被炸身亡，结果又有什么两样？”

阮郎接着道：“你说我们手段歹毒，她们的手段又何曾光明正大过？她们不是派了温九娘来当卧底么？她们的那些手下，哪个愿意为她卖命？但她用毒控制住他们，生杀大权都由她掌握，这歹毒不歹毒？她们的目的是杀了我们，我们的目的是杀了她们！不同的是她们死了，可我们还活着！”

石不语根本不给臭嘎子开口的机会：“她们死了，我们还活道，这并不说明我们更歹毒，只是证明我们的运气好！如果温九娘连我们观棋亭的机关也透露给任莲，你想想，任莲又会怎样对待我们呢？”

臭嘎子怒吼起来：“你们别把我当傻瓜！我不傻！”

石不语笑道：“谁也没把你当成傻瓜看待！我们告诉你这些，就是因为我们认为你是个很聪明的人！”

臭嘎子平静下来了，冷笑道：“可你们确实认为我是傻瓜蛋！我就算傻到姥姥家了，却明白一点：任莲要杀你们，是为了报仇；而你杀任莲，却是罪上加罪！”

石不语耐心地道：“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们杀了任青云、残了毒天师的事发生在前，而任莲要报仇发生在后，是不是？”

“不错，”臭嘎子已经完全冷静了。

阮郎叹了口气，缓缓道：“臭嘎子，你听没听说过《太清秘笈》？”

臭嘎子一怔，道：“我今天已经听过好几次什么‘秘笈’了，却没想到会是《太清秘笈》，当年你们残了毒天师，也是为了抢他那本秘笈吗？”

阮郎又叹了口气：“不错。那次我和石诚的确是联袂西行去天山的，赵倚楼说得一点不错，石诚在明处，我改妆之后，和他在入塞后分了手，因为我们已经发现了赵倚楼在跟踪，只好分两路走。当时我们不惊动赵倚楼，是因为他轻功太好，抓也抓不住，赶也赶不开，只会引起他更大的好奇，所以我们决定不理睬他。你在喝酒时猜得不错，我和石诚是合伙儿的。门是石诚敲的，得知毒天师正在坐关、机会难得后，便匆匆离开，告诉了我，让我去杀毒天师，抢回秘笈。其实石诚自己动手也未尝不可，但他却让我动手，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”

他的眼中，竟然已蕴满了泪水，臭嘎子怔住了。

臭嘎子很清楚一点，那就是阮郎没有必要假惺惺地向自己解释什么，只要杀了自己，就什么事也没有了。

所以，臭嘎子认为，阮郎的泪水是真的，阮郎的话也是真的。任莲已经消失，阮郎已没有任何隐瞒真相的必要。

阮郎哑声道：“因为这本秘笈，原是我父亲阮曲江所有，当年的一代名侠郭镰，就是我的曾外祖，因我母亲没有兄弟姐妹，这本秘笈也就传给了我母亲，我母亲又交给了我父亲。”

郭镰的名字，臭嘎子是听说过的，他不禁已有八分信了。

“但我八岁那年三月的一天，我父亲和母亲吃着饭，突然就都倒在了地上，我吓得哭了起来。说实在话，我到现在也还很奇怪自己为什么没被毒死，如果我也死了，也许就没有这一切使你臭嘎子痛恨的事情了，可我当时确实没事，一点事情都没有！”

阮郎揩揩溢出的老泪，又道：“我正哭着，一个中年道人笑咪咪地走了进来，看见我，呆住了，说：‘咦，他妈的！这小杂种怎么没中毒？邪门，邪门！’我当时吓傻了，哭都哭不出来了。那道人也不理我，径自从我父亲怀里摸出一本古书，对我说：‘娃娃，算你命大，老子不杀你了！因为老子

平生有个规矩，一次毒不死的人，老子就不再为难了！也许这是你命不该绝。道爷我不怕人，但信天信鬼神，你能活下去，并不是道爷的恩典，你要感谢老天！’我当时也不太明白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，但拼命记住了每一个字，因为我知道，他害了我爹我娘，抢走了一本书……”

臭嘎子默默点头，却是一个字也说不出。

“那道人又说：‘你长大了，尽可来找我报仇。老子名叫蓝神驹，这是未出家时叫的，说出来很多人一定不知道。但你只要一提“毒天师”三个字，天下谁都晓得是老子！你学成武功后，可以到天山双剑峰找我，只要那时老子还没死，终究会对你有个交代的！’说完哈哈大笑出门而去。……”

阮郎又道：“我去摇爹娘的身子，拼命地哭，可他们却是一动不动，面上青绿青绿的。”

后来我便昏死过去。……”

他擦擦泪，吸吸鼻子，勉强笑了笑：“后来，石诚的父亲赶了来，将我领了回去，我和石诚从小一块儿长大的。……我的相貌和石诚的一模一样，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？实际上我和石诚原本就是孪生兄弟，只是因为我父亲阮曲江没有子女，才从石家将我过继了去。……”

石诚也已老泪纵横：“兄弟，别再说了，……”

臭嘎子惊得合不拢嘴了，半晌才苦笑道：“我早该想到这一点，我早就该想到你们两个是孪生兄弟。……你们两人彼此信任的程度，大大超乎寻常，而且你们心意相通，两个人就象是一个人似的！”

阮郎擦干泪，问道：“臭嘎子，你且说说，这又是谁先谁后呢？”

臭嘎子怔住了：“我……我说不出来！可……可这都是……都是为什么呢？”

臭嘎子回答不了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。石不语和阮郎也回答不了。

为什么江湖上有那么多凶杀？

为什么江湖上有那么多阴谋诡计？

没有人能回答。唯一可能的却又无用的答案是——因为这是江湖！

第 15 章 畸恋

温九娘嚤的一声，醒转过来。

石不语看着她，叹了口气，和颜悦色地道：“温九娘，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，现在你可以走了！”

温九娘的面色顿时又白了，因为臭嘎子已经伤心地瞪大了眼睛：“温九娘，你竟然是这么一个人！”

石不语道：“她到观棋山庄后不久，我便已知她是任莲的内应，将计就计！”

温九娘慢慢坐起，捋了捋头发，又慢慢站了起来。她的神情慢慢变得又冷又傲，声音里也充满了自尊和自傲：

“各位万安，温九娘告辞了！”

乔叔牙突然喝道：“师父，这种女人，留她不得！”

石不语叹息道：“人谁不惧死？她也是两头为难啊！叔牙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否则，臭嘎子可又要生气了！”

乔叔牙厉声道：“不能放她走！”

温九娘傲慢地笑了笑，道：“乔叔牙，你真想杀我？好，你动手吧！”

乔叔牙满脸铁青，目露凶光，缓缓迫了上去。

臭嘎子怒吼道：“乔叔牙，欺负女人算什么好汉子？要打，老子奉陪！”

乔波牙倏地抽出一把短剑，冷冷道：“师父、师叔，今日之事，万万不可泄露出去！一旦走露了消息，山庄永无宁日。”石不语望望阮郎，阮郎望望石不语，一时无语。乔叔牙的话很有道理，知道真相的人越多，他们自然也就越不安全。

别的不说，只要秘笈的事一传出去，只怕抢秘笈的人要挤破山庄，而山庄经历过今日之难后，实已无力应付了。

臭嘎子仰天一个哈哈：“石不语，你是不是已经默许乔叔牙杀我们了？”

石不语叹道：“不错。老夫虽然十分喜爱你，但还是觉得，让你死了好一点！”

臭嘎子心中豪情万丈，大叫道：“乔叔牙，我先杀你！”

金花鞭闪着灿灿的金光，青锋剑闪着荧荧的冷光。

臭嘎子和乔叔牙小心翼翼地对视着。

蓦地，乔叔牙一声大吼，短剑递出，满天剑雨，顿时将金花的光芒罩住了。

有剑的乔叔牙，自然更是骁勇无敌，臭嘎子只有连连闪避，但不多时，左臂还是中了一剑。

乔叔牙剑光一盛，干脆连温九娘也卷了进去：“你们一起上！”

臭嘎子见乔叔牙左侧微有破绽，便团身扑了过去，迎面撞上微笑兀立的石不语，臭嘎子一鞭扫了过去：“先杀你！”

乔叔牙也如影相随之至：“你敢无礼！”

石不语只轻轻一闪，臭嘎子那一鞭便已走空，但石不语还没来得及笑出声，便僵住不动了。

阮郎惊呆。

臭嘎子踉跄了几步，一回头，也是瞠目结舌。

温九娘微笑着，俏立风中，好象这一切全都在她意料之中似的。

石不语的心口，一柄短剑深没入柄。

那柄短剑的主人，却是乔叔牙。

乔叔牙面色平静，好象什么也没有干过似的。

乔叔牙竟然杀了他自己的师父！

臭嘎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阮郎凄厉地嗷叫了一声，疾如鹰隼地攻向乔叔牙。

但阮郎的身子在半空中顿住了，随即重重地摔落在地。

温九娘笑得更妩媚更甜美了。

臭嘎子却根本动弹不了，他已经吓傻了。

乔叔牙冷笑道：“石不语，你没有想到，老子会要你的命吧？”

石不语没理他，艰难地挪着步子，走到阮郎身边，见阮郎面色发黑，已然中毒身亡，不由朝温九娘看了看，叹道：“九娘，老夫还是小……小看

了……你！”

臭嘎子没看清阮郎是怎么死的，但听石不语的意思，分明是温九娘的杰作。

难道温九娘和乔叔牙是早已串通好的么？乔叔牙又有什么理由要杀自己的师父？

臭嘎子确实觉得自己太笨了，什么都弄不明白了，已经明白的又糊涂了。

但他隐隐感觉到，似乎还有另外一个阴谋已经渐渐趋于完美的成功。那该是一个消灭观棋山庄和任莲的阴谋，一个抢夺《太清必笈》的阴谋。

一环套一环的阴谋，复杂得让臭嘎子寒心。

世上有很多问题，不是用双手就能解决的。而是需要一个人开动脑筋，可臭嘎子偏偏没这方面的兴趣。

任莲、毒天师、赵倚楼、乔叔牙、石不语、阮郎、……，现在又多出一个温九娘来！

臭嘎子突然希望自己现在是在做梦，也许梦醒之后是早晨，天气很晴朗，他的心里会很好受很轻松的。

但他也知道，这并不是梦，只不过是希望自己希望这是梦而已！

而梦，总是不现实的。

石不语努力在微笑：“乔叔牙，没想到……你跟温……九娘……勾搭上了！”

乔叔牙泰然自若地道：“石不语，你错了，我并没有和温九娘勾搭。我之所以要杀你，并不是为了温九娘。你想知道原因？”

石不语艰难地道：“你……说吧！”

乔叔牙笑了起来，笑得又阴冷又凄厉：“因为你杀了任莲！”

石不语呆住。

臭嘎子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——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。

乔叔牙惨笑道：“怎么，你以为我是开玩笑？那你就错了，死得不冤！当年你让我去杀任青云，我照办了，但我一直在后悔，也一直很伤心，并不是因为我杀了一个人，而是我觉得自己欺骗了一个小姑娘！她喜欢我、信任我也尊敬我，她还是那个不太懂事的小姑娘！你让我杀的人是谁？是她的父亲！”

臭嘎子叹了口气，他突然间又觉得，乔叔牙这个人不是那么可恶了，至少，乔叔牙还知道内疚、知道痛悔，知道自己不该伤害任莲。

任莲后来的残暴乖戾，岂非和乔叔牙对她的伤害有极大的关系？

石不语微笑了一下：“这么说，你……居然真心……喜欢她？”

“不错！三十年来，我一直忘不了她！我一直强忍着，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杀了你！看见这把短剑没有？它就是杀任青云的那把！我留着它，就是想用它杀你！”

乔叔牙在咆哮，以致臭嘎子又怀疑他是不是也快疯了。

“就是……任莲不死，你也……也会……杀我的，对……对不对？”石不语还在说话，还在笑，但眼神早已涣散了。

“不错！”乔叔牙狂笑道：“老子去年碰到了任莲，已经向她投降了，所以她这次才能顺利地攻进观棋山庄！你以为温九娘掌握的那点东西够用么？”

石不语喘息着道：“但你还是……没有告诉……任莲有关观棋……亭的机关，为什么？”

乔叔牙咬牙切齿地道：“因为我不希望她活着！只要她活一天，我的良心就会让我痛苦得发狂！”

臭嘎子听到“良心”两个字，觉得特别特别的刺耳。

石不语哑笑道：“乔叔牙，我……我知道了，……你是要……自己……独吞秘……秘笈，才让我先杀……杀任莲，你再杀……我们，但你不要忘了，……这里还有……两个劲敌，……”

臭嘎子……或许不会为秘笈……拼命，但温九娘一定……一定会的，因为她……她来自……

来自某……某个组织，……”

温九娘脆声道：“石不语，你居然还知道这么多真相！你太聪明了，只是聪明得过了火，连你的徒弟都忘了防范了！难道你就不知道，你最信任的人最有可能骗你么？”

石不语狂叫了一声，口中血箭喷了出来，喷得乔叔牙满身都是，乔叔牙却是一动不动，只是冷冷盯着石不语。

他倒了下去，永远不动了。

臭嘎子什么话也说不出来，也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，但有一点他知道，他应该走了，远远离开这里，去找野丫头。

他看看乔叔牙，又看看温九娘，沉声道：“两位，若是不想杀我的话，我要走了！”

乔叔牙根本没有动，好象没听到他的话。

温九娘却微笑道：“你是个好人，你现在可以走了。”

乔叔牙也冷冷道：“你走吧！”

温九娘笑靥如花：“不过，你若是把这里的情况透露出半分的话，本组织的人会随时找阁下的一点小麻烦！”

臭嘎子不耐烦地点头道：“这个自然！”

乔叔牙回过身来，温和地道：“乔某今日若得不死，不知左兄可有兴去南疆一游？”

“到时自然奉召！”臭嘎子只想赶紧离开。满口答应了，转身大踏步走了。

臭嘎子一天中见识到的诡计比他一生中见到的还要多，还要精妙。

臭嘎子一天中见到的高人比往日哪一天都多。

臭嘎子觉得自己长了不少见识，但还是觉得这种见识不长也罢，再长下去的话，他简直要以为天下无好人了。

“乔叔牙，请问马姑娘是向何处走的？”他回过头，大声问乔叔牙。

“往东走了！那是一辆四匹马的大车，上面有观棋山庄的标记，你要走得快，或许还能赶上！”

第 16 章 故人家

一个高大凶狠的老妇恶狠狠地骂道：“你个小杂种！快滚开，看轧死了

你！”

臭嘎子陪笑道：“两位前辈恕罪。不知车上可有一位马姑娘。大车在飞驰，臭嘎子也傍着大车飞奔，陪着笑脸和赶车的两个老妇说话。

那离他近些的老妇咆哮道：“什么马姑娘牛姑娘的！没有！”

臭嘎子还是在陪着笑脸：“两位，在下左右军，匪号‘臭嘎子’，乃是贵庄的客人！”

“臭嘎子？没听说过！让路！”那老妇丝毫不给半分情面，挥手一鞭，抽向臭嘎子。

“别给脸不要！”臭嘎子火气上来了，伸手一捞，抓住了鞭杆，一叫劲，将那老妇抛上了半空。

另一个老妇从车座上腾起，凌空扑向臭嘎子，臭嘎子一低身，冲上车座，顺起一脚，将那老妇踹飞，一抖马缰，大车疾冲而前，两个老妇尖声大叫，在后面拚命追赶，臭嘎子哈哈大笑，如飞而去。

跑了好一阵子，见后面已没有老妇的影子，臭嘎子这才停车，大声道：“野丫头，野丫头？”

你怎么不说话？”

车里没有应，臭嘎子恍然道：“是了，一定是被点了哑穴。”连忙钻进车里，却一下呆住了。

车里居然一个人也没有。

看来那两个老妇并没有骗人，臭嘎子抢了空车、上了大当还洋洋得意了半天！

难道是认错车了么？臭嘎子气呼呼地跳下车，见车厢档板上确实写着“观棋山庄石”五个大字——不会错呀！

野丫头怎么会不见了呢？臭嘎子简直都要急疯了。

是乔叔牙骗人？也不会。乔叔牙又有什么理由骗臭嘎子呢？

唯一的可能是有人劫走了野丫头。

那么又是什么人敢对臭嘎子如此无礼呢？

臭嘎子突然狠狠给了自己一个耳光，骂道：“糊涂虫！”

他想起来了，那两个赶车的老妇一定知道真相。

臭嘎子嗷嗷大叫着往回飞跑。

路上已根本没有老妇的影子，臭嘎子跑过刚才抢车的地方，又跑了一段路，越跑越觉得不对劲，脚下也越来越慢，最后干脆停了下来。

臭嘎子需要好好地想一想了，现在该是用心琢磨的时候了。

臭嘎子一向很少动脑筋，但现在他不得不动脑筋了，因为野丫头丢了！

而现在的野丫头，对臭嘎子来说，已比什么都重要了。他从观棋山庄出来后，最想看到的人就是野丫头。如果野丫头真的出了什么事，臭嘎子很难肯定自己会不会发疯。

臭嘎子虽然自认不聪明，实际上也还不笨，他马上想到了那两个老妇的可疑之处。

如果那两个老妇确实是观棋山庄的人，是奉了乔叔牙的命令送野丫头去芜湖的，那就说明乔叔牙有点靠不住。

如果是有人抢了野丫头，又重派了两个老妇赶空车的话，那乔叔牙就没有使诈。

臭嘎子想破了头，也没想出个道道来。

他最不能理解的是，为什么有人要劫持野丫头？劫持她的人有什么目的呢？

臭嘎子这一天已见识过了各种各样的阴谋诡计，因此，他马上想到这可能又是一个阴谋，目标也许就正对着他自己。

可世上还有谁放不过自己呢？

臭嘎子心中一凛，因为他想到了温九娘。

或许温九娘还是对自己不放心，要以野丫头挟制自己，或是想诱他去救野丫头，杀他灭口呢？

但臭嘎子马上又否认了这个想法：“温九娘要杀我，犯不着费这么大劲，绕这么多弯子。而且，她也没有什么有求于我的地方，用不着以野丫头要挟我。”

想来想去，也不知想了多少种可能，但结果总是怀疑到温九娘身上。

温九娘就象是个谜，一个让人猜不透的谜。

她本人该是来自某个神秘的组织，而且该是那个组织中举足轻重的人物。因为她不仅武功超卓，而且机变过人，这样的人，走到哪里，也不会甘居人下。

她可以为了某种目的，变成任莲的婢女，也变成石不语的情妇，而且最终毁了任莲和石不语，这就是常人难以办到的地方。

“不行，老子得回去看看！”

臭嘎子坐不住了。他要赶回观棋山庄去，他要质问乔叔牙，质问温九娘。

他要找到野丫头，他一定要找到野丫头！

西天已布满了晚霞。黑夜快要来临了。

臭嘎子突然觉得很饿很饿，这才想起来，除了喝过石不语“敬”他的几杯绝命酒外，他整整一天什么都没吃。

肚子刚叫了三声，前面便出现了一个酒店，一面酒幌懒洋洋地衬着晚霞，在风中飘着，诱人之极。臭嘎子马上也就觉得浑身上下都软绵绵的，每一块肌肉都在渴望着酒。

他看清了酒幌上的四个字——“悦来酒家。”

这是一家阴暗的酒店，而且很小。

柜台上虽然点着有两根灯草的油灯，店里边还是黑乎乎的。因为墙壁没粉过，桌椅也都黑乎乎的，又老又破。

老板和一个十来岁的伙计在昏暗的灯光里，显得一点活气都没有，臭嘎子一走进来，就觉得昏昏沉沉的直想睡觉。

酒店里只有两张桌子，三个小贩打扮的人坐在一张桌边，闷闷地喝酒，目光呆滞，不象是会武功的样子。

臭嘎子在另一张桌边坐下，叫道：“酒！两斤酒！两斤牛肉！”

“没有牛肉。”老板很不情愿地道，随即打了一个十二成足的哈欠：“小二，上酒！”

臭嘎子急了：“没有牛肉？你这个破店是怎么开的？”

老板居然理直气壮地道：“老子开了几十年的店，从来不卖牛肉！老子属牛！”

臭嘎子本已瞪圆了眼睛，准备拍桌大骂，想想又忍住了：“没有牛肉也

行！什么菜都行，给老子端四个菜上来！”

老板没好气地道：“本店的酒很便宜，九文钱一碗，管够！只是菜很贵，怕你吃不起！”

臭嘎子瞪眼喝道：“管你贵不贵！挑最贵的菜端上来，老子有钱！”

“本店的规矩，先交钱后吃菜！”老板一付有恃无恐的样子，让人看了就生气。

可臭嘎子瞪了他半晌，不仅没生气，反而笑了起来：“这个规矩可以改一改。老子到了这里，你不改也得改！”

老板一拍柜台，喝道：“不改！就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也休想改动一丝一毫！”

臭嘎子笑咪咪地站了起来：“天王老子不行，老子却可以！”

“怎么，你吃饭不给钱，还想打人？”老板也从柜台后面转了出来。

看样子两人很快就要打架了，小二和三个小贩都惊惶起来。

臭嘎子笑道：“别的老板不能打，你却是非打不可！”

这话别人根本就不懂是什么意思，老板却笑了起来：“没有银子付钱，金子也行啊！比方说，一朵一朵的小金花就可以！”

“你想要一朵？”臭嘎子哈哈大笑起来：“别再装了，老子早认出你了，你是单雄风！”

“你一进门我就认出你了，你个臭嘎子！”老板拍拍他肩头，打量了他好一会儿，回头骂小二：“还傻呆呆地站在这里干什么？到窑里去把最好的竹叶青拎一坛来，再到厨房去叫老杨炒几个好菜，要快！”

这老板名叫单雄风，原是江湖上大名远扬的剑客，臭嘎子没料到，单雄风现在混得这么惨，居然跑到山野里开起酒店来了。

“什么时候改行干这个了？”

单雄风有些自嘲地摇摇头，苦笑道：“一言难尽！咱们还是进里屋吧，边吃边谈。”

单雄风的卧室比外面可就漂亮多了，又整洁又雅致，墙上居然还挂了几幅字画。

“我说老单，几年没见，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”臭嘎子还没坐下，先问单雄风。

单雄风还是那句话：“一言难尽！”

臭嘎子瞪眼：“那你就慢慢说！”

单雄风叹道：“我都不知从何说起。反正我是倒透了霉，倒足了霉，倒够了霉！你当我愿意开这个破店？我每天早上一睁眼，看见这里的破桌烂椅，就想一把火烧光它！”

臭嘎子吃惊地道：“你是说，有人逼你？”

单雄风赞许地道：“啊，才四年不见，你眼力长了不少哇！不错，有人逼我到这儿开店。

至于为什么，我已答应保密，只好让你小子干着急了！”

臭嘎子冷笑道：“我着个屁的急！开店的又不是我，我替你着什么急？凡是保密的东西，老子从来都不感兴趣。不过，也许我能猜出来是谁在逼你！”

酒菜送上来了，臭嘎子也就顾不得再说话了，低着头猛吃猛喝，单雄风微笑着看着他，象是看见了一只饿狗在抢食。

臭嘎子吃了个八成饱，才恋恋不舍地放下筷子，道：“老单，是不是石

不语逼你？”

单雄风一怔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臭嘎子得意地道：“老子上知天文下知地理，什么事情能瞒得过我？”

单雄风笑道：“是么？可你怎么能肯定逼我开店的人是石不语呢？”

“如果有人能令单雄风乖乖地跑到穷乡僻壤里开个不赚钱的破酒店，那他就一定是一个不世出的高手才行。而附近恰好又有这么一个高手石不语。不是他，又会是谁？”

臭嘎子没说出石不语已死的事，他决定有关观棋山庄发生的事情，一件也不说出去，只当他没去过观棋山庄也就是了。

单雄风没有反驳，也没有承认，只是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你怎么到这里来了？”

臭嘎子也叹气：“找人！”眼睛突然一亮，叫了起来：“对了老单，你有没有看见一辆四匹马的大车从这里经过？”

“四匹马的大车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”

“约摸三个时辰以前，还有，赶车的是两个年纪不小的女人，生得很丑，凶霸霸的！”

那辆车一定会从悦来酒家门前经过的，因为这里必经之路！臭嘎子一下把希望全寄托在单雄风身上了。

而单雄风也没令他失望：“不错不错，我想起来了，是有这么一辆大车！对对对，那两个老女人好象软硬不吃，是不是？”

臭嘎子喜得跳了起来：“正是正是！你知不知道车里还关着一个姑娘？……她被点了穴道。”

单雄风笑道：“不错，是有个大姑娘，脾气好象很不小。喂，她是不是你新拐骗来的？”

臭嘎子大叫道：“她在哪儿？她现在在哪儿你知不知道？那两个丑老婆子的下落你知不知道？”

“那辆车上有关棋山庄的标志，是不是？”

“哎呀，你快说好不好？”臭嘎子火了。

单雄风笑咪咪地道：“你想不想见见那两个丑老婆子？”

臭嘎子一怔：“什么？”

“她们现在在我店里！”

臭嘎子脸色一下变了，伸手去抽金花鞭，口中笑道：“你抓住她们了？”

“别动！”

单雄风话音未落，手中已多了一柄黑沉沉的怪剑，而且剑尖正抵住了臭嘎子的心口。

这柄剑很厚，很窄，很象一根烧火钳的一半，而且两边都没开刃。

这是单雄风的成名兵刃，正如臭嘎子的成名兵刃是金花鞭一样。

都是成名兵刃，现在的境遇却不一样。臭嘎子的金花鞭刚抽出一半，单雄风的怪剑就已让金花鞭无法再抽出了。

臭嘎子居然连单雄风是如何拔剑的都没看清，他甚至不知道单雄风把剑藏在身体哪个部位。

臭嘎子怒火冲天地吼了起来：“单雄风，你不够朋友！”

单雄风苦笑道：“其实和许多人比较起来，我单雄风还是够朋友的！我知道你很饿，便给你弄来了好酒好菜，让你吃饱——你放心，酒菜里没毒！”

我知道你现在是要往观棋山庄赶，我怕你白跑一趟，空耗气力，因此就留住了你！你要问两个老妇和马姑娘的下落，我可以告诉你！你拍拍良心，说句公道话，我单雄风够不够朋以？”

臭嘎子气得直翻白眼。

单雄风又道：“臭嘎子，我是食人之禄，忠人之事。如果我不留住你，也许我自己会送命，你替我设身处地地想想，别再生气了，好不好？我单雄风唯一对不起你的地方，就是用剑制住了你，其他的地方，我问心无愧！”

臭嘎子叹了口气，将金花鞭重新缠好，坐了下来：

“你准备怎么整治我？”

第 17 章 相见时难

单雄风微笑道：“你是我的主人亲自点名要见的客人，我自然不会太为难你，免得惹主人生气。假如日后主人很器重你，我不就很糟糕了？但我也知道你的厉害，不得不点你几处穴道，让你使不出内力。”

臭嘎子怒道：“老子说不会走，就绝对不会走，你干吗要点我穴道？”

单雄风道：“当然，你是言必行，行必果的大丈夫，但你也要体谅我的苦衷。我是不得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！”

臭嘎子鄙夷地道：“我真想不到，你单雄风居然越活越没出息！”

“等你也受制于人的时候，你也许会更没出息的，现在硬不算什么，能挺到最后的人才算真正的硬汉子！”单雄风说着提气叫道：“来人！”

那两个赶车的老妇推门而入：“见过舵主！”

单雄风笑道：“你们在路上碰到的，就是这个小伙子吧？”

两个老妇眼中都喷出了怒火：“不错，就是这个小杂种！”

臭嘎子破口大骂：“老杂种、老婊子！”

两个老妇大怒，正欲拳脚相向，单雄风已经冷冷喝道：“不可无礼，这是主人亲自要的人！”

过去点了他肩井、哑穴、环跳、曲尺四穴！”

两个老妇狞笑着走近，重重在臭嘎子穴位上戳了几下，所用力道大逾寻常，臭嘎子无法再骂，只有干瞪眼，白生气。

单雄风叱道：“够了！再去把马姑娘请了来！”

臭嘎子又惊又喜又伤心，喜的是野丫头还活着，伤心的是两人就要一起死了。

这一切当然都是臭嘎子不好！

单雄风收剑，微笑道：“臭嘎子，我解了你和马姑娘的哑穴，你们可以说说悄悄话，不过声音千万别太大。”

臭嘎子眼中，已有了不少感激之色。

单雄风苦笑：“我老单是不是算够朋友的？”

不一会儿，野丫头就被拎了进来，睁着又黑又亮的大眼睛，恶狠狠地看着臭嘎子。

单雄风对两个老妇道：“你们可以出去了。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准进

来！”两个老妇悻悻地剐了臭嘎子几眼，恨恨地走了。

单雄风关上门，苦笑道：“很对不起，马姑娘，在下单雄风，原是左老弟的朋友，现在却成了敌人。我拍开你们的哑穴，你们可以说说话，声音越小越好。我得首先申明一下，因为你们都是本组织的贵宾，我老单只好自找没趣地坐在这里。当然，我尽量不听。”

他将臭嘎子拎到野丫头身边放下，让两人脸儿挨得很近，又对臭嘎子道：“其实我还是很够朋友的，对不对？”

野丫头刚能说话，就大吼了一声：“臭嘎子，你干吗气我？”

臭嘎子哭笑不得，单雄风忙道：“请说悄悄话！”

野丫头怒道：“我就爱大喊大叫！”但她的声音已小多了。

单雄风退到最远的地方欣赏字画去了。

臭嘎子看着离得很近的野丫头的眼睛，柔声道：“野丫头，我一直追你，没想到追到的是辆空车。”

“你追我？哼！”野丫头恶狠狠地道：“我问你，我闯庄被拿住之后，你为什么不去救我？”

“当时我正在喝绝命酒，”臭嘎子解释道：“你想想看，我怎么去救你？”

“救不了，出去看看我也好啊？哼，人家去救你，你却在喝酒，还说……还说什么让我滚得远远的。永远不再见我！这是人说的话吗？”看野丫头那模样神情，她简直恨不能吃了臭嘎子。

臭嘎子歉然道：“对不起。”

“哼！”野丫头虽然还是显得凶霸霸的，但眼中已尽是浓浓的情意：“对不起就行了？你总是气我！”

臭嘎子悄声道：“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气你了！”

野丫头的脸红了，扁扁嘴，似乎想哭，但又忍住了。

“我现在不哭，以后一定好好哭一次！”

臭嘎子的声音更低了：“我陪你哭。”

眼泪在她眼眶里打转转，终于还是流了出来。

臭嘎子心中柔情似水，悄声道：“野丫头，别在这里哭，等我们出去了，咱俩就找一家最好的客栈，租一间最舒适的房间，关上门，就咱俩在一起，我抱着你，让你在我怀里哭。”

野丫头哭出了声：“你骗人，骗人！”

臭嘎子佯怒瞪眼：“怎么，你不相信？”

野丫头哭道：“就不相信你！就不……相信……你！”

“那好，咱们走着瞧！”臭嘎子不怀好意地瞅着她微笑。”到时候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”

野丫头的脸更红了，哭得也更伤心了。

他们所说的，不过是一些美好的愿望。在身陷囹圄时听到这样关情的悄语，她怎么会不动心呢？

臭嘎子叹了口气，认真真地道：“或许这次我活不了啦！我很想知道，你是不是愿意和我一起去死。”

这时候说这种话，是不是很残酷？

野丫头止住哭，咬着嘴唇，恨恨地瞪了他半晌，才冷笑道：“我才不想死呢！”

臭嘎子一怔，“真的？”

野丫头又道：“我也不准你死！”

臭嘎子苦笑：“这不是你准不准的问题！看来我臭嘎子只好孤孤单单地命赴黄泉了！”

“你就会气我！你明知道我会……会……一直和你……在一起！”野丫头笑了。

臭嘎子呆了一下，道：“你笑起来真好看！可惜，我以前一直没见过你的笑脸。”

野丫头呸了一口，又红了脸：“少贫嘴！”

单雄风一直静静地欣赏着墙上的一幅草书，好象那龙飞凤舞的字迹间真的有什么十分有趣的东西似的。

臭嘎子笑道，“单雄风，你知不知道，你的主人为什么要抓我们？”

单雄风没转身：“这个么，我的主人没有说。即便我知道，按组织里的规矩，我也会对你说我不知道。”

“你们主人到底是谁？”臭嘎子又犯了刨根问底的毛病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单雄风笑道：“不过，你们也许很快就会见到我的主人了！”

臭嘎子冷笑道：“你的主人是谁，我倒能猜个大概其，有三个人可能是你主人：任莲、乔叔牙、温九娘！”

单雄风还是没回头：“我不知道！”

野丫头马上变了脸：“我问你，任莲是谁？温九娘又是什么人？”

臭嘎子叹气：“女人！……很漂亮很漂亮的女人！”

野丫头眼中凶光大盛：“你认识她们？你怎么认识她们的？快说！”

臭嘎子火了：“你当我愿意认识她们啊？”

“你……你……！”野丫头气得说不出话来。

很显然，野丫头吃醋了。

臭嘎子只好服软：“野丫头，我以后再慢慢跟你说。”

“你最好永远不说！我不爱听，我不爱听！”野丫头仍是醋意盎然、醋汁汹涌。

臭嘎子只好苦笑。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克星。臭嘎子命中注定的克星，就是野丫头。

“嘭嘭嘭。”

地板上突然响起了敲击声，臭嘎子和野丫头都大为惊讶，忘了再斗口。

臭嘎子惊讶归惊讶，但还是马上就想到，这个酒店该是一条地道的出口，而地道的那一端，一定是观棋山庄。

也就是说，单雄风的主人是石不语。

单雄风知不知道石不语和阮郎已经死了呢？单雄风又会怎样对付自己和野丫头呢？

这些问题，臭嘎子都无法回答，但他知道，在下面敲地板的人，一定是乔叔牙。

只有乔叔牙才可能对观棋山庄的地道了如指掌。

也就是说，乔叔牙并没有死在温九娘手下，死的或许是温九娘。

单雄风伸手在那幅字的轴上摁了一下，地板上就出现了一个大洞。

一个满身是血的男人跳了出来。

臭嘎子没猜错，来人正是乔叔牙。

乔叔牙身上的血，有一部分是石不语喷上去的，但乔叔牙面上手上的

血迹伤痕表明，他已受了伤，而且伤得不轻。

单雄风惊呼出声：“乔叔牙？”

难道单雄风不知道地道里跳出来的人会是乔叔牙么？单雄风希望来人是誰？臭嘎子感到十分惊讶。

乔叔牙哑声道：“单雄风，快封好洞口！”一转身看见了臭嘎子，吃了一惊：“咦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”

臭嘎子叫道：“小心！”

单雄风的剑已飞快地扎向乔叔牙的脊梁。

乔叔牙向左一侧身，怪剑深深扎入了他的右肩，乔叔牙暴吼一声，反手一抓，扣住了单雄风的右手，一脚反踹，击中了单雄风的小腹。

单雄风痛苦地倒下了，口中鲜血狂喷。

“单雄风，你为什么暗算我？”

乔叔牙已摇摇欲坠，但声音仍是大得吓人。

单雄风已无法再回答他了，也无法再回答任何人。

他死了！

“乔叔牙，快解开我穴道！”臭嘎子急叫道：“外面还有人！”

乔叔牙二话没说，奔到他身边，一阵乱拍，解开了他的穴道。

而那两个老妇也恰在这时抢了进来，手里都舞着单刀。

臭嘎子着地一滚，金花鞭出手，缠住了一个老妇的左腿，一叫劲，那老妇就结结实实地撞在另一个老妇刀下，手中单刀上挥，劈中了另一个老妇的脑门，两个老妇刹那间了帐。

乔叔牙也倒了下去，发出沉闷的响声。

臭嘎子连忙拍开野丫头的穴道，叫道：“乔叔牙，出什么事了？”

乔叔牙痛苦地喘息道：“你们快……快走！温九娘……快来了，我……我不行了，别管……”

管我！”

臭嘎子顾不得多想，抽出还插在乔叔牙肩上怪剑，封了伤口四周的穴道止住血，抄起乔叔牙，对野丫头道：“你在头里闯，咱们快走！”

没有人阻拉，也没有人追来。

臭嘎子随着野丫头闷头疾走，直到内息不畅，浑身无力，才停住脚软坐倒地上。

野丫头气喘吁吁地道：“这…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

臭嘎子摇头：“我……我也……不清楚！”

这里是一片山地中的深林，温九娘想找到他们，并不是很容易。臭嘎子吁了口气，低头去看乔叔牙。

乔叔牙已经昏迷不醒。

第 18 章 温九娘的归宿

乔叔牙渐渐苏醒过来了，虚弱地叫道：“水……水……”

臭嘎子喜道：“乔叔牙，你总算醒了！我这就给你找水去！”

乔叔牙断断续续地道：“算了，左……老弟，你……你还是……快走吧！……温九娘……马上会追……追来的！”

臭嘎子冷笑：“怕什么？她要真敢来，老子一鞭子抽死她！”

野丫头问道：“乔叔牙，到底出了什么事？”

她还不知道观棋山庄里已经发生过的事。

臭嘎子道：“是不是单雄风明里投靠了石不语，暗里又为温九娘做事？”“不……不错！温九娘……很厉害，我只好从地下……逃……逃走，她也知道机关，一定会……追来的！”

臭嘎了忙道：“你不用担心，她未必能找到咱们，我看还是先去找个大夫才好。”

“没有用了，我……已经……没救了……”乔叔牙挣扎着坐了起来，“秘笈……秘笈……就在……”

臭嘎子怔一怔：“太清秘笈？”

“不错，就在我……怀里，你……拿去吧！”

臭嘎子道：“乔叔牙，你不会死的，我也不会要秘笈！”

乔叔牙固执地道：“不！你应该要，……你也配……得到它！”

蓦地，一个清脆的声音响了起来：“臭嘎子，你倒跑得很快啊！乔叔牙要给你秘笈，你又何必假惺惺地不要呢？”

“温九娘！”

臭嘎子头皮一麻，跳了起来。

林中很暗，根本就无法看清什么东西。

一个绰约的身影立在面前。一个连黑暗都无法掩去的身影。

臭嘎子问：“温九娘？”

来人笑道：“不是我，还能有谁对你这么好，赶着赶着来追你？”

乔叔牙喃喃道：“这里好象……很黑……”

“乔叔牙，对你来说，以后的日子永远只能摸黑过了，因为你就要下地狱去了。”温九娘得意地娇笑起来。臭嘎子心中一动，摸出火折子，迎风一晃，燃着了，在地上拣了几根枯柴点着了，堆在乔叔牙面前。

乔叔牙喘息道：“现在……亮多了！”

火光中微笑玉立的，果然是容光焕发的温九娘。

她身上居然连一点血迹都没有。

野丫头呆了一下，怒道：“你就是温九娘？”

温九娘娇声道：“是呀！”

野丫头啐了一口：“难怪臭嘎子那么……”

臭嘎子截口大喝：“野丫头，你少说几句好不好？”

“不好！”野丫头醋气冲天地叫道：“你良心不好，还不让我说？”

温九娘轻笑道：“马姑娘莫非是说，臭嘎子有意于我么？”

“放屁！”臭嘎子恼羞成怒：“老子就是打一辈子光棍，也绝不会有意于你！”

温九娘微笑道：“那么，是谁在被任莲毒得快死的时候，还出口夸我漂亮？在炸药爆炸之前，又是谁把我抱得紧紧的呢？”

野丫头骂道：“那是臭嘎子好心可怜你，你别不要脸！”

关键时刻，野丫头还是懂得以大局为重的。

温九娘笑得越发甜美迷人了：“马姑娘，如果我们两个人站在一起，你

想男人们会朝谁看呢？”

当然是朝温九娘看！

男人很少看不漂亮的女人，但若见了美丽动人的女子，一定看个死，恨不能用眼睛把她生吃下去。

野丫头虽然不算很漂亮，但也相当不错了，只是和温九娘比起来差远了。

臭嘎子冷笑道：“温九娘，你知不知道，男人都希望他的妻子只爱他一个人，而绝对不愿意当王八！”

温九娘笑道：“我是说男女之间，可没说夫妻之间。”

“你的下场我早就知道了！”臭嘎子冷冷道：“你玩弄男人，男人也会玩弄你，到最后，你会没有人理会的，但我却会永远对野丫头好！”

野丫头哇地一声大哭起来：“臭嘎子，我……我……”

臭嘎子一伸手，搂住了野丫头的腰肢，往怀里一带，笑嘻嘻地道：“还不到哭的时候呢！”

野丫头被他一搂，顿时浑身发软：“我……就想哭，就想……”

温九娘冷冷道：“马姑娘，我会让你哭的，会记你哭都找不着调门！因为你会看见，臭嘎子死了，而你却生死两难！我会送你去妓院里，让臭嘎子在阴间里也尝尝做王八的滋味。”

臭嘎子怒吼了一声，将野丫头一推，抽出金花鞭扑了过去：“老子杀了你！”

温九娘一面闪避，一面格格娇笑道：“有很多人曾经想杀我，结果却是他们先死了，臭嘎子，你也会和他们一样的！”

臭嘎子的金花鞭在林中使起来很不趁手，但同时温九娘的轻功也施展不开，加上火光闪烁，鞭影奇幻夺目，温九娘一时还真奈何不了臭嘎子。

野丫头一声厉叫，也加入了战团。

但这一来，温九娘固然要分心对付她，金花鞭的威力也大减，转眼之间，臭嘎子已呈不支之状。

火光突地一暗复一盛，温九娘惊叫起来：“乔叔牙，你别烧秘笈！”

臭嘎子一怔，金花鞭走空，野丫头一下偎近他，两个都回头看着乔叔牙。

乔叔牙手里拿着一本正在燃烧的书。

你想想，温九娘能不急么？

温九娘撇开臭嘎子和野丫头，闪电般向乔叔牙扑了过去：

“放下秘笈！”

温九娘的手刚沾上乔叔牙的手腕，乔叔牙手手中的火团却疾飞向她心口。

无论是怎样出类拔萃的高手，在慌乱之中的反应也和常人无异。温九娘猝不及防，尖叫一声，上身后仰，忽觉双腿一紧，身不由已地仰天摔倒。

乔叔牙抱住了温九娘的双腿，出指如风，沿腿而上，连点了她好几处大穴，哈哈一笑，跳了起来：“温九娘，要说耍心计，你还差了点儿！”

臭嘎子吃惊不小：乔叔牙说话时中气十足浑不象即将毙命的人。

野丫头松了口气，两膝一软，倒在了臭嘎子怀里，软软地往下滑，臭嘎子从惊呆之中清醒过来，连忙抱住了她。

乔叔牙仰天大笑起来，林中回荡着他沉厚有力的笑声。

他看着温九娘，笑道：“温九娘，你以为我会真的把秘笈烧掉么？哈哈，那不过是一本破《论语》而已！”

温九娘柔媚地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乔叔牙，九娘认输了，还不行么？”

乔叔牙笑声一顿，冷冰冰地道：“温九娘，收起你那套媚功吧！对乔某人来说，你同一堆白骨没什么两样！”

温九娘叹道：“九娘知道乔大侠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。九娘只求为奴，朝夕伺候乔大侠！”

乔叔牙怔了怔，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好！这个主意不错，很有趣，我答应你了。”说着怕开了温九娘被封的穴道。

温九娘慢慢爬了起来，又款款跪了下去：“婢子九娘，拜见主人！”

乔叔牙笑道：“免礼免礼！我知道你手里有不少暗器，你不妨射我试试看！老子收你为奴，就是想整日和你斗智斗力，看着最后倒底谁先死！”

温九娘颤声道：“九娘不敢！”

“你当然敢！”乔叔牙笑道：“但我就是要收你为奴！你想想，敢收一个武功机智都不在自己之下的仇人为奴的人，天下舍我乔叔牙，又有何人？”

温九娘楚楚可怜地道：“婢子怎敢与主人为敌？”

乔叔牙转向臭嘎子，微笑道：“左兄，方才欺骗了你们，很对不起！作为对你们援手的感谢，我将温九娘带去南疆，省了她再找你们的麻烦！”

臭嘎子叹了口气，什么也没有说。

乔叔牙又道：“还是那句话，日后你若得便，可以到南疆去玩玩，你到后，我会倒履相迎。”

臭嘎子还是说不出话来。

“温九娘，随我走吧？”乔叔牙笑嘻嘻地道，随即朝臭嘎子拱拱手：“二位，告辞了！”

温九娘和乔叔牙走了，林中静了下来，静得臭嘎子都能听到野丫头的心跳。

臭嘎子柔声唤道：“野丫头？”

“哎……好哥哥，我以后……就这么叫你，好不好？”野丫头把头埋进臭嘎子肩窝里，轻声轻气地说着话儿。

“可……可听起来……很有点别扭！我可怎么叫你呢？”臭嘎子为难了，这些亲昵温柔的称呼他简直说出口。

“你还是叫我野丫头，我是你的野丫头，……你可不能欺负我！”

臭嘎子的手本已移到她柔臀上，这时便很听话地移回腰间。他用一种很伤心的语调说道：“好啊，你不让我欺负你，那咱俩不就真成了兄妹了？”

野丫头狠狠掐了他一把：“我不是不让你……，不是那种‘欺负’，是那种……”

臭嘎子的手又滑了下去：“哪一种？”

野丫头气急：“再胡说再胡说！”

不知不觉间，两人已坐在了地上，臭嘎子靠着树，野丫头偎着他，偎得紧紧的。

臭嘎子笑道：“那次在林中，你让我骂自己是糊涂虫的时候，就已经很喜欢我了，是不是？”

野丫头很乖很乖地应了一声，身子一下更软更沉了。

臭嘎子又道：“在路上我赶你走，你说了一句话没说完。”

“人家是想说……想说，人家要……”野丫头声音越来越低，手儿也紧紧抓住了他的手。

臭嘎子追问了一句：“要什么？”

野丫头不说话，将他的手拉近，放在她胸脯上。

臭嘎子还在问：“要什么？”

野丫头仰起脸儿，闭着眼睛，还是什么也没说，但嘴唇已在微微颤动。

臭嘎子低下头，悄声道：“你不告诉我，我也知道。……你是要我亲亲你，对不对？”

野丫头还没来得及点头，嘴唇已被堵上了。

她唔了一声，胸脯猛地挺起，两手也一下环住了他的脖颈。

火光熄灭了。

树林虽然很密，但皎洁的月光还是从枝叶间泻了进来，落在地上，落在他们的身上，象一朵一朵金色的小花。

金花在跳动，在闪烁。

金花似也在喘息。

在这样一个静寂无人的春夜里，在这样一个劫后余生的春夜里，有两个年轻健康的人儿拥吻在一起。

臭嘎子和野丫头成亲时，陈良领着金翘儿和金玉奴赶来贺喜，苏三也笑嘻嘻地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，似乎很气愤地道：“臭嘎子，你怎么这么不够意见？新娘还没抱上床，先把老子这个媒人扔过墙了！不行，我要吃谢媒酒，我要大醉一场，唱几只曲子给你们听听！野丫头呢？

叫她来给我这个媒人敬酒！”

野丫头只好红着脸，过来敬酒。

苏三喝了三杯酒，斜睨着陈良，冷笑道：“你来干什么？”

陈良微笑：“我来干什么？揍你！”

陈良现在比以前文静多了。翘儿和玉奴总是不离他左右，他能不文静么？

苏三又冷笑：“象你这种挂了两个大秤砣的男人，也出来闯江湖？啧啧，啧啧……”

其实苏三见陈良和臭嘎子都成家立业了，心里很有点酸溜溜的，只是没法说出口。

臭嘎子红着脸道：“苏三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吃你的喜酒呢！”

苏三叹了口气：“老子没你们那么好的福气哟！谁家闺女看上我，那她才算倒了十八辈子的霉！”

九骑快马赶到了喜堂外，九名剽悍的骑者鱼贯而入，恭恭敬敬地奉上一张大红的贺单，外加许多珍贵的礼物，然后又鱼贯而出。

陈良和苏三都怔住了，臭嘎子只看了一眼贺单，连忙藏了起来。

“谁送来的？”陈良和苏三都追着问。

臭嘎子苦笑：“一个……一个熟人！”

礼物是乔叔牙派人送来的，在贺单上署名的，居然还有温九娘。

温九娘也找到了归宿。

